

桃花扇

桃花扇

二十年春五石齋未風竹寫



可以
翻印

廿四年五月十版

新式標點

桃 花 扇

洋裝一册

定價大洋八角

鮑 廐 生 者 點 標
 鑑 湖 漁 隱 者 閱 校
 新 文 化 書 社 者 版 出
 新 文 化 書 社 者 行 發
 各 省 各 埠 各 大 書 局 均 有 代 售

新式標點各種小說

五虎平南	五虎平西	四遊記	平山冷燕	雙美奇緣	說唐全傳	乾隆遊江南	英烈傳	紅樓圓夢	紅樓夢	蕩寇志	水滸	三國演義	列國演義	小紅袍	大紅袍	薛剛反唐	再生緣	三門街	施公案	彭公案	濟公案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二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六册	洋裝四册	洋裝四册	洋裝四册	洋裝四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二册	洋裝四册	洋裝四册	洋裝四册
定價六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一元	定價六角	定價六角	定價八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九角	定價八角	定價二元八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五角	定價九角	定價九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一元五角	定價四元四角	定價三元二角	定價三元六角

夢鶴居士序

桃 花 扇

嘗怪百子山樵所作傳奇四種，其人率皆更名易姓，不欲以真面目示人。而春燈謎一劇，尤致意於一錯二錯，至十錯而未已。蓋心有所歉，詞輒因之。乃知此公未嘗不知其生平之謬誤，而欲改頭易面，以示人過。然而清流諸君子，持之過急，絕之過嚴，使之流芳路塞。遺臭心甘；城門所殃，洊至荆棘銅駝而不顧。禍雖不始於夷門，夷門亦有不得謝其實者。嗚呼！氣節伸而東漢亡，理學熾而南宋滅。勝國晚年，雖婦人女子，亦知嚮往，東林究於天下事奚補也？當其時，偉人欲扶世祚，而權不在己；宵小能覆鼎鍊，而溺於宴安。扼腕時艱者，徒屬之蓆帽青鞋之士；呈露熱血者，或反在優伶口技之中。斯乾坤何等時耶！既無龍門昌黎之文，以淋漓而發揮之；又無太白少陵之詩，以長歌而痛哭之。何意六十載後，雲亭山也，以承平聖裔，京國閒曹，忽然與會所至，撰出桃花扇一書，上不悖于清議之是非，下可以供兒女之笑劇？吁！異哉！當日阮鬍子，自命以填詞擅天下。詎一個人，即以其技還奪其席，而且不能匿其瑕，而且幾欲褫其魄哉？雖然，作者上下千古，非不鑒於當日之局，而欲鋪東林之餘糟也；亦非有甚於青蓋黃旗之事，而爲狡童離黍之悲也。徒以署冷官閒，窗明几淨，胸有勃勃，欲發之文章，而偶然借奇傳之爾。斯時也，適然而有却奩之義姬；適然而有掉舌之二客；適然而事在興亡之際。皆所謂奇而可傳者也。彼既奔赴於腕下，吾亦發抒其胸中。可以當長歌；可以代痛哭；可以弔零香斷粉；可以悲華屋邱山。雖人其人而事其事，若一無所避忌者；然不必目爲詞史也。猶記歲在甲戌，先生指

暑齋所懸唐朝樂器小忽雷，令余譜之。一時刻燭分箋，疊鼓競吹，覺浩浩落落，如午夜之聯詩，而性情加響。翌日而歌兒持板待韻；又翌日而旗亭已樹赤幟矣；斯劇之作，亦猶是焉，爲有所謂乎！然讀至卒章，見一板橋殘照，楊柳彎腰一之語，雖使柳七復生，猶將下拜；而謂千古以上，千古以下，有不拍案叫絕，慷慨起舞者哉？妙矣！至矣！蔑以加矣！若夫夷門復出應試，似未足當高蹈之目；而桃葉却聘一事：僅見之與中丞一書，事有不必盡實錄者。作者雖有軒輊之文，余則仍視爲太虛浮雲，空中樓閣云爾。

梁溪夢鶴居士撰

桃花扇本末

族兄方訓公，崇禎末，爲南朝部曹。予舅秦光儀先生。其姻婭也，避亂依之。羈旅三載，得弘光遺事甚悉。旋里後，數爲予言之；證以諸家稗記，無弗同者，蓋實錄也。獨香姬面血濺扇，楊龍友以畫筆點之，此則龍友小史，言於方訓公者。雖不見諸別集，其事則新奇可傳。桃花扇一劇，感此而作，南朝興亡，遂繫之桃花扇底。

予未仕時，每擬作此傳奇。恐聞見未廣，有乖信史，寤寐之餘，僅畫其輪廓，實未飾其藻采也。然獨好誇於密友曰：「吾有桃花扇傳奇，尙祕之枕中。及索米長安，與僚輩飲譚，亦往往言及。又十餘年。與亡已闌矣！少司農田綸麓先生來京。每見必握手索覽，予不得已，乃挑燈填詞，以塞其求。凡三易稿而書成，蓋己卯之六月也。

前有小忽雷傳奇一種。皆顧子天石代予填詞。予稍諳宮調，恐不諳於歌者之口。及作桃花扇時，天石已出都矣！適吳人王壽熙者，丁繼之友也，赴紅蘭主人招，留滯京邸，朝夕過從，示予以曲本數套，時優熟解者，遂依譜填之。每一曲成，必按節而歌。稍有拗字，卽爲改製，故通本無贅牙之病。

桃花扇本成，王公縉紳，莫不借抄，時有紙貴之勢。乙卯夕，內侍索桃花扇本甚急。予之警本，忘懷遺傳何所，乃於張平州中丞家，覓得一本。午後進之直邸，遂入內府。

乙卯除夜，李木庵總憲，奉使送歲金，卽索桃花扇爲圍爐下酒之物。開歲燈節，已買優扮演矣！其燕客金斗山，於李相國湘北元生宅，名噪時流，唱題畫一折，尤得神解也。

庚辰四月，予已解組，木庵先生招觀桃花扇。一時翰部臺省，羣公咸集，讓予獨居上座。命諸伶更番進鶻，邀予品題。座客嘖嘖指顧，頗有凌雲之氣。

長安之演桃花扇者，歲無虛日。獨寄園一席，最爲繁盛；名公鉅卿，墨客騷人，駢集者坐不容膝。張施則錦天繡地，臚列則味海珍山。選優兩部，秀以充正色，蠢者以供雜脚。凡砌抹諸物，莫不應手，妙在各優人感其厚賜，竭力描摹，聲情俱肖；蓋因主人乃高陽相公之文孫，詩酒風流，今時王謝也，故不惜物力，爲此豪舉。然笙歌靡麗之中，或有掩袂獨坐者，則故臣遺老也，燈施酒闌，唏噓而散。

楚地之洞，美在萬山中阻絕人境，卽古桃源也，其洞主田舜年頗嗜詩書，予友顧天石，有劉子驥之願，竟入洞訪之，盤桓數月，甚被崇禮，每宴，必命家姬奏桃花扇，亦復旖旎可賞。蓋不知何人傳入，或有雞林之賈耶！

歲丙戌，予驅車恆山，遇舊寅長劉雨峯爲郡太守時。羣僚高譙，留予居賓座，觀演桃花扇，凡兩日，纏錦盡致。僚友知出予手也，爭以盃酒爲壽。予意有未愜者，呼其部頭，卽指點焉。

顧子天石，讀予桃花扇，引而申之，改爲南桃花扇，令生旦當場團圓，以快觀者之目。其詞華精警，追步臨川。雖補予之不逮，未免形予僮父，敢不避席乎？

桃花扇者，有題辭，有跋語，又有批評，有詩歌，皆借讀者信筆書之。縱橫滿紙，已不記出自誰手。人有投詩贈歌，充盈篋笥，美且不克勝收矣，俟錄專集。

桃花扇抄本，久而漫滅，幾不可識。津門修葺村者，詩人也。與粵東屈翁山善。翁山

之遺孤，育於其家。修爲謀婚，視無異己子，世多義之。薄遊東魯，過子舍，索鈔本讀之。纔數行，擊節叫絕，傾囊橐五十金，付之梓人。計其工竣也，尙難於百里之半；災梨異，非易事也！

雲亭山人漫述

凡例

一，劇名桃花扇，則桃花扇譬則珠也；作桃花扇之筆，譬則龍也。穿雲入霧，或正或側，而龍睛龍爪，總不離乎珠。觀者當用巨眼。

一，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至於兒女鍾情，賓客解嘲，雖稍有點染，亦非烏有子虛之比。

一，排場有起伏轉折，俱獨闢境界，突然而來，倏然而去，今詞家每喜摹擬其局面。几局面可擬者，卽厭套也。

一，每齣脈絡聯貫，不可減少。非如舊劇東拽西牽，便湊一齣。

一，各本填詞，每一長折，例用八曲。優人刪繁就簡，只歌五六曲；往往去留弗當，辜負作者之苦心。今於長折止填八曲，短折或六或四，不令再刪故也。

一，曲名不取新奇，其套數皆時流諳習者，無煩探討，入口成歌。而詞必新警，不襲人牙後一字。

一，詞曲皆非浪填，凡胸中情不可說，眼前景不能見者，則借詞曲以咏之。又一事再述，前已有說白者，此則以詞曲代之。若應作說白者，但入詞曲，聽者不解，而前後間斷矣！其已有說白者，又奚必重入詞曲哉？

一，製曲必有旨趣。一首成一首之文章，一句成一句之文章；列之案頭，歌之場上，可感可興，令人擊節嘆賞，所謂歌而善也。若勉強敷衍，全無意味，則聽者唱者，皆苦事

矣。

一，詞曲入宮調，叶平仄，全以詞意明亮爲主。每見南曲艱澁扭挪，令人不解。雖合絲竹，止可作工尺字譜，何可謂之填詞耶？

一，詞中使用典故，信手拈來，不露釘釘堆砌之痕。化腐爲新，易板爲活。黠鬼呆屍，必不取也。

一，說白則抑揚鏗鏘，語句整練；設科打諢，俱有別趣；甯不通俗，不肯傷雅，頗得風人之旨。

一，舊本說白，止作三分。優人登場，自增七分。俗態惡謔，往往點金成鐵，爲文筆之累。今說白詳備，不容再添一字。篇幅稍長者，職是故耳。

一；設科之嬉笑怒罵，如白描人物，鬚眉畢現。引人入勝者，全借乎此。今俱細爲界出，其面目精神，跳躍紙上，勃勃欲生，況加以優孟摹擬乎？

一，上下場詩，乃一齣之始終條理。倘用舊句俗句，草草塞責，全齣減色矣！時本多尙集唐，亦屬濫套。今俱創爲新詩，起則有端，收則有緒。著往飾歸之義，彷彿可追也，一，全本四十齣。其首試一齣，中插一齣；末補一齣，又全本四十齣之始終條理也。有始有卒，氣足神完，且脫去離合悲歡之熟徑，謂之戲文，不亦可乎？

雲亭山人偶拈

桃花扇目錄

夢鶴居士序

雲亭山人桃花扇本末

凡例

上卷

試一齣	先聲	第一齣	聽稗
第二齣	傳歌	第三齣	鬧丁
第四齣	偵戲	第五齣	訪翠
第六齣	眠香	第七齣	却奩
第八齣	鬧榭	第九齣	撫兵
第十齣	修札	第十一齣	投轅
第十二齣	辭院	第十三齣	哭主
第十四齣	阻奸	第十五齣	迎駕
第十六齣	設朝	第十七齣	拒媒
第十八齣	爭位	第十九齣	和戰
第二十齣	移防	插一齣	閒話

下卷

第二十一齣	媚座	第二十二齣	守樓
第二十三齣	寄扇	第二十四齣	罵筵
第二十五齣	選擾	第二十六齣	賺將
第二十七齣	逢舟	第二十八齣	題畫
第二十九齣	逮社	第三十齣	歸山
第三十一齣	草檄	第三十二齣	拜壇
第三十三齣	會獄	第三十四齣	截磯
第三十五齣	誓師	第三十六齣	逃難
第三十七齣	劫寶	第三十八齣	沉江
第三十九齣	棲真	第四十齣	入道
補一齣	餘韻		



桃花扇

試一齣 先聲

佈景 贊禮之庭院。

贊禮閒步庭中，同事自後入。

贊禮 『古董先生誰似我？

非玉非銅，滿面包漿裏；

剩魄殘魂無伴夥，

時人指笑何須躲？

舊恨填胸一筆抹，

遇酒逢歌，隨處留皆可；

子孝臣忠寓事妥，

休思更喫人參果！』——（蝶戀花）

『麗唐虞世，花開甲子年；

中山無寇盜，地上總神仙。

孝夫原是南京太常寺一個贊禮，爵位

同事

贊禮

不尊，姓名可隱；最喜無禍無災。活了九十七歲，閱歷多少興亡，又上元甲子。堯舜臨軒，禹臯在位；處處四民安樂，年年五穀豐登。今乃康熙十二三年，見了祥瑞一十二種。

請問那種祥瑞？

（屈指數着）河出圖，洛出書，景星明，慶雲現，甘露降，膏雨零，鳳凰集，麒麟遊，莫莢發，芝草生，海無波，黃河清。件件俱全，豈不可賀？老夫欣逢盛世，到處遨遊。昨在太平園中，看一本新出傳奇，名為桃花扇，就事明朝末年南京近事。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實事實人。有憑有據；老夫不但耳聞，皆曾眼見。更可喜

，把老夫衰態，也拉上了排場，做了一個副末脚色，惹的俺哭一回，笑一回，怒一回。罵一回，那深座賓客，怎曉得我老夫就是戲中之人？

同事 請問這本好戲，是何人著作？

贊禮 列位不知；從來填詞名家，不著姓氏

。但看他有褒有貶，作有秋必賴祖傳，可咏可歌，正雅頌豈無處訓？

同事 這等說來，一定是雲亭山人了！

贊禮 你道是那個來？

今日冠裳雅會，就要演這本傳奇。你老既係舊人，又且聽過新曲，何不把傳奇始末，預先鋪敘一番，大家洗耳

贊禮 有張道士的滿庭芳詞，歌來請教罷！

「公子侯生，

秋陵僑寓，

恰借南國佳人，

纔言暗害，

鸞鳳一宵分；

又值天翻地覆，

據江淮，蕃鎮紛紜？

立昏主。

徵歌選舞，黨禍起奸臣。

良緣難再續，

樓頭貞烈，獄底沉淪，

却賴蘇翁柳老，

解救殷勤；

半夜君逃相走，

望烟波，誰吊忠魂？

桃花扇，齋壇揉碎，

我與指迷津！——（滿庭芳）

同事 妙！妙！只是曲調鏗鏘，一時不能領

會，還求總道數句。

贊禮 待我說來：

奸馬阮中外伏長劍，巧柳蘇往來牽密

線。
侯公子斷除花月緣，張道士歸結興亡案。

第一齣 聽稗

佈景 莫愁湖上，垂楊幾樹，掩映傍水人家。

方域

「孫楚樓邊，

莫愁湖上，

又添幾樹垂楊；

偏是江山勝處，

酒賣斜陽；

勾引遊人醉賞，

學金粉南朝模樣；

暗思想：

那些鶯顛燕狂，

關甚興亡！」——（戀芳春）

「院靜廚寒睡起遲，

秣陵人老看花時；

城連曉雨枯陵樹，

江帶春潮壞殿基；

傷往事，

寫新詞；

客愁鄉夢亂如絲。

不知烟水西村舍，

燕子今年宿榜誰？」——（鷓鴣天）

小生姓侯名方域，表字朝宗，中州歸

德人也！夷門譜牒，梁苑冠裳。先祖

太常，家父司徒，久樹東林之幟；選

詩雲間，徵文白下，新登復社之壇。

早歲清詞吐出，班香宋豔；中年浩氣

流成，蘇海韓潮。人鄰耀華之官，偏

宜賦酒；家近洛陽之縣，不願栽花。

自去年壬午南闈下第，便僑寓這莫愁

湖畔。烽烟未靜，家信難通，不覺又

是仲春時候！你看碧草黏天，誰是還

鄉之伴？黃塵匝地，獨爲避亂之人！

——唉！（搖着頭）莫愁！莫愁！莫愁！教俺怎生不愁也？幸喜社友陳定生，吳次尾，寓在蔡益所書坊，時常往來，頗不寂寞。今日約到治城道院，同看梅花，須索早去！

「乍暖風煙滿江鄉，

花裏行遲，

攜着玉缸，

笛聲吹亂客中腸！

莫過烏衣巷，

是別姓人家新畫梁！」——（懶畫眉）

貞慧應箕（同上）「玉人金陵漸凋傷，

鼙鼓旌旗何處忙？

怕隨楊柳渡春江。」

貞慧 小生宜與陳貞慧是也！

應箕 小生貴池吳應箕是也！

貞慧 次兄可知流寇消息麼？

應箕

昨見邸抄，

流寇連敗官兵，

漸逼京師，

那甯南侯左良玉，進軍襄陽，

中原無人，大事已不可問！

我輩且看：

「春光全無主！

春飄蕩，

風雨梨花摧曉妝。」——（前腔）

方域（相見）請了！兩位社兄果然早到。

應箕 豈敢爽約！

貞慧 小弟已着人打掃道院，沽酒相待。

家僮（忙上）節寒嫌酒冷，花好引人多。稟

相公！來遲了！請回罷！

貞慧 怎麼來遲了？

家僮 魏府徐公子要請客看花，一齊入大道

院，早已占滿了！

方域 既是這等，且到秦淮木榭，一訪佳驛

，到也有趣。

應箕

依我說，不必遠去？兄可知道秦州柳敬亭，說書最妙，曾見賞於吳橋范大司馬，桐城何老相國。聞他作寓在此，何不同往一聽，消遣春愁？

貞慧

這也好！

應箕

（發怒着）那柳麻子新做了奄兒阮鬍子的門客；這樣人說書，不聽也罷了！兄還不知，阮鬍子漏網餘生，不肯退藏，還在這裏蓄養聲伎，結納朝紳。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亂的揭帖，公討其罪？那班門客纔曉的他是崔魏逆黨，不待曲終，拂衣散盡。這柳麻子也在其內，豈不可敬。

方域

（吃驚着）呵呀！竟不知此輩中也有豪傑！該去物色的！（同行着）

「仙院參差弄笙簧，
人住深深丹洞傍，

問將雙眼閱滄桑！」

家僮

此間是了待我叫門。（叫）——麻柳子在家麼？

貞慧

哇！他是江湖名士，稱他柳相公纔是。

家僮

柳相公開門！
「門掩青苔長，
話舊樵漁來道房。」

——（前腔）

（相見）原來是陳吳二位相公，老漢失迎了！（指着方域）
此位何人？

貞慧

這是敝友河南侯朝宗，當今名士；久慕清談，特來領教。

敬亭

不敢！不敢！請坐！獻茶！——都是讀書君子，甚麼史記通鑑不曾看熟？

倒來聽老漢俗談！你看：

「廢苑枯松靠着頽牆？
春雨如絲宮草香，

一朝興廢怕思量！

鼓板輕輕放，沾淚說書兒女腸——

（前腔）

方域 不必過謙，就來賜教。

敬亭 既蒙光降，老漢也不敢推辭；只怕演

義盲詞，難入尊耳！沒奈何，且把相

公們讀的論語說一章罷！

方域 這也奇了！論語如何說的？

敬亭（笑着）相公說得，老漢就說不得？今

日偏要假斯文，說他一回。（上座敲

者鼓板）

「問余何事棲碧？」

笑而不答心自閒。

桃花流水杳然去，

別有天地非人間。」（拍着醒木）敢

告列位，今日所說，不是別的，是申

魯二家欺君之罪，表孔聖人正樂之功

。當時魯道衰微，人心僭竊，我夫子

自衛返魯，然後正樂。那些樂官，恍

然大悟，愧悔交集。一個個東奔西走

，把那權臣勢家，鬧烘烘的戲場，頃

刻冰冷。你說聖人的手段利害呀不利

害？神妙呀不神妙？（敲着鼓板）

「自古聖人手段他能會呼風喚雨，撒

豆成兵。

見一夥亂臣無禮教歌舞，

使了个些方法，弄的他精了精；

正排着低品走狗奴才隊，

都做了高節清風大英雄！（拍着醒木）

那太師名摯，他第一個先適了齊。他

爲何適齊？聽俺道來：（敲着鼓板）

「好一個爲頭爲領太師摯，

他說：咳！俺爲甚的替撞三家景陽鐘

。」

往常時，瞎了眼睛在泥窩裏混，

到如今抖起身子去個清。

大撒脚步正往東北走，
合夥了個敬仲老先生，
纔顯俺的名；

管喜的孔子三月忘肉味，
景公擦淚側着耳聽。

那賊臣就吃了豹子心肝熊的胆，
也不敢到姜太公家裏去拿樂工。（拍
着醒木）

管亞飯的名干適了楚，
管三飯的名繚適了蔡，
管四飯的名缺適了秦。

這三人爲何也去了？聽我道來：（敲
着鼓板）

「連一班勸膳的樂官，
不見了領隊長，

一個個各尋門路奔前程。」

亞飯說：

亂臣堂上掇着碗，

俺倒去吹吹打打侍著他聽；
你看僧長官此去齊邦誰敢去找？我也
投那熊繹大王，倚仗他的威風。

三飯說：
河南蔡國雖然小，

那堂堂的中原，緊靠着京城。

四飯說：

遠望西秦有天子氣，

那強兵營裏，我去抓響箏一箏。

一齊說：

你每日倚着寨門樁子使喚俺，

今以後叫你聞着俺的風聲腦子疼。（
拍着醒木）

擊鼓的名方叔入於河：

搖靴的名武入於漢；

少師名揚，擊磬的名襄入於海。

這四人另是個去法，聽俺道來：（敲

着鼓板）

這擊磬播鼓的三四位，他說：

你丟下這亂紛紛的排場，俺也幹不成。

恁嫌這裏亂鬼當家，

別處尋主，

只怕到那裏低三下四，

還幹舊營生。

俺們一葉扁舟桃源路，

這纔是江湖滿地幾個漁翁。（拍着醒

木）

這四個人去的好！去的妙！去的有意思；聽他說些甚的？（敲着鼓板）

「他說：

十丈珊瑚映日紅，

珍珠捧着水晶宮；

龍王留俺宮中宴，

那金童玉女，不比凡同。

鳳簫象管龍吟細，

鳳簫象管龍吟細，

可教人家吹打着，俺們纔聽。

那賊臣就溜着河邊來趕俺，

這萬里烟波路也不明！

莫道山高水遠無知己，

你看海角天涯，

都有俺舊弟兄。

全要打破紙窗看世界，

虧了那位神靈提出俺火坑。

憑世上滄海變田田變海，

俺那老師父只管瞠瞠着兩眼定六經。

」（起立着）

獻醜！獻醜！

妙極！妙極！如今應制講義，那能如此痛快真絕也？

此痛快真絕也？

敬亭纔出阮家，不肯別投主人，故此

現身說法。

俺看敬亭人品高絕，胸襟洒脫，是我

輩中人；說書乃其餘技耳！

方域貞慧應箕

「暗紅塵，雲雪時亮；
熱春光，一陣水涼！」（同笑着）

清白人會算糊塗帳！

這笑罵風流跌宕，

一聲拍板温而厲，

三下漁陽慨以慷。

敬亭

「重來訪，是桃花誤處，問俺漁郎。

——（解三醒）

方域

昨日同出院衙，是那幾位朋友？

敬亭

都已散去，只有善誣的蘇崑生，還寓

比鄰。

方域

也要奉訪，尙望回來賜教。

敬亭

自此奉拜的。

敬亭

歌舞歇處已斜陽，

貞慧

剩有殘花隔院香；

應箕

無數樓台無數草，

方域

清談霸業兩茫茫！

第二齣 傳教

佈景

一間妝樓，四壁詩畫。

貞麗

「深畫眉不把紅樓閉。

長板橋頭垂楊細，

絲絲牽惹游人騎；

將箏絃緊緊；

把笙囊巧製。」——（秋月夜）

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兩岸邊；

一帶妝樓臨水蓋，家家分影照嬋娟。

妾身姓李，表字貞麗；煙花妙部，風

月名班；生長曲院之中，迎送長橋之

上；鉛華未謝，丰韻猶存。養成一個

假女：溫柔纖小，纔陪玳瑁之筵；宛

轉嬌羞，未入芙蓉之帳。這裏有位罷

職縣令，叫做楊龍友，乃鳳陽督撫馬

士英的妹夫，原做光祿阮大鍼的盟弟

；常到院中，誇俺女兒，要替他招客

梳櫳。今日春光明媚，敢待好來也！
——丫鬟！捲簾掃地，伺候客來。

丫環 曉得！

文驄 三山景色供圖畫，六代風流入品題。

下官楊文驄，表字龍友，一榜縣令，罷職閒居。這秦淮名妓李貞麗，是俺舊好；趁此春光，訪他閒話來此，也是不免竟入。——貞娘那裏？（相見）好呀！你看梅錄已落，柳線纔黃；軟軟濃濃，一院春色。叫俺如何消遣也？

貞麗 正是！請到小樓焚香煮茗，賞覽詩篇罷！

文驄 極妙了！（登樓）簾紋籠架鳥，花影護盆。這是令愛妝樓？他往那裏去了？

貞麗 曉妝未竟，尙在臥房。

文驄 請他出來。

貞麗 孩兒出來！楊老爺在此。

文驄 都是些名公題贈，却也難得！（看四

壁上詩，背手吟哦）

香君 「香夢回，纔褪紅鴛被，

重點檀唇胭脂膩；

匆匆挽個拋家髻，

這春愁怎那新詞且記！」——（前腔）

（相見）老爺萬福！

文驄 幾日不見，益發標緻了！這些詩篇贊

的不差！（又看詩篇）呀呀！張天如

，夏彝仲，這班名公，大都有題贈，

下官也少不的和韻一首。（香君送筆

硯）

文驄 （把筆久吟）——做他不過，素性藏

拙；聯寫墨蘭數筆，綴點素壁罷！

貞麗 更妙！

文驄 （看壁上的畫）這是藍田叔畫的拳石

呀！就寫蘭於石傍，借他的襯貼也好

●——（作畫且唱着）

「綾紋素壁輝，

寫出騷人致。

嫩葉香苞，

雨困煙痕醉。

一拳宣石墨花碎，

幾點蒼苔亂染砌，（遠看着）

也將就可去。

怎比元人瀟洒墨蘭意？

名姬恰好湘蘭佩！——（梧桐樹）

貞麗 眞眞名筆！替俺妝樓生色多矣！

文驄 （向貞麗笑着）請教尊號，就此落款

。

香君 年幼無號。

貞麗 就求老爺賜他二字罷！

文驄 （凝思着）左傳云：「蘭有國香，人

君媚之。」就叫他香君如何？

貞麗 甚妙！——香君！過來謝了。

香君 （拜着）多謝老爺！

文驄 （笑着）連樓名都有了！（落款）崇

幀癸未仲春，偶寫墨蘭於媚香樓，博

香君一笑；貴竹楊文驄！

貞麗 寫畫俱佳，可稱雙絕。多謝了！（三

人俱坐着）

文驄 我看香君國色第一，只不知技藝若何

？

貞麗 一向嬌養慣了！不曾學習；今日纔請

一位清客，傳他詞曲。

文驄 是那個？

貞麗 就叫什麼蘇崑生。

文驄 蘇崑生本姓周，是河南人，寄居無錫

，一向相熟的；果然是個名手！傳的

那套詞曲？

貞麗 就是玉茗堂四夢。

文驄 學會多少了？

貞麗 纔將牡丹亭學了半本。——孩兒！楊

老爺不是外人，取出曲本，快快溫習；待你師父對過，好上新腔。

香君（皺着眉）有客在坐，只是學歌怎的？

貞麗 好傻話，我們門戶人家，舞袖歌裙，

吃飯居屯。你不肯學歌，閒着做甚？

香君（看着曲本唱）『生來粉黛圍，

跳入鶯花隊；

一串歌喉，是俺金錢珮，

莫將紅豆經拋棄，

學就曉風殘月墜！

緩拍紅牙，

奪了宜春翠；

門前繫住王孫轡！』——（前腔）

崑生 閒來翠館調鸚鵡，

懶去朱門看牡丹！

在下固始蘇崑生是也！自出院衙，便

投妓院。做這美人的教習，不強似做

那義子幫閒麼？（入門相見）楊老爺在此，久違了！

文驄 老爺恭喜，收了一個絕代的門生。

貞麗 蘇師父來了！孩兒見禮。——（香君

拜着）

崑生 免勞罷！昨日學的曲子，可曾記熟了

？

香君 記熟了。

崑生 趁着楊老爺在坐，隨我對了，好求指

示。

文驄 正要領教！

崑生 豈敢領教！（與香君對坐）

香君 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付與斷井

頽垣，良辰美景奈何天！（皂羅袍）

錯了錯了！美字一板，奈字一板，不

可連下去，另來！另來！

香君 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

朝飛暮卷，雲霞翠軒，雨絲風片。

崑生 又不是了！絲是頭，務要在嗓子內唱

香君 雨絲風片，煙波畫船，錦屏人忒看得韶光賤。

崑生 妙！妙！是的是的！往下來。

香君 青山啼紅了杜鵑，荼蘼外，烟絲軟醉；牡丹雖好，他春歸怎占得先？

崑生 這句略生些，再來一遍。

香君 （向崑生）牡丹雖好，他春歸怎占得先？閒凝盼，生生燕語明如翦，嚶嚶鶯聲溜的圓。

好！好！又完了一折了！

文驄 （對着貞麗）可喜可愛聰明的緊，不愁

又是一個名妓哩！

（向崑生）昨日會着侯司徒的公子侯朝宗，客囊頗富，又有才名，正在這裏物色名妓，崑老知道麼？

他是敝鄉世家；果然大才。

文驄 這個姻緣，不可錯過的！——（接眉）

「破瓜碧玉佳期，唱嬌歌細馬騎；

纏頭擲錦攜手，

傾盃催妝豔句。

迎婚油辟配他公子千金體，

年年不放阮郎歸，

買宅桃葉春水。」——（瑣窗寒）

這樣公子，肯來梳櫛，好的緊！只求

楊老極力幫襯，成此好事。

自然在心的！

貞麗 「堂中女，好珠難比；

學得新鶯，恰恰啼春；

鎖重門人未知。」——（尾聲）

「如此春光，不可虛度，我們樓下小

酌罷！」

文驄 有擾！（同行下樓）

文驄 蘇小簾前花滿畦，
貞麗 鶯酣燕嬾隔春隄！
香君 紅綃裏下櫻桃夥，
崑生 好待潘車過巷西！

第二齣 鬧丁

佈景 文廟，祭壇祭品。
甲僕 組豆傳家鋪排戶。
乙僕 祖父。
甲僕 各壇祭品有號簿。
乙僕 查數。
甲僕 朔望開門點蠟炬。
乙僕 掃路。
甲僕 跪迎祭酒早進署。
乙僕 休誤。——怎麼只說這沒體面的話。
甲僕 你會說，讓你說來。
乙僕 四季關糧進戶部。
甲僕 誇富。

乙僕 紅牆綠戶闔家住。
甲僕 娶婦。
乙僕 乾柴只靠一把鋸。
甲僕 偷樹。
乙僕 一年到頭不吃素。
甲僕 醃酢。
乙僕 啐！你接得不好，倒底露出脚色來！
甲乙 （同笑） 偈們南京國子監鋪排戶，苦熬六個月；今日又是仲春丁期，太常寺早已送到祭品，待俺擺設起來！（排桌）
甲僕 栗棗苦菱榛，
乙僕 牛羊豬兔鹿；
甲僕 魚菁芹笋韭，
乙僕 鹽酒香帛燭。
甲僕 一件也不少。仔細看着，不要叫贊禮們偷吃，尋我們的悔氣呀！
贊禮 啐！你壇戶不偷就夠了！倒賴我們。

甲僕

(供着手)得罪！得罪！我說的是那沒體面的相公們。『先生是正人君子，豈有偷嘴之理？』

乙僕

閑話少說，天已發亮，是時候了，各處快點燭！

甲僕 是！

祭酒

『松柏籠烟，兩塔蠟紅初剪；

排笙歌堂上宮懸，

捧爵帛，供牲醴，香芹早薦。』

司業

『列班聯敬，陪南雍釋奠。』——(粉蝶兒)

祭酒

下官南京國子監祭酒是也！

司業

下官司業是也！今值文廟丁期，禮當釋奠。

應箕

『楹鼓逢逢將曙天，諸生接武杏壇前。』

監生四人

『濟濟禮樂繞三千，

萬仞門牆瞻聖賢。』

大鍼

『淨洗含羞面，混入几筵邊。』——(四團春)

應箕

小生吳應箕，約同楊維斗，劉伯宗，沈崑銅，沈眉生衆社兄同來與祭。

監生四人

社兄到的久了，大家依次排起班來。

大鍼

下官阮大鍼，閒住南京，來觀盛典。贊禮

排班班齊，鞠躬俯伏！興！俯伏！興！

大衆

(拜時唱)『百尺翠雲巔，仰見宸題金匾。

素玉端拱，顏曾四冠冕。

迎神樂奏拜形擲，齊把袍笏展。

讀詩書不愧膠庠，

畏先聖洋洋靈顯。』——(泣顏回)——

(拜畢，焚帛)

祭酒司業

『北面並臣肩，

共事春丁榮典；
趨踏環珮，鸚班鷺序旋轉。」

應箕等 「司邊執豆魯，

諸生盡是瑚璉選。」

大鍼 「喜留都放職逍遙，

歎投閒，名流謫貶！」——（前腔）——

——（祭酒司業下）

應箕 （見大鍼拱手驚着）你是阮鬍子？如

何也來與祭。唐突先師，玷辱斯文！

快快出去！

大鍼 （生氣着）我乃堂堂進士，表表名家

，爲何罪過，不容與祭？

應箕 你的罪過，朝野俱知；蒙面喪心，還

敢入廟？難道前日防亂揭帖，不曾說

着你的病根麼？

大鍼 我正爲暴白心跡，故來與祭。

應箕 你的心跡待我替你說來：

「魏家乾，又是崔家乾！」

一處處兒同吃。

東林裏丟飛箭。

西廠裏牽長線；

怎掩傍人眼宇，

難免同氣崔田。

同氣崔田熱，

兄弟糞爭嘗癰。

「笑冰山消化，

鐵柱翻掀。」——（千秋歲）——

大鍼

不諒苦衷，橫加辱罵，那知俺阮圓海

原是趙忠毅先生的門人！魏黨橫暴之

時，我丁艱奔走，何曾傷害一人？這

些話都從何處說起？

「飛霜冤，不比黑盆冤，

一件件風影敷衍，

初識忠賢，

初識忠賢，救周魏，把好事名，甘心貶。

春燈謎，誰不見，

千錯認，

無人辨，

個個將咱譴。（指看）

恨輕薄新進，也放屁狂言！——

（前腔）

應箕 好罵！好罵！

大衆 你這等人敢在文廟之中，公然罵人，

真是反了！

贊禮 反了！反了！讓我老贊禮打這個奸黨

！

應箕 掌他的嘴，掃他的毛！

「閹兒瑞子，

閹兒瑞子，

那許你拜文宣！

辱人賤行，玷庠序，愧班聯。

急將吾黨鳴鼓傳攻之，

必遠屏荒服，不與同州縣；

大鉞 投豺虎，只當閑猪犬。」——（越恁好）
好打！好打！連你這老贊禮都打起我來了！

贊禮 我這老贊禮，纔打你個知和而和的。

大鉞 （看着鬚）把鬚鬚都抓落了，如何見

人？可惱之極！（急跑去）

「難當難肋拳揼，

無端臂折腰擷。

腰擷！

早躲去，莫流連。」

應箕等 「分邪正，辯賢好，

黨人逆案鐵同堅。」——（紅繡鞋）

「當年勢焰掀天，

轉今奔逃亦可憐！

儒冠打扁歸家，

應自分筆硯！」——（擊尾）

應箕 今日此舉，替東林雪憤，爲南監生光

，好不爽快！以後大家努力，莫容此

輩再出頭來。

大衆 是！是！

大衆 堂堂義舉聖門前，

應箕 黑白須爭一着先。

大衆 只恐輸贏無定局，

應箕 治由人事亂由天，

第四齣 借戲

佈景 書齋，滿藏書畫，並備酒器

大鍼 (憂容) 「前局盡翻，

舊人皆散；

飄零鬢斑，

牢騷歌懶；

又遭時流欺謔，

怎能高臥加餐？」——(雙勸酒)

下官阮大鍼，別號圓海，詞章才子，

科第名家。正做着光祿吟詩，恰合着

步兵愛酒。黃金肝膽，指顧中原；白

雪聲名，驅馳上國。可很身家念重，勢利情多；偶投崔魏之門，便入兒孫之列。那時權飛烈焰，用着他當道豺狼；今日勢敗灰寒，剩了俺枯林鴉鳥。人人唾罵，處處擊攻。細想起來，俺阮大鍼，也是讀破萬卷之人，甚麼忠佞賢奸不能辨別？彼此既無失心之瘋，又非奸邪之病。怎的主意一錯，竟做了一個魏黨！(頓足着)纔題舊事，愧悔交加。罷了！罷了！幸這京城寬廣，容的雜人。新在這禪子檔裏，買了一所大宅；巧蓋園亭，精教歌舞。但有當事朝紳，肯來納交的，不惜物力，加倍趨迎；倘遇正人君子，憐而收之，也還不失爲改過之鬼。若是天道好還，死灰有復燃日之，我阮鬚子阿！也顧不得名節，索性要倒行逆施了。這都不在話下。昨日文廟丁

祭，受了復社少年一場痛辱。雖是他們孟浪，也是我自己多事；但不知有何法兒，可以結識這般輕薄？（搔首尋思着）

『小子翩翩，

皆狂簡，

結黨欺名宦，

風波動幾番。

掃落吟鬚，

捶折書腕；

無計雪深怨，

叫俺閉戶空羞赧！』——（步步嬌）

家人

（扶着帖）地僻疎冠蓋，門深燕鶯稀。稟老爺！有帖借戲。

大鍼

（接帖看着）通家教弟陳貞慧拜。（驚狀）啊呀！這宜興陳定生，聲名赫

赫，是個了不得的公子；他怎肯向我

借戲？——那來人如何說來？

家人

來人說還有兩位公子，叫甚麼方密之，冒辟疆，都在鷄鳴埭上吃酒，要看老爺新編的燕子箋，特來相請。

大鍼

速速上樓，發出那一副上好行頭，吩咐班裏人梳頭洗臉，隨箱快走。你也擎帖跟去，俱要仔細着。——（梢語着）你到他席上，聽他看戲之時，議論甚麼，速來報我！

家人

哈哈！竟不知他們目中還有下官！有趣！有趣！且坐書齋，靜聽回話。

文驄

周郎扇底聽新曲，章老船中訪故人！下官楊文驄，與圓海筆硯至交。彼之曲詞，我之書畫，兩家絕技，一代傳人。今日無事，來聽他燕子新詞，不免竟入。這是石巢園！（指着山石等）你看山石花木位置不俗，一定是華亭張南垣的手筆了！

「花林疎落石斑爛，
收入倪黃畫眼。（仰看着）

詠懷堂孟津王鐸書。

窮的有力量。（下看着）

一片紅氈鋪地，

此乃顧曲之所。

草堂圖裏烏巾岸，

好指點銀箏紅板，（指着）

那邊是百花深處了，

爲甚的蕭條閉關？

敢是新詞改，舊稿刪？——（風入松）

（立聽着）隱隱有吟哦之聲，圓老在

內讀書。（呼着）圓兄！略歇一歇，

性命要緊呀！

大鍼（出見大笑）我道是誰？原來是龍友

！進來請坐！請坐！（同坐）

文聰如此春光，爲何閉戶？

大鍼只因傳奇四種。目下發刻；恐有錯字

在此對閱。

文聰正是聞得燕子箋已授梨園，特來領略

。

大鍼恰好今日，全班不在！

文聰那裏去了？

大鍼有幾位公子，借去遊山。

文聰且把抄本賜教，權當漢書下酒罷！

大鍼來個人！叫家僮安排酒酌，我和楊老

爺在此小飲。

侍人曉得！——（家僮擺酒畢，文聰大鍼

同飲看書）

文聰『新詞細寫烏絲闌，

都是金淘沙揀，

簪花美女心情慢，

又逗出煙慵雲懶。』

看到此處，令我一往情深。

『這燕子啣春未殘，

怕的楊花白人鬢斑！』——（前腔）

大鍼 蕪詞俚曲，見笑大方。（讓酒着）請乾一杯！

家僮 （急走着）傳將隨口話，報與有心人。稟老爺！小人到鷄鳴埭上，看着酒榭十巡，戲演三折，忙來回話。

大鍼 那公子們怎麼樣來？

家僮 公子們看老爺新戲，大加稱贊。

「點頭聽，

擊節賞，

停杯看。」

大鍼 （作喜色）妙！妙！他竟知道賞鑒哩！「可曾說些什麼？

家僮 「他說：真才子，筆不凡。」

大鍼 「啊呀呀！這樣傾倒，却也難得！

再說甚麼來？」

家僮 「論文采，天仙吏，謫人門，

好教執牛耳，主騷壇！」——（急三鎗）

大鍼 （佯恐着）太過譽了！叫我難當。越

往後看，還不知怎麼哩？再去打聽，速來回話。（家僮急去）——（大笑着）不料這時候公子倒是知己！（釀酒着）請乾一杯！

「俺呵！南朝看足古江山，

翻閱風流舊案；

花樓雨榭燈窗晚，

嘔吐了心血無限！

每向瑤琴對譜彈，

知音賞這一番！」——（風入松）

文驄 請問借戲的是那班公子？

大鍼 宜興陳定生，桐城方密之，如臯冒辟

疆，都是了不得的學問；他竟服了小

弟。

文驄 他們是不輕許可人的。這本燕子箋，

詞曲本好，有甚麼說處？

家僮 （急走着）去如走兔，來似飛鴻。稟

老爺！小的又到鷄鳴埭，看着戲演半

本，酒席將完，忙來回話。

大鍼 那公子又講些什麼？

家僮 他說老爺啊！

「是南國秀，

東林彥；

玉堂班。」

大鍼 (吃驚着)「句句是贊俺，益發惶恐！

還說些甚麼？」

家僮 「他說「爲何投崔魏，自摧殘？」」

大鍼 (皺眉拍案)。「只有這點點不才，如

今也不必說了！——還講些甚麼？」

家僮 「話多著哩！小人也不敢說了！」

大鍼 「但說無妨！」

家僮 「他說：「老爺呼親父，稱乾子，忝

羞顏，也不過仗人勢狗一般。」——

急三鎗

大鍼 (發怒着)「啊呀呀！了不得！竟罵起

來了！氣死我也！」

「平章風月有何關？

助你看花對殘，

新聲一部空勞贊。

不把俺心情剖辯，

偏加些惡諷毒頑，

讚欺侮受應難！」——(風入松)

文驄 請問這是爲何罵起？

大鍼 連小弟也不解。前日好好拜廟，受了

五個秀才一頓狼行；今日好好借戲，

又受這三個公子一頓狼罵。此後若不

設個法子，如何出頭。(作愁狀)

長兄不必氣惱；小弟倒有個法兒，未

知肯依否？

大鍼 (作喜色)「這等絕妙了！怎肯不依？

兄可知道。吳次尾是秀才領袖；陳定

生是公子班頭。兩將罷兵，千軍解甲

矣！

大鍼 (拍着案)「是呀！但不知誰可解勸？」

文聰

別個沒用，只有河南侯朝宗，與兩君文酒至交，言無不聽。昨聞侯生閑居無聊，欲尋一秦淮佳麗，小弟已替他物色一人，名喚香君，色藝皆精，料中其意。長兄肯爲出梳櫳之資，結其歡心，然後託他兩處分解，包管一舉雙擒。

大鍼

（拍手笑着）妙！妙！妙！好個計！

——（作想狀）這侯朝宗原是敝年姪，應該料理的。但不知應用若干？

文聰

粧奩酒席之費二百餘金，也就豐盛了！

大鍼

這不難，就送三百金到尊府，憑君區

處便了！

文聰

那消許多？

文聰

白門弱柳許誰攀？

大鍼

文酒笙歌俱等閑！

文聰

惟有美人稱妙計，

大鍼

憑君買黛畫春山！

第五齣

訪翠

佈景

（一）桃柳草地（二）畫樓一宅
『金粉未消亡，

聞得六朝香滿。

天涯煙草斷人腸，

怕摧花信緊；

風風雨雨，誤了春光。』——（後山月）

小生侯方域，書劍飄零，歸家無日；

對三月豔陽之節，在六朝佳麗之場，

雖是客況不堪，却也春情難按。昨日

會着楊龍友，盛誇李香君妙齡絕色，

平康第一；現在蘇崑生教他吹歌，也

來勸俺梳櫳。爭奈蕭索奚囊，難成好

事。今日清明佳節，獨坐無聊，不免

借步踏青，竟到舊院一訪，有何不可

！（行着）

「望平康，

鳳城東，

千門綠柳，

一路紫絲韁；

引游郎，

誰家乳燕雙雙？」

敬亭

「黃鶯驚曉夢，

白髮動春愁。

方域

「侯相公何處閑遊？」

敬亭

「（回頭）」

敬亭

方域

「原來是敬亭，來的好也！俺去城東踏青，正苦無伴哩！」

敬亭

方域

「老漢無事，便好奉陪。——（同行着）」

「那是秦淮水了！」

「隔春波，碧煙染窗，倚晴天，紅杏窺牆。」

「這是長橋，我到漫漫的走！」

「一帶板橋長，」

「閑指點茶寮酒舫。」

敬亭 「不覺來到舊院了！」

方域 「聽聲聲賣花，

忙穿過了條條巷。」

敬亭

「這一條巷裏，都是有名姊妹家！」

方域

「果然不同；

敬亭

你看：黑膝雙雙門兒上，插一枝帶露柳嬌黃！」——（錦纏道）

方域

（指着）「這個高門兒，便是李貞麗家。」

敬亭

我問你：李香君住在那個門裏？香君就是李貞麗的女兒。

敬亭

妙！妙！俺正要訪他，恰好到此。待我敲門。（敲着門）

使女

敬亭

那個？

常來走動的老柳，陪着貴客來的。

貞麗香姐，都不在家。

敬亭 那裏去了？

使女 在卞姨娘家做盒子會哩！

敬亭 正是；我竟忘了今日是盛會。

方域 爲何今日做會？

敬亭 (揉着腿) 老腿走乏了！且在這石磴

上略歇一歇，從容告你。(同坐着)

相公不知。這院中名，結爲手帕姊妹

，就象香火兄弟一般；每遇時節，便

做盛會。

「結羅帕。

煙花雁行；

逢令節，

齊鬪新班。」

方域 「是了！今日清明佳節，

故此皆去赴會；」

但不知怎麼叫做盒子會？

敬亭 「赴會之日，

各攜一副盒兒，

都是鮮物異品；

奏有海錯，江瑤，玉液漿。」

方域 「會做些甚麼？」

敬亭 「大家比較技藝，

撥琴弦，笙簫嘹唳。」

方域 這樣有趣，也許子弟入會麼？

敬亭 (搖着雙手) 不許！不許！最怕的是

子弟混鬧；

深深鎖住樓門，只許樓下賞鑑。

中意的如何會面？

方域 若中了意，便把物事拋上樓頭；

他樓上也便拋下菓子來了。

「相當竟飛來捧觴，

密約在芙蓉錦帳。」——(朱奴剔銀錠)

旣然如此，小生也好走了！

走走何妨？

方域 只不知卞家住在那廂？

敬亭 住在暖翠樓，離此不遠，即便同行。

(行着)

方域 掃墓家家柳，

敬亭 吹錫處處簫；

方域 鶯花三里巷，

敬亭 煙水兩條橋。——（指着）此間便是

，相公請進。（同入）

文聰 閑陪簇簇鶯花隊，

崑生 同望迢迢粉黛圍。（與文聰出迎方域

敬亭）

文聰 侯世兄怎肯到此？難得！難得！

方域 聞楊兄今日去看阮鬍子；不想這裏遇

着。

崑生 特爲侯相公喜事而來。

敬亭 請坐！（俱坐着）好個暖翠樓！

→ 端詳窗明院敞，

早來到溫柔睡鄉。

李香君爲何不見？

文聰 『現在樓頭。』

崑生 （指着）你看樓頭委技了！（內

笙笛）

方域 （聽着）『鶯笙鳳管雲中響。（內彈

琵琶）

絃悠揚，（內打戲鑼）

玉玎璫，一聲聲亂我柔腸。（內吹簫）

翱翔雙鳳凰！（大叫着）

這幾聲簫，吹的我消魂，

小生忍不住要打采了！（取扇拋上樓

去）

海南異品風飄蕩，

要打著美人心上癢！——（雁過聲）

（樓上把白汗巾包櫻桃拋下）

有趣！有趣！擲下菓子來了！

崑生 （解汗巾傾櫻桃於盤內）奇怪如此，

竟有櫻桃了！

方域 不知是那個擲來的？若是香君，豈不

可喜？

文聰 （取汗巾看着）看這一條冰綃汗巾，

有九分是了！

貞麗

（捧着茶壺領香君捧花瓶出）——香君徧隨蝴蝶扇，美人又上鳳凰臺。

崑生

（吃驚指着）都看天人下界了！

敬亭

（合着掌）阿彌陀佛！（衆起立）

文聰

（拉着方域）世兄認認！這是貞麗，這是香君。

方域

（對貞麗）小生河南侯朝宗，一向傾慕，今纔遂願。（對香君）果然妙齡絕色。鵬友賞鑑，真是法眼！（坐下）

貞麗

虎邱新茶泡來奉敬。（斟茶與衆飲）

香君

綠楊紅杏，點綴新節。

衆人

有趣！有趣！羨著看花，可稱雅集矣！

！

文聰

如此雅集，不可無酒。

貞麗

酒已備下；玉京主會，不得下樓奉陪，賤妾代東罷！——保兒盪酒來！（

雜役提酒來）——何不行個令兒大家

歡飲？

敬亭

敬候主人發揮！

貞麗

怎敢僭越？

崑生

這是院中舊例！

貞麗

得罪了！——（取着骰盆）——香君把盞，待我擲色奉敬。

衆人

遵令！

貞麗

（宣令）酒要依次流飲，每一盃奉獻，所長便是酒底。么爲櫻桃；二爲茶；三爲柳；四爲杏花；五爲香扇墜；六爲冰綃汗巾。——香君敬候相公酒！——（香君斟酒與方域）（貞麗擲色）是香扇墜。——候相公！速乾此盃！請說酒底。

方域

（飲乾照杯）小生做首詩罷！（吟着）：南國佳人佩，休教袖裏藏；隨郎團扇影，搖動一身香。

文驄 好詩！好詩！

敬亭 好個香扇墜，只怕搖擺壞了！

貞麗 該奉敬楊老爺酒了！——（香君斟酒

與文驄，貞麗擲色）是冰綃汗巾。

文驄 我也做詩了。

貞麗 不許雷同！

文驄 也罷！下官做個破題承罷！（念着）

觀拭汗之物，而春色撩人矣！夫汗之

沾巾，必由於春之生回也！伊何人之

面，而以冰綃拭之？紅素相着之際，

不亦深可愛也耶？

方域 絕妙佳章！

敬亭 這樣好才文，還該中兩榜纔是，

香君（斟酒與敬亭）柳師父請酒！

貞麗（擲色）是茶。

敬亭（飲着酒）我道怎薄？

貞麗（笑着）非也！你的酒底是茶。

敬亭 待我說個張三郎吃茶罷！

貞麗 說書太長；說個笑話，更好。

敬亭

就說笑話：「蘇東坡同黃山谷訪佛印

禪師。東坡送了一把定磁壺；山谷送

了一觔陽羨茶。三人松下品茶，佛印

說：「秀才茶人，天下聞名；但不知

蘇鬍子的茶量如何？今日何不鬪一鬪

，分個誰大誰小！」東坡說：「如何

鬪來？」佛印說：「你問一機鋒，叫

黃秀才答；他若答不來，吃你一棒，

我便記一筆，鬍子打了秀才了。你若

答不來，也吃黃秀才一棒，我便記一

筆，秀才打了鬍子了。末後總算打一

下，吃一碗。」東坡說：「依你說。

」東坡先問：「沒鼻鍼，如何穿線？

」山谷答：「便針尖磨去。」佛印說

：「答的好！」山谷問：「沒把葫蘆

怎生拿？」東坡答，「拋在水中。」

佛印說：「答的也不差。」東坡又問

：「風在袴中，有見無見？」山谷未及

答，東坡持棒就打。山谷正拿壺子斟

茶，失手落地，打個粉碎。東坡大叫

道：「和尙記着鬍子打了秀才了！」

佛印笑道：「你聽哄哪一聲，鬍子沒

打著秀才，秀才倒打了壺子了。」

敬亭 衆位休笑，秀才利害多着哩！（彈着

壺）這樣硬壺子都打壞，何況軟壺子

。（衆都笑着）

方域 敬老妙人，隨口灰諧，都是機鋒。

貞麗 香君敬你師父。（香君斟酒與崑生，

貞麗擲色）是杏花。

崑生 晚粧樓上杏花殘，猶自怯衣單。

香君 孩兒敬媽媽酒了。

貞麗 （飲乾照杯，擲色）是櫻桃。

崑生 讓我代唱罷！（唱着）

櫻桃紅綻，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

敬亭 崑生該罰了！唱的唇上櫻桃，不是盤

中櫻桃。

崑生 領罰。（自斟酒飲着）

貞麗 香君該自斟自飲了！

方域 待小生奉敬。（斟酒與香君）

貞麗 （擲色）不消猜，是柳了！（香君含

羞）香君唱來。孩兒靦腆，請個代筆

相公罷！（擲色）二點，是柳師父！

好！好！今日是他期值之日。

敬亭 我老漢姓柳，飄零半世，最怕的是柳

字；今日清明佳節，偏把個那圈兒套

住我老狗頭。（衆都大笑）

崑生 算了你的笑話罷！

方域 酒已有了！大家別過。

敬亭 才子佳人，難得聚會。（拉方域與香

君）你們一對兒，吃個交心酒，如何

？（香君含羞，以袖遮面）

崑生 香君面嫩，當面不好講得；前日所梳

櫛之事，相公意下允否？

方域 秀才中狀元，有甚麼不肯處？
貞麗 既蒙不棄，擇定吉期，賤妾就要奉攀

了。

文驄 這三月十五日花月良辰，便好成親。

方域 只是一件，客囊羞澀，恐難備禮！

文驄 這不須愁；粧奩酒席，待小弟備來。

方域 怎好相累？

文驄 當得効力。

方域 多謝了！

「誤走到巫峯上，

添了些行雲想，

匆匆主神仙異樣；

香宵花月休成謊，

良緣到手難推讓，

准備着作身赴高唐。」——（小桃紅）——

——（道別）——

貞麗 也不再留了！擇定十五日，請下清客，邀下姊妹，奏樂迎親罷！

敬亭 呵呀！忘了！忘了！嗒兩個不得奉陪

了！

文驄 爲何？

崑生 黃將軍船泊水西門，也是十五日祭旗

，約下我們吃酒罷！

方域 這等怎處？

文驄 還有丁繼之，沈公憲，張燕筑，都是

大清客，借重他們陪陪罷！

崑生 煖翠樓前粉黛香，

文驄 六朝風致說平康；

敬亭 踏青歸去春猶淺，

方域 明日重來花滿床！

第六齣 眠香

貞麗 「短短春衫雙捲袖，

調箏花裏迷樓；

今朝全把繡簾鉤，

不教金線柳，

遮斷木蘭舟！」——（臨江仙）

妾身李貞麗，只因孩兒香君，年及破瓜，梳櫳無人，日夜放心不下；幸虧楊龍友，替俺招了一位世家公子，就是前日飲酒的侯朝宗，家道才名，皆稱第一。今乃上頭吉日，大排筵席，廣列笙歌，清客俱到，姊姊全來，好不費事！——保兒那裏？

保兒

（搥着扇）席前攪趣話，花裏聽情聲。媽媽喚保兒那處？送衾枕麼？

貞麗

（發怒）啐！今日香姐上頭貴人將到，你還做夢哩！快快捲簾掃地，安排桌椅。

保兒

是了！——（貞麗指點排席）

文驄

「園桃紅似繡，

豔覆文君酒；

屏開金孔，

雀圍春畫；

滌了金鑪，

點着噴香獸；

這當鑪細袖，

誰最溫柔？

拉輿相如消受。」——（櫻桃花）

下官楊文驄，受圓海囑託，來送梳櫳之物。——貞娘那裏？

貞麗

多謝作伐，喜筵俱已齊備。——怎麼官人還不見到？

文驄

想必就來？——（笑着）下官備下箱籠數件，爲香君助妝，教人搬來。（雜役抬箱籠首飾衣物上）——（向雜役）擡入洞房，舖陳齊整着。

貞麗

（喜氣滿面）如何只般破費？多謝老爺！

文驄

（袖出銀兩）還有備席銀三十兩，交與廚房；一應酒筵，要豐盛。

貞麗

益發當不起了！——香君快來！——

(香君走出) 楊老爺賞許多東西，上前拜謝。(香君拜謝)

文聰 些須將意，何敢當謝？請回！請回！

(香君入內)

保兒 新官人到門了！

方域 雖非科第天邊客，也是嫦娥月裏人。

(文聰貞麗迎入)

文聰 恭喜！世兄得了平康佳麗，小弟無以為敬；草辦妝奩粗陳席筵，助一宵之樂！

方域 (作揖) 過承周施，何以克當？

貞麗 請坐，獻茶！(俱坐，保兒奉茶上)

文聰 一應喜筵，安排齊備了麼？

貞麗 託賴老爺，件件完全。

文聰 (向方域拱手) 今日吉席，小弟不攪

越，竟此告別，明日早來道喜罷！

方域 同坐何妨。

文聰 不便！不便！(保兒請方域更衣)

貞麗 妾身不得奉陪；替官人打扮新婦，攬

掇喜酒罷！

繼之 公憲燕筑 一生花月張三影，五字宮商

李二紅。

繼之 在下丁繼之。

公憲 在下沈公憲。

燕筑 在下張燕筑。

繼之 今日吃侯公子喜酒，只得早到。

燕筑 不知請那幾位賢歌，來陪俺哩？

公憲 說是舊院幾個老在行。

燕筑 這等都是我梳櫳的了！

繼之 你有多大私？梳櫳許多？

燕筑 各人有帮手；你看今日侯公子，何曾

費了分文！

公憲 不要多話，侯公子堂上更衣，大家前

去作揖。

繼之 公憲燕筑 (對方域) 恭喜！恭喜！

方域 今日借光。

玉京白門安娘，情如芳草連天醉，身似楊花

盡日忙。（相見）

燕筑 喚的那一部歌妓？都報名來！

安娘 你是教坊司麼？叫俺報名。

方域 （笑着）正要請教大號。

玉京 賤妾卞玉京。

方域 果然玉京仙子。

白門 賤妾冠白門。

方域 果然白門柳色。

安娘 奴家鄭安娘。

方域 （沉吟半晌）果然安當不過！

燕筑 不妾！不妾！

公憲 怎麼不妾！

燕筑 好偷漢子！

安娘 我不偷漢，你如何吃得恁胖？（衆渾

笑）

玉京 官人在此，快請香君出來罷！——（

白門扶香君出）

公憲 我們做樂迎接。（吹打十番，方域與

香君相見）

安娘 俺院中規矩，不興拜堂，吃喜酒罷！

（方域香君上坐，繼之燕筑公憲左邊，玉京白門安娘右邊。左邊奉酒右邊吹簫。）

方域 齊梁詞賦，

陳隋花柳，

日日芳情迤邐；

青衫佞倚，

今番小杜揚州。

尋思描黛，

指點吹簫，

從此春入手；

秀才渴病急須救，

偏是斜陽遲下樓，

剛飲得一杯酒。——（梁州序）（右邊

奉酒，左邊吹簫）

香君

一樓暈花顛，

簾櫳風抖——。

倚著雄姿英秀，

春情無限，

金釵肯與梳頭。

閒花添豔，

野草生香，

消得夫人做；

令宵燈影紗紅透，

見慣司空也應羞，

破題兒真難就！——（前腔）

繼之 你看紅日啣山，烏鴉選樹，快送新人

回房罷！

公憲 且不要忙！侯官人當今才子，梳櫳了

絕代佳人，合灑有酒，豈可定情無詩

乎？

燕筑 說的有理，待我磨墨拂箋，伺候揮毫

方域 不消詩箋；小生帶有宮扇一柄，就題

贈香君，永爲訂盟之物罷！

妥娘 妙！妙！我來捧硯。

白門 看你這嘴臉，只好脫靴罷了。

玉京 這個硯兒，倒該借重香君。

衆人 是呀！（香君捧硯，方域寫扇，衆人

念着）——夾道朱樓一徑斜，王孫初

御富平車；青溪盡是辛夷樹，不及東

風桃李花。——好詩！好詩！香君收

了！

妥娘 俺們不及桃李花罷了！怎的就是辛夷

樹。

燕筑 辛夷樹者，枯木逢春也！

妥娘 如今枯木逢春日，也曾鮮花着雨來。

保兒 （持詩箋入）楊老爺送詩來了！

方域 （讀着）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

袖中藏；緣何十二巫峯女，夢裏偏來

見楚王？！此老多情，送來一首催妝

詩，妙絕，妙絕！

燕筑 懷中婀娜袖中藏，說的香君一搦身材

，竟是個香扇墜兒？

妥娘 他那香扇墜，能值幾文？怎比得我這

琥珀苗兒墜？（衆發笑）

繼之 大家吹彈起來，勸新人多飲幾杯。

妥娘 正是帶些酒興，好入洞房。

方域香君 金樽佐酒，

籌勸不休，

沉沉玉倒黃昏後；

私攜手，

眉黛愁。

香肌瘦；

春宵一刻天長久，

人前怎解芙蓉扣？

盼到燈昏玳筵收，

宮壺滴盡蓮花漏。」——（節節高）

繼之 你聽樵樓二鼓。天氣太晚，撤了席罷

燕筑 這樣好席，不會吃淨；就撤了去，豈

不可惜？

妥娘 我沒吃穀哩！衆位略等一等兒。

玉京 休得胡纏，大家奏樂送新人入房罷！

衆人 「笙簫下畫樓，

度清謳；

迷離燈火如春晝；

天台岫，

逢阮劉，

真佳偶；

重重錦帳香薰透，

人人妬得眉頭皺；

酒態扶人太風流，

貪花福從生來有。」——（前腔）——

方域香君下）

燕筑 我們都配成對兒，也去睡罷！

妥娘 老張休得忘想，我老妥是要現錢的。

衆人

「秦淮烟月無新舊，
脂香粉膩滿東流，
夜夜春情散不收。」——（尾聲）

繼之

江南花發水悠悠，

白門

人到秦淮解盡愁；

公憲

不管風煙家萬里，

玉京

五更慢裏囀歌喉！

第七齣

却查

佈景

客廳一座，陳設華麗。

保兒

（撥馬桶上）龜尿！龜尿，撒出小龜

；鼈血；鼈血！變成小鼈。龜尿！鼈

血！看不分別；鼈血！龜尿！說不清

白。看不分別，混了親爺；說不清白

，混了親伯。——（笑着）——胡鬧

！胡鬧！昨日香姐上頭，亂了半夜；

今日早起，又要刷馬桶，倒溺壺，忙

個不了。那些孤老表子，還不知搜到

幾時哩！（倒馬桶）

文驄「人宿平康，

探柳巷，

驚好夢，

門外花郎！

繡戶未開，

簾鉤纒響，

春阻十層紗帳。」——（夜行船）

下官楊文驄，早來與侯兄道喜，你院

門深閉，侍婢無聲，想是高眠未起。

保兒！你到新人窗外說，我早來道喜

。

保兒 昨夜睡遲了。今日未必起來哩！，老

爺諗回，明日再來罷！

文驄（哭着）胡說！快快去問。

貞麗（內問）保兒！來的是那一個？

保兒 是楊老爺道喜來了。

貞麗（忙上）倚枕春宵短，敲門好事多。

——多謝老爺，成了孩兒一世姻緣。
好說，新人起來不會？

貞麗 昨日睡醒，都還未起哩！老爺請坐！
待我去催他。

文驄 不必！不必！（貞麗下）

「兒女情濃如花釀，

美滿無他想，

黑甜共一鄉，

可也虧了俺幫襯，

珠翠輝煌，

羅綺飄蕩，

件件助新妝，

懸出風流榜。」——（步步嬌）

貞麗 （上）好笑！好笑！兩個在那裏交扣

丁香，並照菱花，梳洗纔完，穿戴未
畢，請老爺同到洞房，喚他出來，好
飲扶頭卯酒。

文驄 驚却好夢，得罪不淺。（貞麗同下）

方域香君 「這雲情接夢雨況，

剛搔了心窩奇癢，

誰覺此睜鴛鴦，

被翻紅浪？

喜匆匆滿懷歡暢，

枕上餘香，

帕上餘香，

消魂滋味，

纔從夢裏嘗！」——（沉醉東風）

文驄 （與貞麗同上）果然起來了，恭喜！

恭喜！（一揖坐下）昨晚催粧拙句：

可還說的入情麼？

方域 （還揖）多謝！妙是妙極了，只有一

件……；

文驄 那一件？

方域 香君弱小，還該藏之金屋。（看着袖

）小生衫袖，如何著得下？（衆笑着）

文驄 夜來定情，必有佳作。

方域 草草塞責，不敢請教。

方總 香君！詩在那裏？

香君 詩在扇頭。（袖中取出）

文驄 （接扇看着）是一柄白紗宮扇。（嗅

着）香得有趣。（吟詩）妙！妙！只

有香君，不愧此詩。（還扇香君）還

收好了。（香君收扇）

「正芬芳，

桃香李香，

都題在宮紗扇上；

怕遇著狂風吹蕩，

須緊緊袖中藏，

須緊緊袖中藏！」——（園林好）

你看香君上頭之後，更覺豔麗了。（

向方域）世元有福，消此尤物。

香君 天姿國色，今日插了幾朵珠翠，

穿了一套綺羅，十分花貌，又添二分

，果然可愛。

貞麗 這都虧楊老爺幫襯哩！

「送到纏頭錦，

百寶箱，

珠圍翠繞流蘇帳；

銀燭籠紗通霄亮，

金杯勸酒合席唱；

今日又早早來看，

恰似親生自養；

賠了妝奩，又早敲門來望。」——

（江兒水）

香君 俺看楊老爺，雖是馬督撫至親，却也

拮据作客；爲何輕擲金錢，來填煙花

之窟。在奴家受之有愧，在老爺施之

無名；今問個明白，以便圖報。

香君 問得有理；小弟與楊兄萍水相交

，昨日承情太厚，也覺不安。

文驄 既蒙問及，小弟只得實告了！這些妝

奩酒席，約費三百餘金，皆出懷寧之

手。

方域 那個懷寧，

文聰 曾做過光祿的阮圓海。

方域 是那皖人阮大鍼麼？

文聰 不過欲納交足下之意。

「羨你風流雅望，

東洛才名，

西漢文章；

逢迎隨處有，

爭看坐車郎；

秦淮妙處，

暫尋個佳人相傍；

也要些鴛鴦被，芙蓉妝！

你道是誰的？

是那南鄰大阮，嫁衣全忙！——

（五供發）

方域 阮圓原是敵年伯；小弟鄙其爲人，

絕之已久。他今日無故用情，令人不

解！

文聰 圓老有一段苦衷，欲見白於足下。

方域 請教！

文聰 圓老當日曾遊趙夢白之門，原是吾輩

；後來交結魏黨，只爲救護東林；不

料魏黨一敗，東林反與之水火。近日

復社諸生，倡論攻擊，大肆毆辱，豈

非操同室之戈乎？圓老故交雖多，因

其形跡可疑，亦無人代爲分辨；每日

向天大哭說道：「同類相殘，傷心慘

目；非河南侯君不能救。」所以今日

諄諄納交。

方域 原來如此！俺看圓海情辭迫切，亦覺

可憐！就便真是魏黨，悔過來歸，亦

不可絕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定生

次尾皆我至交，明日相見，卽爲分解

。

文聰 果然如此；吾輩之幸也！

香君

官人是何說話？阮大誠趨附權奸，廉恥喪盡，婦人女子，無不唾罵。他人政之，官人救之，官人自處於何等也？

「不想，

把話兒輕易講，

要與他消釋災殃；

要與他消釋災殃，

也隄防旁人短長。」

官人之意，不過因他助俺粧奩，便要徇私廢公；那知道這幾件釵釧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裏。（拔簪脫衣）

「脫裙衫，窮不妨；

布荆人，名自香。」——（川襖掉）

文驄

呵呀！香君氣性，忒也剛烈！

貞麗

把好好東西，都丟一地，可惜！可惜！

方域

好！好！這等見識，我到不如，真乃

侯生畏友也！（向文驄）老兄休怪；

弟非不領教，但恐爲女子所笑耳！

「平康巷，

偏能將名節講，

他說嗜學校朝堂；

他說嗜學校朝堂，

混賢奸不問青黃。」

那些社友平日重俺侯生者，也這爲只點義氣；我若依附奸邪，那時羣起來攻，自救不暇，焉能救人乎？

「節和名，非泛常；

重和輕，須審詳。」——（前腔）

圓老一段好意，也還不可激烈，

我雖至愚，亦不肯從非救人。

既然如此，小弟告辭了！

這些箱籠，原是阮家之物！香君不用

，留之無益，還求取去罷！

正是：多情反被無情惱，乘興使來興

文驄

方域

文驄

方域

文驄

盡還。(下)(香君着惱)

方域

(看香君)俺看香君天姿國色，摘了幾朵珠翠，脫去一套綺羅，十分容貌，又添十分，更覺可愛。

貞麗

雖如此說，捨了許多東西。倒底可惜！

『金珠到手輕輕放，

慣成了嬌癡模樣，

辜負俺辛勤做老娘！』——(尾聲)

方域

些須東西，何足掛念，小生照樣賠來。

貞麗

這等纔好。

貞麗

花錢粉鈔費商量，

香君

裙布荆釵也不妨；

方域

只有湘君能佩解，

香君

風標不學世時粧。

第八齣

鬧榭

佈景 秦淮湖景，水榭一座，燈船數隻。

貞慧

(與應箕同上)『貢院秦淮近，

賽青衿，

應箕

剩金零粉。』

『節鬧端陽只一瞬，

貞慧

滿眼繁華，

應箕

王謝少人問！』——(金鷄叫)

次尾兄！我和你旅邸抑鬱，特到秦淮

賞節，怎的不見同社一人？

小僮

想都在燈船之上。(指着)這是丁繼

之水榭，正好登眺；場上搭阿房一座

，懸燈垂簾。(同登船)

貞慧

丁繼老在家麼？

榴花紅似火，艾葉碧如煙。原來是吳

陳二位相公；我家主人，赴燈船會去

了；家中備下酒席，但有客來，隨便

留坐的。

這樣有趣。

應箕 可稱主人好事矣！

貞慧 我們在此雅集，恐有俗子闖入，不免設法拒絕他。——童子取個燈籠來！

（小僮取燈籠上）（寫着）復社會文，閒人免進。（小僮把燈籠掛出。）

應箕 若同社朋友到此，便該請他入會了。

貞慧 正是！

小僮（指着）你聽鼓吹之聲，燈船早已來也！

貞慧 絲竹隱隱，

載將來一隊烏帽紅裙；

天然風韻，

映著柳陌斜曛；

名姝也須名士襯，

畫舫偏宜畫閣隣；

應箕 『消魂趁晚涼，

仙侶同羣。』——（八聲甘州）

貞慧（指着）到燈船上好似侯朝宗；是我

們同社，該請入會的，（指着）那個女客，便是李香君，也好請他麼？

應箕 李香君不受阮鬚子粧奩，竟是復社的朋友，請來何妨！

這等說來，（指着）那兩個吹歌的柳敬亭，蘇崑生，不肯做阮鬚子門客，都是復社朋友了；請上樓來，更是有趣。

貞慧應箕 待我喚他。——侯社兄！侯社兄！

方域（望見）那水榭之上，高聲喚我的，

是陳定生，吳次尾。——請了！

貞慧（招手）這是丁繼之水榭，備有酒席

。侯兄同香君，敬亭，崑生，都上樓來，大家賞節罷！

方域 最好了！（向各人）我們同上樓去。

（同上）

香君 『龍舟並，

畫槩分，

葵花蒲葉泛金樽；

朱樓密紫障勻，

吹簫打鼓入層雲。』——（排歌）——（

相見）

貞慧 四位到來。果然成了個復社文會了！

方域 如何是復社文會？

應箕 （指着燈）請看！

方域 （看着燈）不知今日會文；小弟來的

恰好。

敬亭 閉人免進，我們未免唐突矣！

應箕 你們不肯做阮家門客的，那個不是復

社朋友？

方域 難道香君也是復社朋友麼？

應箕 香君却蠢一事，只怕復社朋友，還讓

一籌哩！

貞慧 已後竟該稱他老社嫂了。

香君 （笑者）豈敢！

貞慧 童子把酒來，斟我們賞節。——（坐

席飲酒）

貞慧應箕 『風流俊品，

滿座上都是語笑春溫。

敬亭崑生 『梁愁隋恨，

憑他燕惱鴛鴦。

方域香君 『榴花照樓如火噴，

暑汗難沾白玉人！』

小僮 燈船來了！燈船來了（指着）你看人

山人海，圍著一條燭籠，快快看來！

（衆憑欄看，燈船懸五色角燈，大鼓

大吹，繞場數迴下。）

敬亭 你看這般富麗，都是公侯勳衛之家！

（又燈船懸五色紗燈，打粗十番繞場

數迴下，）

崑生 這是些富商大賈，衙門書辦，却也鬧

熱。（又燈船懸五色紙燈，打細十番

，繞場數迴下。）

貞慧 你看船上吃酒的，都是些翰林部院老先生們！

方域香君 我輩的施爲，倒底有些郊寒島瘦

衆人 (笑着) 『紛紜望金坡

天漢迷津。』——(八聲甘州)

方域 夜闌更深，燈船過盡了！我們做篇詩賦，也不負會文之約。

貞慧 是！是！但不知做何題目？小生做一篇哀湘賦，有意思的。

方域 依小弟愚見，不如卽景聯句，更覺暢懷！

貞慧 妙！妙！——我三人誰起句？

方域 自然讓定生兄起句了。

敬亭 三位相公聯句消夜，我們三個陪著打盹麼？

貞慧 也有個借重之處。

鳧生 有何使喚？

貞慧 俺們每成四韻，飲酒一杯，你們便吹

彈一回。

方域 有趣！有趣！真是文酒笙歌之會。

貞慧 (拱手) 小弟竟僭了。

『賞節秦淮榭，

論心蔚孟家。』

應箕 『黃開金裏葉，

紅綻火燒花。』

方域 『蒲劍何須試？

葵心未肯差。』

貞慧 『辟邪絳綵襖，

却鬼得丹砂。』(飲酒奏樂)

應箕 『蜃市樓縹緲，

虹橋洞曲斜。』

方域 『煙疑羲氏馭，

舟是象龍拿。』

貞慧 『星宿纔離海，

玻璃更煉蝸。』

應箕

『光流銀漢水，影動赤城霞。』（飲酒奏樂）

方域

『王樹難清拍，漁陽不辨搗。』

貞慧

『龜年喧簫管，中散鬧箏琶。』

應箕

『縈繞千條錦，連規萬眼紗。』

方域

『揪杆停鬪子，瓷注屢呼茶。』（飲酒奏樂）

貞慧

『焰比焚椒烈，聲同對壘譁。』

應箕

『電雷爭此夜，珠翠勝誰家？』

方域

『螢照無人苑，烏啼有樹衙。』

貞慧

『憑欄人散後，作賦弔長沙！』（飲酒奏樂）

貞慧

有趣！有趣！竟聯成了十六韻，明日可以發刻了！

應箕

我們侶和得許多感慨，他們吹彈出無限淒涼，樓下船中，料無解人也！

崑生

（向敬亭）閒語且休講；自古道：『良宵苦短，勝事難逢』。我兩個一邊唱曲，陳吳二位相公一邊勸酒，讓他名士美人，另做一個風流佳會，何如？

敬亭

使得！這是我們幫閑本等也！

貞慧

我與次兄原有主意，正該稍申敬意。就請依次坐來。（衆坐）

方域

（向旦）承衆位雅意，讓我兩個並坐牙床，又吃一回合卺雙盃，倒也有趣！（香君微笑，貞慧應箕勸酒）

崑生敬亭

『話纔發，燈未昏，』

佳人重抖玉精神；

詩題壁，
酒沾唇，

才郎偏會語溫存。」——（排歌）

小僮 燈船又來了！

貞慧 夜已三更，怎的還有燈船？（衆憑欄

看）（阮大鍼坐燈船帶優人細唱上）

崑生 這船上像些老白相；大家洗耳，細細

領略！

大鍼（立船頭自語）我阮大鍼買舟載歌，

要早出遊賞；只恐遇著輕薄撕鬧，故

此半夜纔來，好惱人也！（指着）那

丁家河房，尚有燈火。——小廝！看

有何人在上？

小廝 燈籠上寫著復社會文，閑人免進。

大鍼（吃驚）了不得！了不得！（搖着手

）快歌笙歌，快滅燈火！（滅燈歌吹

下）

貞慧 好好！一隻燈船，爲何歇了笙歌，滅

了燈火，悄然而去？

應箕 這也奇怪，着人看來。

敬亭 不必去看，我老眼雖昏，早已看真了

；那個鬍子，便是阮圓海。

崑生 我道吹歌那樣不同！

貞慧（怒着）好大膽老奴才！這貢院之前

，也許他來遊耍麼？

應箕 待我走去，探吊他鬍子。（欲下）

方域（欄看）罷！罷！他既迴避我們，也

不必爲已甚之行。

貞慧 侯兄不知；我不已甚，他便已甚了！

敬亭 船已去遠，丟開手罷！

應箕 便益了這鬍子；且夜色已深，大家散

罷！

敬亭 香姐姐在媽媽處，我們送他回去。

貞慧應箕 我二人不回寓，就下榻此間了！

方域 兩兄既不回去，我們過船的，就此作

別罷！請了！

貞慧應箕 請了！（先下）
 方域香君敬亭崑生（上船）『下樓臺，

遊人盡，

小小舟留得一家春，

只怕花底難敲深夜門。』——（餘文）

方域 月落煙濃路不真，

香君 小樓紅處是東鄰；

敬亭 秦淮一里盈盈水，

崑生 夜半春帆送美人。

第九齣 撫兵

佈景 兵營一座，二將守門，良玉坐在營中。

甲將乙將 旗捲軍牙，

射潮弩發鯨鯢怕；

操弓試馬，

炮角斜陽下。』——（點絳脣）

俺們鎮守武昌兵馬大元帥甯南侯麾下

良玉

將士是也！今日點卯日期元帥在此伺候。

『七尺昂軀，

虎頭燕頤如畫，

莽男兒走遍天涯。

活騎人，

飛食肉，

風雲叱咤，

報國恩一腔熱血揮洒。』——（粉蝶兒）

健牙吹角不聞喧，三丁登壇衆所尊；

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

咱家左良玉，表字崑山，家住遼陽，

世爲都司；只因得罪罷職，補糧昌平

。幸遇軍門侯恂，拔於走卒，命爲職

將；不到一年，又拜總兵之官；北討

南征，功加侯伯，強兵勁馬，列鎮荆

襄。君俺左良玉，自幼習學武藝，能

挽五石之弓，善爲左右之射；那李自

成，張獻忠，幾個反賊，何難剿滅？

只可恨督師無人，機宜錯過。熊文燦

，楊嗣昌，既以偏師而敗績；丁啓睿

，呂大器，又因怠玩而無功。只有俺

恩師侯公，智勇兼全，儘能經理中原

：不意奸人忌功，纔用卽休！叫俺一

腔熱血，報主無期，好不恨也！（頓

足）罷！罷！罷！這湖南也還可戰可

守，且觀成敗，再定行藏！（坐下）

（內衆兵叫喊）

良玉（驚問）轅門之外，何人喧嘩？

甲將乙將 稟上元帥，轅門肅靜，誰敢喧嘩

？

良玉（發怒）現在喧嘩，怎報沒有？

甲將乙將 却是餓兵討餉，並非喧嘩。

良玉 哇！前月湖南借糧三十船，不到一月

，難道支完了。

甲將乙將 稟元帥！本鎮人馬已足三十萬了

良玉

！些須糧草，那夠支銷？

（拍案）呵呀！這等却也難處理！（

起立）

『你看中原豺虎亂如麻，

都窺伺龍樓鳳闕帝王家。

有何人勤王報主，

肯把糧草缺乏？

一陣陣拍手喧嘩，

一陣陣拍手喧嘩。

百忙中教我如何答話？

好一似薨薨白晝鬧旗傘；

那督帥無老將，

選士皆嬌娃，

却教俺自撐達，

却教俺自撐達，

正騰騰殺氣，

這軍糧又蜂衙！——（北石榴花）（起

立）

你聽外邊將士，益發鼓噪，好像要鬥的光景。——左右！聽俺吩咐。（坐下，內衆兵又叫喊）

「你不要錯怨咱家，

誰不是天朝犬馬？

他三百年養士不差，

三百年養士不差，

都要把良心拍打；

爲甚麼擊鼓敲門鬧轉加？

敢則要劫庫搶官衙！

俺這裏望眼巴巴，

俺這裏望眼巴巴，

候江州軍糧飛下。』——（上小樓）（坐下，抽令箭擲地）

甲將乙將

（向內衆兵）元帥有令，三軍聽

者：目下軍餉缺乏，乃人馬歸附之多

，非糧草屯積之少；朝廷深恩，不可

不報；將軍嚴令，不可不遵；况江西

良玉

助餉，指日到轅。各宜靜聽，勿得喧嘩。——（向良玉）奉元帥軍令，俱

已曉諭三軍了！——（內又叫喊）

怎麼鼓噪之聲，漸入轅門？——你再

去吩咐！（起立）

「你且忍枵腹這一宵，

盼江西那幾錢，

俺待要飛檄金陵，

俺待要飛檄金陵，

告兵曹轉達車駕，

許咱們遷鎮移家，

許咱們遷鎮移家，

就糧東去，安營歇馬

駕樓船到燕子磯邊耍。』——（黃龍犯）

甲將乙將

（向內衆兵）元帥有令，三軍聽

者：糧船一到，即便支發；仍恐轉運

維艱，枵腹難待，不日撤兵漢口，就食南京；永無缺乏之虞，同享飽管之

樂。各宜靜聽，勿再喧嘩！

衆兵 好！好！好！大家收什行裝，豫備東去呀！

甲將乙將 (向良玉) 稟上元帥，三軍聞令，俱各歡呼，散去了！

良玉 事已如此，無可奈何；只得擇期移鎮，暫慰軍心。(想狀)——且住，未奉明旨，輒自前行。雖聖恩寬大，未必加誅；只恐形跡之間，難免天下之議：事非小可，再做商量。

『慰三軍，

沒別法，

許就糧，

喧聲纔罷；

誰知俺一片葵傾向日花？——(尾聲)

(下)

甲將 (向乙將) 老哥！偕弟兄們商量，天下強兵勇將，讓俺武昌；明日順流東

乙將

去，料知沒人抵當，大家擁著元帥爺，一直搶了南京，就扯起黃旗，往北京進取，有何不可？

我們左爺忠義之人，這樣瘋話，且不要傾；依著我說，還是移家就糧，且吃飯爲妙。

甲將

你還不知，一移南京，人心驚慌；就不取北京，這個惡名，也免不得了！

乙將

紛紛將士願移家，細柳營中起暮笳；

甲將

千古英雄須打算，樓船東下一生差！

第十齣 修札

佈景

茶館書場，敬亭在檯上預備說書。

敬亭

老在江湖漫自誇，收今販古是生涯；

年來怕作朱門客，閑坐街坊吃冷茶。在下柳敬亭，自幼無籍，流落江湖；

雖則爲談詞之輩，却不是飲食之人。（拱手）列位看我像個甚的？好像一位閻羅王，掌著這本大帳簿，記了沒數的鬼魂名姓；又像一尊彌勒佛，腆著這副大肚皮，裝了無限的世態炎涼。鼓板輕敲，便有風雷雨露；舌唇纔動，也成月旦春秋。這些含冤的孝子忠臣，少不得還他個揚眉吐氣；那班得意的奸雄邪黨，免不了加他些人禍天誅。此乃補救之微權，亦是褒貶之妙用。（笑着）俺柳麻子信口胡談，却也燥脾。昨日河南侯公子送到茶資，約定今日午後來聽評話，且把鼓板取出，打個招客的利市。（取出鼓板敲着）「無事消閒扯淡，就中滋味酸甜。古來七萬九百年，一雲飛鴻去遠！」

方域

幾陣狂風暴雨，各家虎帳龍船，爭名奪利一時喧，讓他陳搏睡遍！」

敬亭

「芳草煙中尋粉黛，斜陽影裏說英雄。今日來聽老柳評話，裏面鼓板鏗鏘早已有人領教！——（相見大笑）看官俱未到，獨自在於此，說與誰聽？這說書，是老漢的小業；譬如公閒坐書齋，彈琴吟詩，却要人聽麼？」

方域

講的有理！

敬亭

請問今日要聽那一朝故事？

方域

不拘何朝，你只揀著熱鬧爽快枝，說

一回罷！

敬亭

相公不知那熱鬧局，就是冷淡的根芽

；爽快事，就是牽纏的枝葉。倒不如把剩水殘山，孤臣孽子，講他幾句，大家滴些眼淚罷！

方域 (歎氣) 咳！不料敬老，你也看到這

個田地，真可慮也！

文驄 (急上) 休教鐵鎖沉江底，怕有降旗

出石頭。下官楊文驄有緊急大事，要

尋侯兄計議；一路問來，知在此處，

不免竟入。(相見)

來的正好，大家聽敬亭評話。

方域 目下何等時候，還聽評話？

文驄 龍老爲何這樣驚慌？

方域 還不知麼？左良玉領兵東下，要搶南

京，且有窺伺北京之意；本兵熊明遇

束手無策，故此託弟前來，懇求妙計

。

方域 小弟有何計策？

文驄 久聞尊翁老先生，乃甯南之恩師；若

肯發一手諭，必能退却；不知足下主

意若何？

方域 這樣好事，怎肯不做？但家父罷政林

居，縱肯發書，未必有濟？且往返三千里，何以解目前之危？

文驄 吾兄素稱豪俠，當此國家大事，豈忍

坐視？何不代寫一書，且救目前；另

日稟明尊翁，料不見責也！

方域 應急權宜，倒也可行；待我回寓起稿

，大家商量。

文驄 事不宜遲。卽刻發書，還恐無及；那

裏等的商量？

方域 既是如此，就此修書便了。(修書)

「老夫愚不揣，

勸將軍自忖裁，

旌旗且漫來！

兵出無名道路猜，

高帝留都陵樹在，

誰敢輕將馬足躡？

乏糧柴，

善安排，

一片忠心莫改！」——（二封書）

（看書畢）妙！妙！寫的激切婉轉，有情有理；叫他不好，又不好不依；足見世兄經濟。

方域 雖如此說，還該送與熊大司馬，細加改正，方為萬妥。

文驄 不必煩擾，待小弟說與他便了。只是一件，書雖有了，須差一妥當家人早寄為妙。

方域 小弟輕裝薄遊，只帶兩個童子，那能下的書來？

文驄 這樣密書，豈是生人可以去得？

方域 這却沒法了！

敬亭 不必著忙，讓我老柳走一遭，如何？

文驄 柳敬老去，妙的狠！只是一路盤詰，也不是常要。

敬亭 不瞞老爺說，我柳麻子本姓曹，雖則身長九尺，却不肯食粟而已！那些隨

機應變的口頭，左衝右擋的膂力，却還有些兒。

方域 聞得左良玉軍門嚴肅，出入遊客，一概不容擅入；你這般老態，如何去的？

敬亭

相公又來激俺了！這是俺說書的熟套子，我老漢要去，我就行，不去就止；那在乎一激之力？

「你那裏筆下調文，

我這裏胸中畫策；

舌戰羣雄，

讓俺不才。

柳毅傳書，

何妨下海？

丟却俺的癡騷，

用著俺的詼諧，

悄去明來，

萬人喝采！」——（北園轎）

文聰 果然好個本領；只是這書中意思，還要你明白解說，纔能有濟。

敬亭 『書中意，

不須細解，

何用明白費唇腮？

一雙空手，

也去常差，

也會搨乖。

憑著俺舌尖兒，

把他的人馬罵開，

仍倒回八百里外。

你怎的罵他？

方域 『則問他防賊自作賊，

該也不該？』——（紫花兒）

好！好！好！比俺的書字，還說的明

白！

文聰 你快進去，收拾行李；俺替你送盤纏

。今夜務必出城纔好！

敬亭 曉得！（拱手）不得奉陪了！（先下）

文聰 竟不知柳敬亭是個有用之才！

方域 我常誇他是我輩中人，說書乃其餘技

耳！

『一封書信權宜代，

仗柳生舌尖口快，

阻回那莽元帥，

萬馬晨霜；

保住這好江城，

三山暮靄！』——（尾聲）

文聰 一紙賢於汗馬材，

方域 荊州無復戰船開；

文聰 從古名士誇江左，

方域 揮塵今登拜將臺。

第十一齣 投轅

佈景 （一）轅門景色，二卒閑語。（二）

內轅門。(三)轅內形式。

甲卒 殺賊拾賊囊，救民佔民房；常言領官倉，一兵吃三糧。

乙卒 如今不是這樣唱了！

甲卒 你唱來！

乙卒 賊兇不棄囊，民逃剩空房；官窮不開倉，千兵無一糧！

甲卒 這等說，我們這窮兵，當真要餓死了！

乙卒 也差不多的。

甲卒 前日鼓譟之時，元帥着忙，許僭們就糧南京；這幾日不見動靜，想又變卦了！

乙卒 他變了卦，僭們依舊鼓譟，有何難哉？

甲卒 閒話少說，且到轅門點卯，再作商量。

。正是不怕餓殺，誰肯犯法？(俱下)

敬亭 (背着包裹) 走出了空林，

落葉響蕭蕭，

一叢叢蘆花紅蓼；

倒戴著接離帽，

橫膀著洪廬刀，

白鬢兒飄飄；

誰認的談諧玩世東方老？

——(北新水令)

水令)

俺柳敬亭，衝風冒雨，沿江行來，並

不見亂兵搶過，想是訛傳了！且喜已

到武昌城外，不免在這草地上，打開

包裹，換了靴帽，好去投書。(坐地

換靴帽)

二卒 『曉雨城邊饑鳥叫，

來往荒煙道，

軍營半里遙！(指着)

風捲旌旗，

鼓角縹緲，

前面是轅門了！

大家趨行幾步，

「餓腹好難熬，

還點三八卯！」——（南步步嬌）

敬亭（立起拱手）兩位將爺！借問一聲：

那是將軍轅門？

甲卒（向乙卒私語）這個老兒是江北語音

。不是逃兵，就是流賊。

乙卒何不收拾起來，詐他幾文，且買飯吃

？

甲卒妙！

乙卒向敬亭你尋將軍衙門麼？

敬亭正是！

甲卒待我送你去。（用繩套住敬亭）

敬亭呵呀！怎麼拿起我來？

乙卒俺們是武昌營專管巡邏的弓兵。不拿

你，拿誰呀？（推敬亭而自倒地）

敬亭（笑着）兩個沒眼色的花面，怪不得

餓的東倒西歪的！

甲卒你怎曉得我們捱餓？

敬亭不爲你們捱餓，我爲何到此？

乙卒這等說來，你敢是解糧來的麼？

敬亭不是解糧的，是做甚的？

甲卒啐啐！我們瞎眼了，快搬行李，送老

哥轅門去。（二卒與敬亭同行）

敬亭「你看城枕着江水滔滔，

鸚鵡洲闊，

黃鶴樓高；

雞犬寂寥，

人烟慘淡，

市井蕭條，

都只把豺狼喂飽！

好江城面破頭拋，

滿耳呼號！

鼙鼓聲雄，

鐵馬嘶嬌！」

乙卒（指着）這是帥府轅門了！——老哥

在此等候，待我傳鼓。（擊着鼓）

封拜惟知元帥大，征誅不讓帝王尊。
——門外擊鼓，有何軍情？速速報來

甲卒

適在汎地捉了一個面生可疑之人，口稱解糧到此，未知真假，共赴轅門，聽候發落。

中軍 你稱解糧到此，有何公文？

敬亭 止有書函。

中軍 這就可疑了！

「你的此來意費推敲，

一封書信無名號！

荒唐言語多虛冒；

憑空何處軍糧到？

無端左支右調；

看他神情，

大抵非逃卽盜。」——（北折桂令）

敬亭 此話差矣！若是逃盜，爲何自尋轅門

中軍

說的也是：既有書函，待我替你傳進。

敬亭

這是一封密書，要當面交於元帥的。這話益發可疑了！你且外邊伺候，待

中軍

我稟過元帥，傳你進見。（中軍二卒俱下）

良玉

荆襄雄鎮大江頻，四海安危七尺身；日日軍儲勞計畫，那能談笑淨邊塵？

（坐下）昨因飢民鼓譟，本帥許他就糧南京；後來細想，兵去就糧，何如

糧來就兵，聞得九江助餉，不日可到。

——今日暫免點卯，各回汛地，靜候開糧。

得令！（下後卽上）奉元帥軍令，掛

牌免卯，三軍各回汛地了。

良玉 有甚軍情？早早報來。

中軍 無軍情；只有差役一名，口稱解糧到

此，要見元帥。

良玉 果然糧船到了！可喜！可喜！所費文書，係何衙門？

中軍 並無文書，止有私書，當堂投遞。

良玉 這話就奇了！或是流賊細作，亦未可定。——左右！小心防備，着他膝行而進。

衆卒 是！（左右交執兵器；中軍引敬亭進，攢過兵器）

敬亭 元帥在上，晚生拜揖了！

良玉 你是何等樣人，敢到此處放肆？

敬亭 晚生一介平民，怎敢放肆！

『俺是個不出山老漁樵，

那曉的王侯大，

賓客小？

看這長鎗大劍列門旗，

只當深林密樹穿荒草；

儘着狐狸縱橫虎咆哮。

這威風何須要？

偏嚇俺孤身客，

無門跑。

便作個長揖兒不是驕。（拱着手）

求饒！

軍中禮，

原不曉；（笑着）

氣也磨消，

有書函，

將軍仔細瞧！——（北燕兒落帶勝令）

有誰的書函？

歸德侯老先生，寄來奉候的。

侯司徒是俺的恩師，你如何認的？

晚生現在侯府。

這等失敬了！書在那裏？（敬亭送上

書）——吩咐掩門。——尊客請坐，

（敬亭在旁坐下）（看書）

『看他諄諄情意好，

不啻教兒曹。」

這書中文理，一時也看不透徹，無非勸俺鎮守邊方，不可移兵內地。（歎氣）『恩師！恩師！』

那知俺左良玉一片忠心天可告，怎肯背深恩，

辱薦保？——（南僥僥命）

足下尊姓大號？

敬亭

不敢！晚生姓柳，草號敬亭。（侍役

上茶）

良玉

敬亭請茶！（敬亭接茶）你可知這座

武昌城，自經張獻忠一番焚掠，十室九空？俺雖鎮守在此，缺草乏糧，日鼓譟，連俺也做不得主的了！

敬亭

（生氣）元帥說那裏話？自古道：兵

隨將令，再沒有將隨兵移的。

『你坐在細柳營，

手握著虎龍韜；

管千軍，

山可動，

令不搖，

饑兵鼓譟犯天朝，

將軍無計從他去，

自逍遙，

這惡名怎逃？

說不起三軍權柄師難操！——（北收

江南）（擲茶杯於地）

良玉

（發怒）呵呀！這等無禮，竟把茶盃

擲地！

敬亭

（笑着）晚生怎敢無禮？一時說的高

興，順手摔去了！

良玉

順手摔去，難道你的心做不得主麼？

敬亭

心若做的主，啊！也不教手下亂動了

！

良玉

（笑着）敬亭講得有理。只因兵丁餓

的急了，許他就糧南京，亦是無可奈

何之一着。

敬亭 晚生遠來，也餓急了，元帥竟不問一

聲兒？

良玉 我倒忘了。——叫左右快擺飯來。

敬亭 (摩腹) 好餓！好餓！

良玉 可惡奴才，還不快擺。

敬亭 等不了的了，竟往內裏吃去罷！(起身

內行)

良玉 (發怒) 如何進我內裏？

敬亭 (回顧) 餓的急了！

良玉 餓的急了，就許你進內裏麼？

敬亭 (笑着) 餓的急了，也不可進內裏，

元帥竟也曉得哩！

良玉 (大笑) 句句譏諷俺的錯處，好個舌

辯之士，這俺帳下，倒少不得你這個

人哩！

『雖是江湖泛交，

認得出滑稽曼老，

這胸次包羅不少，

能直諫，

會傍嘲。——(南園林好)

敬亭 那裏？那裏？只不過遊戲江湖，徒舖

噁耳！

良玉 俺看敬亭既與縉紳往來，必有絕技，

正要請教。

敬亭 晚生自幼失學，有何技藝？偶讀幾句

野史，信口演說。曾蒙吳橋范大司馬

，桐城何老相國，謬加賞鑑。因而得

加縉紳，實堪慚愧。

俺讀些稗官詞，

寄牢騷，

對江山嘆一斗苦松醪。

小鼓兒顫杖輕敲，

寸板兒軟手頻搖；

一字字臣忠子孝，

一聲聲龍吟虎嘯，

快舌尖剛刀出鞘，
響喉噴轟雷烈泡。

呀！似這般冷嘲熱挑，

用不着筆抄墨描，

勸英豪一盤錯賬速勾了！——（北法

美酒帶太平令）

良玉

說的爽快；竟不知敬亭有此絕技。就
留下楊衙齋，早晚領教罷！

「從此談今論古日傾倒，

風雨開懷抱。

你那蘇張舌辯高，

我的巧射驚羿稟；

只愁那匝地煙塵何日掃！——（清江

引）

敬亭

閑話多時，到底不知元帥向內移兵，
有何主見？

良玉

耿耿臣心，惟天可表。不須口勸，何
用書責？

良玉 臣心如水照青霄，

敬亭 咫尺天顏路不遙；

良玉 要與西南撐半壁，

敬亭 不須東看海門潮。

第十二齣

辭院

佈景 清議堂會場

文驄 「錦繡東南列郡，

英雄割據紛紛。

而今還起周郎恨，

江水向東奔！——（西地錦）

下官楊文驄，昨奉熊司馬之命，託候

兄發書甯南，阻其北上，已遣柳敬亭

連夜寄去。還怕投書未穩，一面奏聞

朝廷，加他官爵，應他子姪；一面知

會各處督撫及在城大小文武，齊集清

議堂，公同計議，助他糧餉。這也是

不得已調停之法。下官與阮圓海雖罷

閒流寓，都有傳單，只得早到。
黑白看成棋裏事，鬚眉扮作戲中人。

（相見）龍友請了！今日會議軍情，
既傳我們到此，也不可默默無言。
事體重大，我們廢員閒官，立不得主
意，身到就是了！

大賊

說那裏話？

「朝廷事，

須認真，

太祖神京今未穩。

莫漫愁鐵鎖船開，

只怕有蕭牆人引。

角聲鼓音城樓震，

帆揚幟飛江風順，

明取我金陵，

有人私放門。」——（啄木兒）

文驄

這話未確，且莫輕言。

大賊

小弟實有所聞，豈可不說？

長班

處處軍情緊。朝朝會議多。稟老爺！
淮安漕撫史可法老爺，鳳陽督撫馬士

英老爺俱到了！（文驄大賊出迎）

可法

天下軍儲一綫漕，無能空佩呂虔刀！
長陵坏土關龍脈，愁絕烽煙搔二毛。

士英

（相見作揖）

可法

兵部熊老先生，為何不到？
今日有旨，往江上點兵去了。

長班

這等又會議不成，如何是好？
「黃塵起，

可法

王氣昏，
羽扇難揮建業軍，

幕府山蠟檣星馳，

五馬渡樓船飛滾。

江東應須夷吾鎮。

清談怎消南朝恨？

少不得努力同捐袞病身！」——（前腔）

文驄

老先生不必深憂；左良玉勸止，料無

不從者，

可法 學生亦聞此舉；雖出熊司馬之意，實皆年兄之功也！

大鍼 這倒不知；只聞左兵之來，實有暗裏勾之者。

可法 是那個？

大鍼 就是敵同年侯恂之子侯方域。左良玉係侯司徒舊卒，昨已發書。

可法 他也是敵世兄，在復社中錚錚有聲，

豈肯爲此？

大鍼 老公祖不知；他與左良玉相交最密，常有私書往來者。不早除此人，將來

必爲內應。

士英 說的有理，何惜一人，致陷全城之命乎？

可法 這也是莫須有之事；况阮老先生罷開之人。國家大事，也不可亂講。請了！——正是邪人無正論，公議總私情

。(下)

大鍼 (指着史可法發恨，向士英) 怎麼史道鄰就拂衣而去？小弟之言，鑿鑿有

據；聞得前日還託柳麻子去下私書的。

文驄

這太屈他了！敬亭之去，小弟所使；寫書之事，小弟在傍。倒虧他寫的懇切，怎反疑起他來？

大鍼

龍友不知，那書中都有字眼暗號，人那裏曉得。

士英

(點頭) 是呀！這樣人該殺的，小弟回去，着人去拿。(向文驄) 老妹丈！就此同行罷！

文驄

請舅翁先行一步，小弟隨後就來。

大鍼

(向士英) 小弟與令妹丈不啻同胞，常道友老公祖垂念。難得今日會着，小弟有許多心事，要爲竟夕之談，不知可否？

士英 久荷高雅，正要請教。（與大鍼同下）

文驄 這是那裏說起，侯兄之素行，雖未深知，只論寫書一事呵！

「這冤怎解？」

硬說是曾參殺人；

這恨怎吞？

強書爲陳恆弑君。」

不免報他一信，叫他趁早躲避。（行着）

「眠香占花風流陳，

今宵正倚薰籠困，

那知打散鴛鴦金彈狼？」——（三段于）

來此是李家別院，不免叫門。（敲門）

（內吹唱）

是那個？

快快開門！

文驄 鬼生

鬼生 （開門相見）原來是楊老爺。天色已

晚，還來閒遊。

文驄 你是蘇崑老。侯兄在那裏？

鬼生 今日香君學院一套新曲，都在樓上，

聽他演腔。

文驄 快請下來！（崑生入請貞麗方域香君

出見）

方域 濃情人帶酒，寒夜帳籠花。楊兄高興

也來消夜。

文驄 兄還不知，有天大禍事來尋你了！

方域 有何禍事，如此相嚇？

文驄 今日清義堂議事，阮圓海對著大眾，

說你與甯南有舊，常通私書，將爲內

應，那些當事諸公，俱有拿你之意。

方域 （吃驚）我與阮圓海素無深讎，爲何

下這毒手？

文驄 想因却奩一事太激烈了，故此惱羞變

怒耳！

貞麗 事不宜遲；趁早高飛遠遁，不要連累

別人。

文城 說的有理！只是燕爾婚新，如何捨得

？

香君 (正色) 官人素以高潔自命，爲何學

兒女子態？

方域 是！是！不知那裏去好？

「雙親在，

雙親在，

音信未准；

烽煙起；

烽煙起，

桑梓半損，

欲歸歸途難問！

天涯在處迷，

將身怎隱？

歧路窮途，

天暗地昏！——(滴留子)

文聰 不必着慌，小弟到有個算計。

方域 請教！

文聰 會議之時，漕撫史可法，鳳撫馬舍舅

俱在坐。舍舅語言，甚不相爲；全虧

史公一力分豁，且說與尊府原有世誼

的。

方域 (想狀) 是！是！史道鄰是家父門生

。

文聰 這等，何不隨他到淮，再候家信？

方域 妙！妙！多謝指引了！

香君 待奴家收拾行李。(束裝)

「歡娛事，

歡娛事，

兩心自付，

生離苦，

生離苦，

且將恨忍，

結成眉峯一寸！

香沾翠被，

他重重束緊，

藥裏巾箱，
都帶淚痕！——（前腔）

方域（僕人挑行李）（向香君）暫此分別，後會不遠。

香君（揮淚）滿地煙塵，重來亦未可必也！

「離合悲歡分一瞬，

後會期，

無憑准！」

貞麗 怕有巡邏縱跡，快行一步罷！

方域 「吹散俺西風太緊，

停一刻，

無人肯！」——（哭想思）

方域 但不知史漕撫寓在那廂？

崑生 聞他來京公幹，常寓市隱園；待我送

官人去。

方域 這等多謝！（與崑生同下）

貞麗（向文驄）這樁禍事都從楊老爺起的

，也還求楊老爺歸；明日果來拿人，作何計較！

文驄 貞娘放心；候郎既去，却與你無干了。

文驄 人生聚散事難論，

香君 酒盡歌終被尙溫；

貞麗 燭照花枝眠不穩，

文驄 來朝風雨掩重門。

第十三齣 哭主

佈景 黃鶴樓，內設酒席。

旗牌官 漢陽煙樹隔江濱，

影裏青山畫裏人；

可惜城西佳絕處，

朝朝遮斷馬頭塵！

在下甯西帥府一個旗牌官的便是。俺

元帥收復武昌，功封侯爵。昨日又奉

新恩。加了太傅之銜；小爺左夢庚亦

掛總兵之印；特差巡按御史黃澍老爺到府宣旨。今日九江督撫袁繼盛老爺又解糧三十船，親來給發。元帥大喜，命俺設宴黃鶴樓，請兩位老爺飲酒看江。（遠望）遙見晴川樹底，芳草洲邊，萬姓歡歌，三軍嘻笑，好一段太平景象也！遠遠喝道之聲，元帥將到，不免設起（設席按床）席來。

良玉

「逐人春色，
入眼睛光，
連江芳草青青，
百尺樓高，
吹笛落梅風景，
領着花間小乘；

載行廚，
帶緩衣輕；
便笑咱將軍好武，
也愛儒生。」——（聲聲慢）

咱家左良玉，今日設宴黃鶴樓，請袁黃兩公飲酒看江，只得早候。——大小軍卒樓下伺候。（登樓）三春雲物歸胸次，萬里風光到眼明。（遠望）你看浩浩洞庭，蒼蒼雲夢，控西南之險，當江漢之衝。俺左良玉鎮此名邦。好不壯哉！（坐着）旗牌官何在？

旗牌官 有！

良玉 酒席齊備不會？

旗牌官 齊備多時了。

良玉 怎麼兩位老爺，還不見到？

旗牌官 連請數次，袁老爺正在江岸盤糧，黃老爺又往龍華寺拜客，大約傍晚纔來。

良玉 在此久候，豈不困倦？喚左右，速接

柳相公上樓，閒談撥悶。

侍役 柳相公現在樓下。

良玉 快請！（侍役去請）

敬亭 (登樓) 氣吞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相見)

良玉 敬亭爲何早來了？

敬亭 晚生知道元帥悶坐，特來奉陪的。

良玉 只也奇了！你如何曉得？

敬亭 常言秀才會課，點燈告坐；天生文官

，再不能爽快的。

良玉 (笑着) 說的有理。(指着) 你看，

天纔午轉，幾時等到點燈也？

敬亭 若不嫌聒噪啊！把昨晚說的秦叔寶見

姑娘，再接上一回罷！

良玉 極妙了！帶有鼓板麼？

敬亭 自古官不離印，貨不離身；老漢管着

做甚的？(取出鼓板)

良玉 左右！泡開岑片，安下胡床；咱要紗

帽隱囊，清談消遣哩！(侍役去辦)

敬亭 (傍坐敲着鼓板) 大江滾滾浪東流，

淘盡興亡古渡頭；屈指英雄無半個，

從來遺恨是荊州！按下新詩，遠提舊

話。且說人生最難得的，是亂離之後

；骨肉重逢；總是地北天南，時移物

換。輕幾番兇荒戰鬪，怎生得梗泛萍

漂？可喜秦叔寶解到羅公帥府，枷鎖

連身；正在候審，遇着嫡親姑娘，捲

簾下階，抱頭大哭。當時換了新衣，

設席款待，一個候死的囚徒，登時上

了青天。這就叫：『運去黃金減價，

時來白鐵生光！』(拍着醒木)

良玉 (掩淚) 咱家也都經過了！

敬亭 再說那羅公問及叔寶的武藝，滿心歡

喜，特地要誇其本領，即日放礮傳操

。下了教場，雄兵十萬，雁翅排開，

羅公獨坐堂中，一呼百諾，掌着生殺

之權；秦叔寶站在傍邊，點頭贊歎，

口裏不言，心中暗道：『大丈夫定當

如此！』(拍着醒木)

良玉

（作嬌態，笑着）俺左良玉也不枉爲人在世矣！

敬亭

那羅公眼看叔寶，高聲問道：「秦瓊看你身材高大，可曾學些武藝麼？」叔寶慌忙跪下，應答如流，道：「小人會使雙鋼。」羅公卽命家人，將自己用的兩條銀鋼抬將下來。那兩條銀鋼，共重六十餘觔，比叔寶所用鐵鋼，輕少一半。叔寶是用過重鋼的，今接在手中，如同無物；走下階來，使盡各法，左輪右舞，恰似玉蟒纏身，銀龍護體。玉蟒纏身，萬道毫光臺下落；銀龍護體，一輪月影面前懸。羅公在中軍帳裏，大聲喝采道：「好呀！」那十萬雄兵，一齊答應作喊，如同山崩雷響，十里皆聞。（拍着醒木）

良玉（照鏡粘鬚）俺左良玉立功邊塞，萬夫不當，也是天下一個好健兒。如今

白髮漸生，殺賊未盡，好不恨也！

旗牌官

稟元帥爺！兩位老爺俱到樓了！（

敬亭下）（侍役撤牀設席）

繼盛

長江落日氣蒼茫，黃鶴樓高望故鄉。

黃樹

吹笛仙人稱地主，臨風把酒喜洋洋。

良玉

（迎揖）二位老先生，俯臨敝鎮，曷

勝光榮！聘設盃酒，同看春江。

繼盛

黃樹 久欽威望，喜近節麾；高樓盛設

，大快生平！（入席，良玉正欲飲酒）

塘報

忙將覆地翻天事，報與勤王救主人，

稟元帥爺！不好了！不好了！

衆人

（驚起）有甚麼緊要軍情，這等喊叫

？

塘報

稟元帥爺，大駭流斷北魏，層層圍住

神京；天子不見援兵。暗把城門開動

；放火焚燒宮闕，持刀殺害生靈。（

頓足）可憐聖主好崇禎！（哭着）竊

死煤山樹頂！

衆人 有這等事！是那一日來？

塘報 就是這——這——這——三月十九日。（衆人望北叩頭大哭）

良玉

（庶立搓手跳哭）我的主上呀！我的崇禎主子呀！我的大行皇帝呀！孤臣左良玉遠在邊方，不能一旅勤王，罪該萬死了！

高皇帝，

在九京，

不管亡家破鼎；

那知他聖子神孫，

反不知飄蓬斷梗？

十七年憂國如病，

呼不應天靈祖靈，

調不來親兵救兵。

白練無情，

遂君王一命！

傷心煞煤山私宰，

獨殉了社稷蒼生！

獨殉了社稷蒼生！——（勝如花）（衆大哭）

繼盛

（搖手喊着）且莫興哀，還有大事相商。

良玉

有何大事？

繼盛

既失北京，江山無主；將軍若不早建義旗，頃刻亂生，如何按撫？

黃澍

正是！（指着）這江漢荆襄，亦是西南半壁；萬一失守，恢復無及矣！

良玉

小弟濫握兵權，實難辭責；也須兩公努力，供保長城，

繼盛黃澍 敢不從事！

良玉 既然如此，大家換了白衣對著大行皇帝在天之靈，痛哭拜盟一番。——左

右！可曾備下縷衣麼？

旗牌官 一時不能備及，暫借附近民家素衣

三領，白布三條。

良玉 也罷！且穿戴起來。大小三軍亦各隨拜！

衆入
（參孝齊拜舉哀）我那先帝呀！

「宮車出，

廟社傾，

破碎中原費整！

養文臣帷幄無謀，

象武夫疆場不猛；

到今日山殘水剩，

對大江月明浪明，

滿樓頭呼聲哭聲！（大哭）

這恨怎平？

有皇天作證：

從今後戮力奔命，

報國讎早復神京，

報國讎早復神京！——（前腔）

我等拜盟之後，義同兄弟：臨侯督師

，仲霖監軍，我左崑山操兵練馬，死

守邊方。倘有天子諸王，中興定鼎，那時勤王北上，恢復中原，也不負今日一番義舉！

繼盛黃澍 領教了！

旗牌官 稟元帥！滿城喧嘩，似有變動之意

；快請下樓，安撫民心。（衆俱下樓）

良玉 二位要向那裏去？

繼盛 小弟還回九江。

黃澍 小弟要到襄陽。

良玉 這等且各分手，請了。（分別）轉來

若有國家要事，還望到此公議。

繼盛黃澍 但寄片紙，無不奔赴，請了！（下）

良玉 阿呀！不料今夜天翻地覆，嚇死俺也

！

飛花送酒不曾擊，

片語傳來滿座驚；

黃鶴樓中人哭罷，

江昏月暗夜三更！

第十四齣 阻奸

佈景 (一) 書房 (二) 客廳
方域 『飄飄家舍，

怎把平安寫？

哭蒼天，

滿喉新血；

國讎未雪，

鄉心難說，

却閒情丟開後些！』——(遠地遊)

小生候方域，自去冬倉皇避禍，夜投史公，隨到淮安漕署，不覺半載；昨因南大司馬熊公內召，史公即補其缺，小生又隨渡江淮。他重俺才學，待同骨肉；正思移家金陵，不料南北隔絕。目今議立紛紛，尙無定局，好生愁悶！且候史公回衙，一問消息。(

可法

下)

(面帶髮色同長班上) 『山河今日崩塌，

白面談兵掉舌。

弈局事甚嗟，

望長安誰家傳舍？』——(三聲)

下官史可法，表字道鄰，本貫河南，寄籍燕京。自崇禎辛未，叨中進士，便值中原多故。內爲曹郎，外作監司，歇歷十年，不曾一日安枕！今由淮安漕撫，陞補南京兵部尙書。那知到任一月，遭此大變；萬死無裨，一籌莫展。幸虧長江天險，護此留都。但一月無君，入心皇皇；每日議立議迎，全無成說。今早操兵江上，探得北信，不免請出侯兄，大家快談。

侯爺有請！

長班
方域

(出見) 請問老先生，北信若何？

可法 今日得一喜信，說北京雖失，聖上無恙，早已航海而南；太子亦問道東奔。

未知果否？

方域 果然如此，蒼生之福也！

差役 (背文書上) 朝廷無詔旨，將相多傳問。門上有人麼？

那裏來的？

長班 是鳳撫衙門來的。馬老爺候札，即討回書。

差役 待我傳上去。(入見可法) 稟老爺，鳳撫馬老爺差人投書。

可法 (拆書看後皺眉) 這個馬瑤草，又講甚麼迎立之事！

長班 清議堂中，三番公會；攢眉仰屋蹠靴，相對長吁！

低頭不語，

如呆堪嗟！

軍國大事非輕舉，

俺縱有廟謨難說，

這來書謀迎議立，

邀功情切。

(高陽峯)

(向方域) 看他書中意思，屬意福王；又說聖上確確縊死煤山，太子奔逃無踪。若果如此，俺縱不依，他也竟自舉行了。況且昭穆倫次，立福王亦無大差。罷！罷！罷！答他回書，明目會稿，一同列名便了。

方域

可法

方域

可法

方域

老先生所言差矣！福王分藩敵鄉，晚生知之最詳。斷斷立不得！

如何立不得，

他有三大罪，人人俱知。

那三大罪？

待晚生數來：

「福邸藩王，

神宗驕子，

母妃鄭氏淫邪。

當日謀害太子，

欲行自立；

若無調護長臣，

幾將神器奪篡。一

可法 此一罪却也不小！還有那二罪？

方域 『驕奢盈裝，

滿載分封去，

把內府金錢偷竭；

時日寇逼河南，

竟不捨一文助餉，

以致國破身亡；

滿宮財寶，

徒飽賊囊。』

可法 這也算的一大罪。

方域 『就是現今世子德昌王，

父死賊手，

暴尸未葬，

竟忍心遠避；

還乘離亂之時，

納民妻女。

這君德全虧盡喪，

怎圖王業？』（前腔）

可法 說的一些不差，果然是三大罪。

方域 特不此也！還有五不可立。

可法 怎麼又有五不可立？

方域 第一件，

車駕存亡，

傳聞不一；

天無二日同協。

第二件，

聖上果殉社稷，

尚有太子監國；

爲何明棄儲君，

翻尋枝葉傍牒？

第三件，

這中興之主，

原不必拘定倫次的分別；

中興定霸如光武；

要訪取出羣英傑。

第四件，

怕強藩乘機保立。

第五件，

又恐小人啊，

將擁戴功挾！——（前腔）

可法

是！是！世兄高見，慮的深遠。前日

見副使雷縝祚，禮部周鏞，都有此論

；但不及這番透徹耳！就煩世兄把這

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論，寫書回他便

了。

方城 遵命！（點燈寫書）

大鍼 （同家僮携燈上）須將奇貨歸吾手，

莫把新功付別人。下官阮大鍼，潛往

江浦，尋著福王，連夜回來。與馬士

英倡議迎立，只怕本兵史可法，臨時

掣肘，今日修書相商，還恐不妥，故

此昏夜叩門，與他細講。（見差役）

你早來下書，如何還不回去？

差役 等候回書，不見發出。（喜狀）阮老

爺來的正好，替小人催一催。

家僮 門上大叔那裏？

長班 是那個？

大鍼 （作揖）煩足下通報一聲，禪子檔裏

阮，求見老爺。

長班 禪子檔裏軟，這可未必。常言十個鬍

子九個騷，待我摸一摸，果然軟不軟。

休得取笑，快些方便罷！

長班 天色已晚；老爺安歇了！怎敢亂傳？

大鍼 有要話商議，定求一見的。

長班 待我傳上去。（進稟）稟老爺，有禪

子檔裏阮，到門求見。

可法 是那個姓阮的？

方域 在褲子襠裏住，自然是阮鬍子了。

可法 如此昏夜，他來何幹？

方域 不消說，又是講迎立之事了。

可法 去年在清議堂誣害世兄的，便是他；

這人原是魏黨，真正小人，不必理他，叫長班回他罷了。

長班 (出作怒狀) 我說夜晚了，不便相會；

果然惹個沒趣，請回罷！

大賊 (拍長班肩) 足下是極在行的；怎不

曉得夜晚來會，纔說的是極有趣的話哩！那青天白日，都是些掃賬兒。

長班 你老說的有理；事成之後，隨封都要

雙分的。

大賊 不消說，還要加厚些！

長班 既是這等，待我再傳。(進稟) 稟老爺，

姓阮的定求一見，要說極有趣的話。

可法 哇！放屁！國破家亡之時，還有甚麼

趣話說？快快趕出，閉上宅門。

長班 鳳撫回書，尙未打發哩！

方域 書已寫就，求老先生過目。

可法 (接讀) 『列祖列宗，

經營垂創；

吾皇辛苦力竭，

一旦傾移，

誰能重續滅絕？

詳列：

福藩罪三椿大，

五不可立，

勢局當歇；

再尋求賢宗雅望，

去留先決。』——(前腔)

寫的明白，料他不敢妄動了！——就

交與鳳撫來人。早閉宅門，不許再來

囉呢。(起立) 正是江上孤臣生白髮

方域 燈前旅客罷冰絃。(同可法下)

長班 馬老爺差人呢？

差役 有！

長班 領了回書，快快出去，我要閉門哩！

差役 (接書) 還有阮老爺要見，怎麼就閉門？

大鍼 (向長班) 正是！我方纔央過求見老爺的；難道忘了？

長班 你是誰呀？

大鍼 我便是褲子襠裏阮哩！

長班 啐！半夜三更，只管軟裏硬裏，奈何的人不得睡！(推出) 好好的去罷！

(竟入閉門)

差役 (向大鍼) 得了回書，我先去了。(下)

大鍼 好可惡也！竟是閉門不納了！(發呆)

(罷)！俺老阮平生，這樣氣兒，也

不知受過多少，且自耐他。(搓手)

只是當前機會不可錯過。這史可法現

掌着本兵之印，如此執拗起來，目下

迎立之事，便行不去了！這怎麼處？

(想狀) 呸！我到跌氣了！今皇帝玉

璽，且無下落，你那一顆部印，有何

用處？(指着) 老史！老史！一盤好

肉包，撥上門來，你不會喫，找去讓

了別人，日後不要見怪？正是：

窮途纔解阮生嗟，

無主江山信手拏；

奇貨居來隨處贈，

不知福分在誰家？

第十五齣

迎駕

佈景 (一) 書房 (二) 車馬儀仗

士英 (一旦神京失守，

看中原逐鹿交走；

捷足爭先，
拜相與封侯，

憑著這擁功大權歸手。」——（番卜算）

下官馬士英，別字瑤章，貴州貴陽衛人也！起家萬歷，己未進士，現任鳳陽督撫。幸遇國家大變，正我輩得意之秋。前日發書，約會史可法同迎福王。他回書中有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言。阮大鍼走去面商，他又閉門不納，看來是不肯行的了。但他現握着兵權，一倡此論，那九卿班裏如高弘圖，姜日廣，呂大器，張國維等，誰敢竟行？這迎立之事，便有幾分不妥了！沒奈何，又託阮大鍼約會四鎮武臣，及勳戚內侍。未知如何，好生焦燥！

大鍼

（急上）胸有已成之竹，山無難劈之柴。這是馬公書房，不免竟入。

士英（起迎）圓海回來了！大事如何？

大鍼 四鎮武臣，見了書函，欣然許諾，約

定四月念八，全備儀仗，齊赴江浦矣。

士英 妙！妙！那高黃二劉怎麼說來？（同

坐）

大鍼 他說受君恩爵封列侯，

鎮江淮千里借籌，

神京未收；

神京未收，

似我輩濫功糜餉，

建牙堪羞！

江浦迎鑾，

願領貔貅；

扶新主，

持節復誰，

臨大事，

敢夷猶？」——（推拍）

士英 此外還有何人肯去？

大鍼 還有魏國公徐馮基，司禮監韓贊周，

吏科給事李沾，監察御史李國昌。

士英 勳衛科道，都有個把，也就好了！他

們都怎麼說來？

大鍼 「他說馬中丞當先出頭，

衆公卿誰肯逗留？

職名早投；

賊名早投，

大家去上書陳表，

擁入臬州。

新主中興，

拜舞龍樓；

將今日勞苦功酬，

遷舊秩，

壯新猷。」——（前腔）

士英 果然如此，妙的狠了！只是一件，我

是一個外吏；那幾個武臣勳衛，也算

不的部院卿僚。目下寫表，如何列名

？

大鍼 這有甚麼考證，取本縉紳便覽來，從

頭抄寫便了！

士英 雖如此說；萬一駕到，沒有百官迎接

，我們三五個官，如何引進朝去？

大鍼 我看滿朝諸公，那個是有定見的？乘

輿一到，這想遞職名者，還挨擠不上

哩！

士英 是！是！表已寫就，只空銜名；取本

縉紳便覽來，快快開列。

書辦 （取縉紳便覽上）西河沿洪家高頭便

覽在此。（下）

大鍼 待我抄起來。（斜頭遠視）表上字體

俱要細楷的；目昏難寫，這怎麼處？

（想狀）有了！（腰內取出眼鏡戴上

）吏部尚書臣高弘圖。（手顫）這手

又顫起來了。目下等着起身，一時寫

不出，急殺人也！

士英 還叫書辦寫去罷！

大鍼 這姓名裏面，都有去取；他如何寫得

？

士英 你指示明白，自然不錯了。——書辦

快來！（書辦上）（大鍼向書辦指點

一切，書辦下）

士英 自古道：中原逐鹿，捷足先得。我們

不可落他人之後，快整衣冠，收拾包

箱，今日務要出城。（長班收拾）

大鍼 請問老公祖，小弟怎生打扮？

士英 迎駕大典，比不的尋常私謁，俱要冠

帶纔是。

大鍼 小弟源是廢員，如何冠帶？

士英 正是！（想狀）沒奈何，你且權充個

費表官罷！只是屈尊些兒。

大鍼 說那裏話？大丈夫要立功建業，何所

不可？到那時，講剛方麼？

士英 妙！妙！纔是個軟圓老。

大鍼 （換差吏服）『拚餘生，

寒灰已休；

喜今朝，

滄海更流。

金鰲上鉤；

金鰲上鉤，

好似太公一釣，

享國千秋！

牛馬風塵，

暫屈何憂？

刀筆吏，

丞相根由；

人笑罵，

我不羞。』——（前腔）

書辦 表已列名，老爺過目。

大鍼 （看表）果然一些不差；就包裹好了

，裝入箱中。（書辦裝表入箱）（取

箱)下官只得背起來了。(書辦與長班爲大鍼背上箱)

士英 (看着笑)圓老這件功勞，却也不小哩！

大鍼 (正色)不要取笑；日後畫在凌煙閣上，倒有些神氣的。

馬夫 天色將晚，請老爺上馬。

士英 這迎駕大事，帶不得多人，只你兩個跟去罷！

大鍼 便是你們，後日都要議敘的。(俱上馬)

衆人 『趁斜陽，

南山雨收；

控青驄，

煙驛水郵。

金鞭急抽；

金鞭急抽，

早見是浦江雲氣，

楚尾吳頭；

應運英雄，

虎赴龍投，

恨不的，

雙翅颼颼；

銀燭下，

拜冕旒。』——(前腔)

叫左右早去尋下店房！

呵呀！我們做的何事。今日還想安歇

！快跑！快跑！（加鞭快跑）

士英 江雲山氣晚悠悠，

大鍼 馬走平川似水流；

士英 莫學防風隨後到，

大鍼 塗山明日會諸侯。

第十六齣

設朝

佈景 銀鑾殿，全般儀仗。

弘光 (同二太監上)『高皇舊宇，

看宮門殿閣，

重重高敞。

滿日飛騰新紫氣，

倚著鍾山千丈。

禮德重光，

民心瞻仰，

迎俺青天上，

雲消簾捲，

東南煙景雄壯。」——（念奴嬌）

一朶黃雲捧御床，醒來魂夢自徬徨；

中興不用親征戰，纔洗塵顏著袞裳。

寡人乃神宗皇帝之孫，福邸親王之子

；自幼封爲德昌郡王。去年賊陷河南

，父王殉國，寡人逃避江浦，九死餘

生；不料北京失守，先帝升遐，南京

臣民推俺爲監國之主。今乃甲申年五

月初一，早謁孝陵回宮，暫御偏殿，

看百官有何奏章。（史可法馬士英黃

衆臣

得功劉澤清上

再見冠裳富，重瞻殿閣高；金甌仍未

缺，玉燭又新調。我等文武百官，昨

日迎鑾江浦，今早陪蒞孝陵；雖投職

名，未稱朝賀。禮當恭上表文，請登

大寶。（前跪上表）：南京吏部尙書

臣高弘圖等，恭請陛下，早正大位；

改元聽政，以慰臣民之望，恭維陛下

呵！

「潛龍！」

福邸德王，

望揚揚，

貌似神宗，

嫡派天潢。

久著仁賢聲譽重，

中外推戴陶唐；

瞻仰。

牒出金枝，

系連花萼，

宜承大統諸宗長。

臣伏願登庸御宇，

早繼高皇。』——（本序）——（下拜）

弘光 寡人外藩衰宗，才德涼薄；俯順臣民之請，來守高帝之宮。君父含冤，大歸未報，有何顏面，忝然正位？今暫以藩王監國，仍稱崇禎十七年。一切政務，照常辦事。諸卿勿得諍請，以重寡人之罪。

『休強，

中原板蕩，

嘆王孫乞食江頭，

棲止榛莽！

回首塵沙何處去？

洛下名園花放，

盼望！

兵燹難消，

衆臣

松楸多恙。

鼎湖弓劍無人葬，

吾怎忍垂旒正冕，

受賀當陽？』——（前腔）

萬歲！萬萬歲！真仁君聖主之言，臣等敢不遵旨。但大讎不當遲報，中原不可久失，將相不宜緩設。謹具題本，伏候裁決。（上本）

『開朗，

中興氣象，

見迭呈瑞鶴祥雲，

王業重創。

不共天讎，

從此後，

嘗膽眠薪休忘；

參想。

收復中原，

調燮黃閣，

急須封拜卜忠亮；
還缺少百官庶士，

乞選才良。——（前腔）

覽卿題本，汲汲以報讎復國爲請，俱見忠悃。至於設立將相，寡人已有成議，衆卿聽著：

「職掌，

先設將相。

論麒麟畫閣功勞，

迎立爲上；

捧表江頭星夜去，

擁著乘輿儀仗，

尋訪。

加體黃袍，

嵩呼拜舞，

百忙難把鳳符護。

今日裏論功敘賞，

文武誰當？——（前腔）

衆卿且退。午退候旨。（同太監下）

（衆臣退班立着）

可法 若論迎立之功，今日大拜，自然讓馬

老先生了！

士英 下官風塵外吏，焉能越次而升？若論

國家用武之際，史老先生，現居本兵

，理當大拜。——（向得功澤清

）四鎮實有護駕之勞，加封公侯，只

在日下，

得功澤清 皆賴恩師提拔。

太監 （捧旨上）聖旨下：鳳陽督撫馬士英

倡議迎立，功居第一，卽陞補內閣大

學士，兼兵部尚書，入閣辦事。吏部

尚書高弘圖，禮部尚書姜日廣，兵部

尚書史可法，亦皆陞補大學士，各兼

本銜；高弘圖姜日廣入閣辦事，史可

法著督師江北。其餘部院大小官員，

現在者各加三級。缺員將迎駕人員，

論功遲補。又四鎮武臣，靖南伯黃得功，與平伯高傑，東平伯劉澤清，廣昌伯劉良佐，俱進封官爵，各歸汛地。

衆臣

（下跪謝恩）萬歲！萬萬歲！（起立）

可法

（向得功澤清）老夫現居本兵，每以不能克復中原爲恥。聖上命俺督師江北，正好戮力報效。今同列侯約定於五月初十日，齊集揚州，共商復讎之事。各須努力，勿得遲延！

得功澤清

是！

可法

老夫走馬到任去也！正是：重興東漢逢明主，收復中原任老臣。（別衆下）

（得功澤清欲下）

士英

將軍轉來！（拉手相語）聖上錄倭迎立之功，拜伯封侯。我等皆係勳舊大臣，比不得別個。此後內外消息，須要兩相照應；千秋富貴，可以常保矣。

得功澤清

蒙恩攜帶，得有今日，敢不尊諭

？（急下）

士英

（笑着）不料今日做了堂堂首相，好快活也！（欲下）（大鍼探頭私瞧）且住！立國之初，諸事未定，不要叫高姜二相，奪了俺的大權。且慢回家，竟自入閣辦事去了。（欲入內）

大鍼

（悄上作揖）恭喜老公祖，果然大拜了！

士英

（驚狀）你從那裏來？

大鍼

晚生在朝房藏着，打聽新聞來。

士英

此係禁地。今日立法之始，你青衣小帽，在此不便，請出去罷！

大鍼

晚生有要緊話說。（掬耳）老師相敍迎立之功，獲此大位；晚生費表前行，亦有微功，如何不見提起？

士英

方纔宣告：各部院缺員，許將迎駕之

人，敝功選補矣！

大鍼（喜狀）好！好！還求老師相薦拔。

士英你的事何待諄諄？（欲入內）

大鍼事不宜遲，晚生權當班役，跟進內閣

，看看機會何如？

士英學生初入內閣，未諳機務；你來幫一

幫，也不妨事。只要小心著。

大鍼曉得！（替士英携笈囊）

士英「舊黃扉，

新丞相，

喜一旦趾高氣揚，

廿四考中書模樣。

大鍼「莫忘辛勤老陪堂！」——（賽觀音）

士英殿閣京偏曉霧黃，

大鍼新參知政氣昂昂；

士英過江同是從龍彥，

大鍼也步金堦抱笈囊。

第十七齣 拒媒

佈景（一）書齋。（二）香君妝樓。

文驄「南朝領袖風流盡，

新立個妙齡君；

清江隔斷濁烟塵，

蘭署裏，

買香薰。」——（燕歸梁）

下官揚文驄，因敝迎駕之功，補了禮

部主事；盟兄阮大鍼，仍以光祿起用

；又有同鄉趙其杰，山仰等，亦皆補

官，同日命下，可稱一時之盛！目下

漕撫缺人，該推陸田仰，適纔送到聘

金三百，託俺尋一美妓，要帶往任所

：我想青樓色藝之精，無過香君，不

免替他去問。——長班走來！

長班胸中一部縉紳，脚下千條衙衙。——

老爺有何使喚？

文聰 你快請清客丁繼之、女客卞玉京，到我書房說話。

長班 稟老爺，小人是長班，只認的各位官府；那些串客表子，沒處尋覓。

文聰 聽我吩咐：

「鬧端陽，

正紛紜，

水閣含春，

便有那烏衣子弟伴紅裙，

難道是織女牽牛天漢津？」

長班 就在那秦淮河旁麼？小人曉得了！

文聰 (指着) 「你望着棗花簾影杏紗紋，

那壁廂款問慇懃。」——(漁燈)

繼之 公憲燕筑院裏常留老白相，朝中新聘

大陪堂。

繼之 來此是楊老爺私宅，待我叫門。——

位下那裏？

長班 衆位何來？

繼之 老漢是丁繼之，同這沈張兩般友，求

見楊老爺，煩位下通報一聲。

長班 (喜狀) 正要請，來的湊巧，待我

通報。(欲入)

玉京白門 紫燕來何早？黃鶯到已遲。

白門 三位略等一等，同進去罷！

繼之 原來你姊妹們

燕筑 你們來此幹干？

妾娘 大家是一樣病根。你們怕做師父，我

們怕做徒弟的。(俱入)

文聰 (喜狀) 如何來的恰好？

衆人 無事不敢逕造，今日特來懇恩，容拜

見！(俱拜)

文聰 (起立) 請坐！有何見教！

繼之 新補光祿阮老爺，是楊老爺至交麼？

文聰 正是！

繼之 聞得新主登極，阮老爺獻了四種傳奇

，聖心大悅，把燕子箋抄發總綱，要

文驄 果然有此盛舉。

燕筑 不瞞老爺說，我們兩片唇，養著八張

嘴。這一入內庭，豈不滅門絕戶了一家兒？

妥娘 我們是八張嘴，靠著兩片皮哩！

文驄 (笑着) 不必著忙。當差承應，自有一班教坊男女。你都算名士數裏的，

誰好拿你？

衆人 只求老爺護庇則個。

文驄 明日開列姓名，送與阮圓海，叫他一

概免拿便了。

衆人 多謝老爺！

『看一片秣陵春，

烟水滄魂；

借著些笙歌譜，醉斜曛。』

若把俺盡數送入呵！

『從此後江潮暮雨掩柴門，

再休想白舫青簾載酒樽。』

老爺果肯見懷，

這功德不小！

『保秦淮水軟山溫。』

文驄 下官也有一事借重，

繼之 老爺有何見教？

文驄 舍親田仰，不日就陞漕撫。適纔送到

聘金三百，託俺尋一小寵。

妥娘 讓我去罷！

燕筑 你去不得。你去了，這院中便散了板

兒了！

妥娘 怎便散了板兒？

燕筑 沒人和我打釘了！

妥娘 醉！

繼之 老爺意中，可有一個人兒麼？

文驄 人是有一個在這裏，只要你去作伐。

玉京 是那個？

文驄 便是李家的香君。

繼之（搖頭）這使不得！

文驄 如何使不得。

繼之 他是侯公子梳櫳過的。

「現有個秦樓上吹簫舊人，

何處去覓封侯？

柳老三春，

留著他燕子樓中畫閉門，

怎教學改嫁的卓文君？」——（錦魚燈）

文驄 侯公子一時高興；如今避禍遠去，那

裏還想著香君哩？但去無妨。

玉京 香君自侯郎去後，立志守節，不肯下

樓，豈有嫁人之理？去也無益。

「似一隻雁失羣，

單宿水，

獨叫雲，

每夜裏月明樓上度黃昏；

洗粉黛，

拋扇裙，

吹罷笛管歇喉唇；

竟是長齋繡佛女尼身，

怕落了風塵！」——（錦上花）

文驄 雖如此說；但有強如侯郎的，自然肯

嫁。

繼之 香君之母，是老爺相知，面講更好！

文驄 你是知道的。侯郎梳櫳香君，原是下

官作伐；今日親面，如何講說？還煩

二位走走，自有重謝。

公憲燕筑 這等，我們也去走走！

白門妥娘 皮肉行裏經紀，只許你們做麼？

俺也同去。

文驄 不必爭鬧，待他二位說不來時，你們

再去。

衆人 是！是！辭過老爺罷！

文驄 也不遠送了。——狎客滿堂消我悶，

嫁衣終日爲人忙。（下）

繼之玉京 楊老爺免了你們差事，莫大的恩

典哩！

燕筑公憲 正是！

繼之 你四位先回；俺要到香老那邊，替楊

老爺說事去了！

妥娘 賺了錢不可偏背，大家分纔好。（衆

譚下）

繼之 （與玉京同行）記得候公子梳櫳香君

，也是我們幫襯來。

「想當初，

華筵盛陳，

配才子佳人；

排列著花林粉陣，

逐趁著箏聲笛韻。」

如今又去幫襯別家，好不赧顏！

「似郵亭馬嘶，

迎官送賓。」

玉京 我們不去如何？

繼之 俺若不去呵！

「又怕他，

新錚錚春宮匣印，

硬選入秋宮院門。」

玉京 這等，如之奈何？

繼之 俺自有個兩全之法。

「到那邊款語商量，

柔情索問；

做一個閒蜂蝶，

花裏混。」——（錦中拍）

繼之玉京 來此已是，不免竟進。——貞娘

出來！

香君 空樓寂寂含愁坐，長日懣懣帶病眠。

——樓下那個？

玉京 丁相公來了！

香君 （下望）原來是卞姨娘同丁大爺光降

；請上樓來！

繼之玉京 （上樓相見）令堂怎的不見？

香君 往盒子會裏去了。（讓坐）請坐獻茶

。(同坐)

玉京 香君閒坐樓窗，和那個頑耍？

香君 姨娘不知。

「俺獨自守空樓，

望殘春，

白頭吟罷淚沾巾！」

玉京 何不招一新婿？

香君 奴家已嫁侯郎，豈有改志？

繼之 我們曉你苦心。今日禮部楊老爺，說

有一大老田仰，肯輸三百金，娶你作

妾，託俺來問一聲，

香君 「這題目錯認！

這題目錯認！

可知定情詩紅絲牽緊，

抵過他萬兩雪花銀！」

玉京 這事憑你裁酌；你既不肯，另問別家。

香君 「賣笑哂，

有勾欄豔品；

奴是薄福人，

不願入朱門！」——（錦後拍）

玉京 既如此說，回他便了！

繼之 令堂回家，不要見錢眼開；

香君 媽媽疼奴，亦不肯相強的。

繼之 如此甚好，可敬！可敬！（起身）別

過了！

公憲燕筑白門妥娘（急上）兩處紅絲千里

繫，一條黑路六人忙。

燕筑 快去！快去！他二人說成，便偏背我

們了！

妥娘 我就不依他；饒他吃到口裏，還倒出

臟來。（進門上樓）

燕筑 香君恭喜了！

香君 喜從何來？

白門 雙雙媒人來你家，還不喜哩？

香君 敢也說田仰的事麼？

燕筑 便是！

香君 方纔奴家拒絕了。

公憲 楊老爺的好意，如何拒得？

他爲你生小綠珠花月身，

尋一個金谷綺羅墓石李倫。

香君 奴家不圖富貴，這話休和我講。

繼之 玉京 我二人在此勸了半日，他決不肯

嫁人的。

白門 他不嫁人，明日拿去學戲，要見個男

子的面，也不能勾哩！

一歌殘曲罷鎖長門，

臥甃氈夜夜傷神！

香君 奴便終身守寡，有何難哉？只不嫁人

。

妥娘 難道三百兩花銀，買不去你這黃毛丫

頭麼？

香君 你愛銀子，你便嫁他，不要管人家閒

事。

妥娘 (發怒) 好丫頭！搶白起姨娘來了！

我就死在你家。(撒潑)

『小私窠賤根！

小私窠賤根！

掉巧舌，

訕謗尊親。』

繼之 (發威) 好大膽奴才！楊老爺新做了

禮部，連你們官兒都管著的，明日拿

去，採弔你指頭。

『管烟花要津，

管烟花要津，

觸惱他風狂雨迅，

准備著桃傷柳損。』

香君 儘你嚇唬，奴的主意已定了！

看他小小年紀，倒有志氣！

嚇唬不動，走罷！走罷！

妥娘 我這裏撒潑，沒個人來拉拉，氣死我

也！他不嫁人，我扭也扭他下樓。

硬推來門外雙輪，
硬推來開外雙輪，

兜折寶釧，
扭斷湘裙。」

繼之 自古有錢難買不賣貨；撒了賴，當不
的，大家散罷！

公憲白門 我兩個原要不來吃虧，老燕老安
強拉到此，惹了這場沒趣。走走！走！

「快出門！

掩羞面，

氣忍聲吞！」

燕筑安娘 我們也走罷！

「乾發虛，

沒鈔分。

遺臊撒糞！」——（北馬王耶帶上小樓）

公憲燕筑白門安娘譚下）

繼之玉京 香君放心，我們回絕楊老爺，再
不來纏你便了！

香君 （下拜）這等，多謝二位。（作別）

繼之 蜂媒蝶使亂紛紛，

香君 闌入紅窗攪夢魂；

玉京 一點芳心採不去，

香君 朝朝樓上伴夫君。

第十八齣 爭位

佈景 （一）客廳。（二）暖閣。

方域 無論輸贏似弈棋，書空浩歎欲何爲？

長江不限天南北，擊節中流看誓師。

小生候方域，前日替史公修書，一時

激烈，有三大罪，五不可立之之議；

不料福王今已登極，馬士英竟入閣辦

事，把那些迎駕之臣，皆錄功補用。

史公雖亦入閣，又令督師江北，這分

明有外之意了！史公却全不介意，

反以操兵勦賊爲喜。如此忠肝義膽，

人所難能也！現在開府揚州，命俺參

其軍事。約定今日齊集四鎮，共商防河之計，不免上前一問。——管家那裏？

書僮

侯爺來了！——待我通報。（入請可法上）

可法

『持節江臯，龍驤虎嘯；

憂國事，

不顧殘軀，

雙鬢蒼白了！』——（北點絳脣）

世兄！可知今日四鎮齊集，共商大事，不日整師誓旅，雪君父之讎？

方域

如此甚妙！只有一件：高傑鎮守揚州，兵驕將傲；那黃劉三鎮，每發不平

恨。今日相見，大費調停。萬一兄弟

不和，豈不益敵人之利乎？

可法

所說極是；今日相見，俺自有一番勸慰之言。

書僮

（上報）轅門傳鼓，說四鎮到齊，伺候參謁？（方域下，可法出閣）

高傑

得功澤清良佐（俱介胃上）只恨燕京無樂毅，誰知江左有夷吾？——四鎮

小將叩謁閣部大元帥。（下拜）

可法

（拱手立着）列侯請起！

可法

（俱排立着）聽候元帥將令。

可法

本帥以閣部督師，君命隆重，大小將士，俱在指揮之下。

可法

是！

可法

四鎮乃堂堂列侯，不比尋常武弁。屈尊侍坐，共議軍情。

可法

豈敢！

本帥命坐，便如軍令一般，不可推辭。是！告坐了！（得功怒視高傑）

『淮南險要，江河保障勢滔滔；一帶奇雲結陣，

滿目細柳垂條。

鐵馬嘶風先突塞，

犀軍放弩早驚潮，

說甚麼徐常潘鄆，

比得上絳灌蕭曹？

同心共把乾坤造；

看古來功臣開丹青圖畫，

似今日列侯會劍佩弓刀。——（混江龍）

得功 元帥在上，小將本不該爭論。（指着

）這高傑乃投誠草寇，有何戰功？今

日公然坐俺三鎮之上。

高傑 我投詳最早，年齒又尊，豈肯居爾等

之下？

澤清 此處是你汛地，我們都是客兵。連一

個賓主之禮不曉得，還要統兵？

良佐 他在揚州，享受繁華，尊大慣了。今

日也該讓咱們來享享。

高傑 你們敢來，我就奉讓。

得功 那個是不敢來的？兩位劉兄，同我出

去，即刻見個強弱。（怒下）

可法 （向高傑）他講得有理；你還該謙遜

纔是！

高傑 小將甯死，不在他們之下。

可法 你這就大錯了！

『四鎮堂堂氣象豪。

倚仗著恢復北朝。

看挨肩雁序；

恰似好同胞；

爲甚的，

爭坐位失了同心好？

鬪齒牙變了謙恭貌？

一個眼睜睜同室操戈盾，

一個怒冲冲平地起波濤；

沒見陣上逞威風，

早已窩裏互爭鬧。

笑中興封了一夥（指着）小兒曹！」

——（油葫蘆）

不料四鎮英雄，可笑如此！老夫一天高興，却早灰冷一半也！沒奈何，且出張告示，曉諭三鎮，叫他各回汛地，聽候調遣。你既駐紮本境，就在本帥麾下，做個先鋒。各有執掌，他們也不敢來爭鬧了！

高傑 多謝元帥！

可法 待老夫寫起告示來傳令。（下）（高

傑聞外喊聲不敢出）

得功澤清良佐（持刀上）高傑快快出來！

高傑 你青天白日，持刀呐喊，竟是反了！

得功 我們爲甚麼反？只要殺你這個無禮賊

子。

高傑 你們敢在帥府門前，如此放肆，難道

不是無禮賊子麼？（得功澤清良佐，趕殺高傑。）

高傑（逃入帥府）閣部大老爺救命呀！黃

劉三賊，殺入帥府來了！

可法（驚立）「俺只道塞馬南來把戰挑，

殺聲漸高；

却是咱兵吵。

這時協方同籬還愁少，

着當的鬪牆鼓譟，

起了離間根苗？

這纔是將難調，

北賊難討！」——（天下樂）

快請侯相公出來。

（向內）侯爺有請。

（急上）晚生已聽的明白了！

借重高才，傳俺帥令，安撫亂軍。

如何安撫？

可法 老夫有告示一紙，快去曉諭他們便了

！

方域 遵命！（接告示出見）列位請了！小

弟乃本府參謀，奉閣部大元帥之命，

曉諭二鎮知悉。恭逢新主中興，闖賊未討，正我輩枕戈待旦，立功報効之時。不宜懷挾小忿，致亂大謀。俟收復中原，太平賜宴，論功敘坐，自有朝儀。目下軍容匆遽，凡事權宜，皆當相諒，無失舊好！與平侯高，原鎮揚通，令即留在本帥標下，委作先鋒；靖南侯黃，仍回鳳泗，靜聽調遣，勿得抗違。軍法凜然，本帥不能容情也！特諭！

得功 我們只要殺無禮賊子，怎敢犯元帥軍法？

方域 目今轅門截殺，這就是軍法不容的了！

澤清 既是這等，不要驚著元帥，大家且散。

良佐 明日殺到高傑家裏去罷！正是國仇猶可恕，私恨最難消！（下）

方域（回令）。三鎮聞令，暫且散去，明日還要廝殺哩！

可法 這却怎處？（指高傑）

『高將軍！你橫將讎讐招；

爲甚的不謙恭，

妄自驕，

坐了個首席鄉三老，

惹動他諸侯五路刀？

憑儀秦一番舌戰功，

也不過息兵半晌饒！

費調停，

乾焦燒；

難消釋，

空懊惱。

這情形何待瞧，

那事業全去了！——（後庭花）

高傑 元帥不必著急，明日和他見個輸贏。

把三鎮人馬，併俺一處，隨著元帥恢復中原，却亦不難也！

可法

你說的是那裏話？現今流寇北敗，渡黃河的亂兵，許定國不能阻當，連夜告急，正要與四鎮商議，發兵防河。今日一動爭端，債俺大事，豈不可憂？

高傑

他三鎮也不爲別的，只因揚州繁華，要求奪取，俺怎肯讓他？

可法

這話益發可笑了！
「領著一枝兵，

和他三家傲，

似壘卯泰山壓倒。

你占住繁華廿四橋，

竹西明月夜吹簫；

你也想墮堤柳下安營巢，

不教你蕃釐觀，

獨誇瓊花少。

誰不羨揚州鶴背飄，

妬殺你腰纏十萬好，

怕明日殺聲咽斷廣陵濤！——（煞尾）

罷！罷！罷！老夫已拚一死，更無他

法，候兄長才，這索憑你籌畫了！（

下）

方域 且看局勢，再做商量。（下）

高傑

俺高傑也是一條好漢，難道坐著待斃不成？明早黃金壩上。點齊人馬，排

下陣勢。等他來時，迎敵便了！正是

，

龍爭虎鬥逞英豪，

盃酒筵邊動劍刀，

劉項何須成敗論，

將軍頭斷不降曹。

第十九齣

和戰

佈景

一片操場，旁有高台，四邊楊柳

得功

（同）佐澤清武裝上）兄弟們俱要小心著。聞得高傑點齊人馬，在黃金壩上，伺候迎敵。我們分作三隊，依次而進。

良佐

我帶的人馬頗少，讓我挑戰；兩兄迎敵便了。

得功

我的田雄不會來。我作第二隊，總叫河洲哥哥壓哨罷！

澤清

就是如此，大家殺向前去。

高傑

（武裝上）大小三軍，排開陣勢，伺候迎敵。

探卒

報！報！報！三家賊兵，搖旗吶喊，將次到營了！

良佐

（持大刀）老高！快快出馬！今日和你爭個誰大誰小呵！

高傑

（持鎗上）你花馬劉是咱家小兄弟！

——那個出馬？（廝殺）三軍齊出，與我擒此個劉賊！（良佐下）

得功

（持雙鞭上，向高傑）老爺的本領，你是曉得的。快快磕頭，饒你性命。我高老爺不稀罕你這活頭，要取你那一條狗命。（廝殺，高兵助戰）

得功

從來將對將，兵對兵。如兵將要混戰，到底是個無禮。賊子！今日且輸與你一陣。（下）

澤清

（持雙刀領衆上）高傑，你不要逞強，我和你大家帶着些人馬哩！咱就混戰一場，有何不可？你曉得翻天鶴子不怕人的，憑你豎戰也可，橫戰也可。殺！殺！殺！（混戰）

方城

（持令箭立台上鳴金，衆停戰）閣部大元帥有令，四鎮作反，皆督師之過。先到帥府殺了主帥，次到南京，搶了宮闕。不必在此混戰，傷害平民。我們並不會作反。只因高傑無禮，混亂坐次。我們爭個明白。日後好參謁

澤清

元帥。

高傑 我高傑乃本標先鋒，怎敢作反？他們領兵來殺，只得迎敵。

方域 不奉軍令，妄行廝殺，都是反賊；明日奏聞朝廷，你們自有分辯罷！

澤清 朝廷是我們迎立，元帥是朝廷着來的。我們違了軍令，便是叛了朝廷，如何使得？情願束身待罪，只求元帥饒恕。

方域 高將軍，你如何說。

高傑 我高傑是元帥人馬，犯了軍法，只聽元帥分處。

方域 既如此說，速傳黃劉二鎮，同赴轅門，央求元帥。

澤清 二鎮敗走，各回汛地去了！

方域 你淮揚兩鎮，唇齒之邦，又無宿嫌，爲何聽人指使？快快前去，候元帥發落。（下台與澤清及得功同行）已到

轅門了；兩位將軍在外等候，待俺傳進去，（進後復出）元帥有令，四鎮擅相爭奪，皆當軍法從事；但高將軍不知禮體，挑嫌起釁，罪有所歸，着與三鎮服禮。俟解和之日，再行處分。

『勸將軍自思，

勸將軍自思，

禍來難救，

負荆早向門叩。』

高傑 我高傑乃元帥標下先鋒。元帥不加護庇，倒叫與三鎮服禮，可不羞死人也！罷！罷！罷！看來元帥也不能用俺了！不免領兵渡江，另作事業去。

『這屈辱怎當？

這屈辱怎當？

渡過大江頭，

事業掀天做。』

澤清

三軍快來，隨俺前去！（同衆兵下）
呀！呀！呀！高傑竟要過江了。想江南有他的黨與，不日要領來與俺廝殺；俺也早去約黃劉二鎮，各帶人馬，到此迎敵。

『笑力窮遠走』

笑力窮遠走，

長江洗羞，

防他重來作寇。』——（下）

方域

（呆立）不料局勢如此，叫俺怎生救救？（發恨）

『恨山河半傾！』

恨山河半傾，

怎能重構？

人心瓦解忘恩。』——（南望）

那高傑竟是反了！

『看揚揚渡江，』

看揚揚渡江，

旗幟亂中流，

逢入南徐口。』——（北望）

那劉澤清也急忙北去，要約會三鎮人馬，同來迎敵。

『這烟塵徧有，』

這烟塵徧有，

好叫俺元帥搔頭，

參謀搓手！』——（香柳娘）（行着）

且去回覆關部，再作計較。正是：

堂堂閣府轄通侯，

江北淮南數上游；

只恐樓船與鐵馬，

一時都羨好揚州。

第二十齣

移防

佈景 轅門，帥府。

高傑 『策馬欲何之？』

策馬欲何之？

報卒

江鎮堅城，
努射雄師。

且收兵，

且收兵，

占住揚州市。」——（錦上花）

俺高傑傾兵渡江，要搶蘇杭，不料巡撫鄭煊，操舟架炮，堵住江口。沒奈何，又回揚州。但不知黃劉二鎮，此時何往？

報上將軍，黃劉二鎮會齊人馬，南來迎戰，前哨已到高郵了。

啊呀！不好了。南下不得，北上又不能，好叫俺進退兩難！罷！罷！罷！還到史關部轅門，央他的老體面，替俺解救罷！

「速去乞恩慈，

速去乞恩慈，

不忝羞顏，

答拜何辭？

這纔是，

這纔是，

自作孽，

天教死！」——（前腔）（下）

可法

「局已變，

勢難支，

躊躇中夜少眠時！」——（前腔）

可法

「自嘆經綸空滿紙！」——（前腔）

世兄！你看高傑不辭而去，三鎮又不遵軍令，俺本標人馬，爲數無幾，怎能守得住江南？眼看大事已去，奈何！

方域

聞得巡撫鄭煊堵住江口，高傑不能南上，又回揚州來了！

可法

那三鎮如何？

三鎮知他退回，會齊人馬，又來迎敵前哨已到高郵了。

可法 (愁狀) 目前局勢更難處矣！

『三百年事，

是何人掀翻到此？

隻身兒怎障青天？

却來兵總仗虛詞！

方域可法 『烟塵滿野橫屍，

只倚揚州兵一枝！』——(玉抱肚)(中

軍傳鼓)

可法 門外擊鼓，有何軍情？

中軍 將軍高傑，領兵到轅，求見元帥。

可法 他果然來了！傳他進來，看他有何話

說？

高傑 小將高傑，擅離汛地，罪該萬死；求

元帥開恩恕。！

可法 你原是一介亂民，朝廷許你投誠，加

封侯爵，不曾薄待於你。為何一言不

合，竟自反去？及至渡江不得，又投

轅門。忽而作反，忽而投誠。把個作

反投誠當做兒戲，豈不可恨！大該軍

法從事，姑念你悔罪之速，暫且饒恕

；(高傑叩頭起立)你還有何說？

高傑 (又跪)前日擅離汛地，只為不肯服

禮。今三鎮知俺回來，又要交戰。小

將雖雄，獨力怎支？還望元帥解救。

(向方域)侯先生替俺美言一句。

方域 你不肯服禮，叫元帥如何處斷？

可法 正是！事到今日，本帥也不能偏護了

！

『爭論坐次，

動干戈不知進止；

他三家鼎足稱雄，

你孤軍危命如絲。

方域可法 『烟塵滿野橫屍，只倚揚州兵

一枝。』——(前腔)

高傑 元帥不肯解救，小將軍可碎首轅門，

斷不拜他下風。

方城 你那黃金壩上威風，那裏去了？

高傑 那時他沒帶人馬，俺用全軍混戰，因而取勝。今日三家捲土齊來，小將不得不臨事而懼矣！

方城 小生到有個妙計，只怕你不肯依從。

高傑 除了服禮，都依！都依！

方城 目今流賊南下，將渡黃河，許定國不能阻當，連夜告急。元帥正要發兵防河。你何不奉命前往，坐鎮開洛，既解目前之圍，又立將來之功。他三鎮知你遠去，也不能與無名之師了！將軍以爲何如？

高傑 (低頭尋思) 待我商量。(台後殺聲大起)

可法 城外殺聲震天，是何處兵馬？

中軍 黃劉三鎮，領兵到城，要與高將軍廝殺哩！

高傑 (懼狀) 這怎麼處？只得聽元帥調遣

了。

可法 既然肯去，速傳軍令，曉諭三鎮。(拔令箭擲地，中軍拾令箭) 高傑無禮，本當軍法從事；但時值用人之際，又念迎駕之功，暫且饒恕，罰往開洛防河，將功贖罪，今日已離揚州。三鎮各釋小嫌，共圖大事，速速回汛，聽候調遣。(中軍下)

可法 (指高傑) 高將軍！高將軍！只怕你的性氣，到處不能相安哩！

「黃河難恃，

勸將軍謀終慮始。」

那許定國不是個安靜的。

須提防酒前茶後；

軟刀鎗怎鬪雌雄？

方城可法 烟塵滿眼野橫屍，只倚揚州兵一枝。——(前腔)

可法 (向方城) 防河一事，乃國家要著。

我看高將軍勇多謀少；倘有疏虞，罪坐老夫。仔細想來，河南原是貴鄉，吾兄日圖歸計，路阻難行，何不隨營前往？既遂還鄉之願，又好監軍防河，且爲桑梓造福。豈非一舉而三得乎？

多謝美意。就此辭過元帥，收拾行裝，即刻起程便了！

高傑 一同告辭罷！（拜別）

可法 （向方域）參謀此去，便如老夫親身

防河一般。只恐局勢叵測，須要十分

小心，老夫專聽好音也！正是人事無

常爭勝負，天心有定管興亡。（下）

高傑 侯先生，你聽殺聲未息，只怕他們前

面截殺。

方域 無妨也！他們知你移防，怨毒已消，

自然散去的。況且三鎮之兵，俱走東

路。我們點齊人馬，直出北門，從天

長六合，竟奔河南，有何阻當？

就此起程。

高傑 『鄉園繫思，

久斷平安字，

烏棲一枝，

鬱鬱難居此！

結伴還鄉，

白雲如駛，

遂了三年歸志！

高傑 『統著全師，

烟城柳驛行參差，

莫逞舊雄恣！

函關偷度時，

方域高傑 『揚州倒指，

看不見平山蕭寺！』——（朝元令）

高傑 落日林梢照大旗，

方域 從今北去慰鄉思；

高傑 黃河曲裏防秋將，

方域 好似英雄末路時！

插一齣 閒話

佈景 荳棚鄉景，村店一座。

瑤星 (白巾麻衣，背包裹急上) 戎馬消何日

？乾坤剩此身；白頭江上客，紅淚自

沾巾！(立着大哭)

田叔 (背行李上) 日淡村烟起，江寒雨氣

來。

益所 (背行李上) 年年經過路，離亂使人

猜！

田叔 (見益所) 請了！我們都是上南京的

。天色將晚，快些趨行！

益所 正是兵荒馬亂，江路難行，大家作伴

纔好。(指張薇) 那個老者，爲何立

住了脚，只顧啼哭？

田叔 (上前問) 老兄想是走錯了路，失迷

什麼親人了？

瑤星

(搖手) 不是！不是！俺是從北京下來的。行要河南，遇著高傑兵馬，受了無限驚恐，剛得逃生，渡過江來，看見滿路都是逃生奔命之人，不覺傷心，慟哭幾聲！(掩淚)

田叔

原來如此，可憐！可歎！

益所

既是北京下來的，俺正要問問近日的消息。何不同宿村店，大家談談？

瑤星

甚妙！我老腿無力，也要早歇哩！

田叔

(指着) 這座村店，稍有牆壁，就此同宿了罷！——請進！(同入)

瑤星

(仰着頭看) 好一架荳棚！

田叔

大家放下行李，便坐這荳棚之下，促膝閒話也好。(放下行李坐着)

店主

村店新泥壁 田家老瓦盆。——衆位客官，還用晚飯麼？

衆人

不消了！

田叔

煩你買壺酒來，削瓜剩豆。——我與

二位解困乏罷！

瑤星 怎好取擾？

益所 (向張薇) 四海兄弟，却也無妨。待

用完此酒，借兩個再回敬他。(店主

取酒菜來，三人對飲。)

瑤星 方纔都是路遇，不曾請教尊姓大號。

要到南京，有何貴幹？

田叔 在下姓藍，名瑛，字田叔，是西湖畫

士，特到南京訪友的。

益所 在下是蔡益所，世代南京書客，纔從

江浦索債回來的。老兄是從北京下來的。

敢問高姓大名？有甚急事，這等

狼狽？

瑤星 不瞞二位說，下官姓張，名薇，原是

錦衣衛堂官。

益所 (驚狀) 原來是位老爺，失敬了！

田叔 爲何南來？

瑤星 三月九日，流氓攻破北京，崇禎先帝

縊死煤山，周皇后也殉難自盡。下官

走下城頭，領了些本官校尉，尋著屍

骸，抬至東華門外，買棺收殮，獨自

一個戴孝守靈。

田叔 那舊日的文武百官，那裏去了？

瑤星 例會看見一人！那時闖賊搜查朝官，

逼索兵餉，將我監禁夾打。我把家財

盡數與他，纔放我守靈戴孝。別個官

兒走的走，藏的藏，或被殺，或下獄

，或一身殉難，或闔門死節。

田叔 有這樣忠臣，可敬！可敬！

瑤星 還有進朝稱賀，做闖賊僞官的哩！

益所 有這樣狗彘，該殺！該殺！(掩淚)

可憐皇帝皇后，兩位梓宮，丟在路傍

，竟無人瞅睬！(田叔也掩淚)

瑤星 直到四月初三日，禮部奉了僞旨，將

梓宮抬送皇陵。我執旛送殯，走到昌

平州，虧了一個趨吏目，糾合義民，

捐錢三百串，掘開田皇妃舊墳，安葬當中；下官就看守陵旁，早晚上香。

誰想五月初旬，大兵進關，殺退流賊，安了百姓，替明朝報了大仇，特差工部，查寶泉局內鑄的崇禎遺錢，發買工料，從新修造享殿碑亭，門牆橋道，與十二陵一般規模，真是亘古希有的事！下官也沒等完工，親手題了神牌，寫了墓碑，連夜報與南京臣民知道，所以這般狼狽！

田叔 難得！難得！若非老先生在京，崇禎先帝竟無守陵之人！

益所 但不知太子二王，今在何處？

瑤星 定永南王，並無消息。聞太子在海南，恐亦被亂兵所害矣！（掩淚）

田叔 聞得北京發書一封，與關部史可法，責備亡國將相，不去奔喪哭主，又不請兵報仇。史公答了回書，特著左懋

第披麻扶杖，前去哭靈。老先生可曉得麼？

瑤星 下官半路相遇，還執手慟哭了一場的。

。（風雷雨交作）

店主 （撐燈急上）大雨來了！快去進房罷！

！（衆人起身，以袖遮頭入房）好雨！

！好雨！

天色已晚，下官該行香了！

益所 替那個行香？

瑤星 大行皇帝未滿週年，下官現穿孝服，

每早每晚，要行香哭拜的。（取出香

爐設几拈香北跪哭拜）大行皇帝呀！

大行皇帝呀！今日七月十五日，孤臣

張薇叩頭上香了！（放聲大哭）

田叔 （向益所）過來！過來！我兩個草莽

之臣，也該隨拜舉哀的。（跪下陪哭

，哭畢同起）老先生遠路疲倦，早早

安歇了罷！

瑤星 正是，各人自便了！（解行李臥着）
田叔 窗外風雨，益發不住了，明早如何登程？

瑤星 老天的陰晴，人也料他不定！

益所 請問老爺，方纔說的那些殉節文武，都有姓名麼？

瑤星 問他怎的？

益所 我小鋪中要編成唱本，傳示四方叫萬人景仰他哩！

瑤星 好！好！下官寫有手摺，明日取出奉

送罷！

益所 多謝。

田叔 那些投順圖賊不忠不義的姓名，也該流傳，叫人唾罵。

瑤星 都有抄本，一總奉上。

益所 更妙！（俱睡）（衆鬼跳叫上）

瑤星 （隔窗看）怕人！怕人！都是些沒頭折足，陣亡厲鬼，爲何到此？衆鬼下

。睡着；又聞細樂警蹕聲，起聽）窗外又有人馬鼓樂聲，待我開門看來。

（見帝后乘輿經過，跪着）萬歲！萬歲！萬歲！萬萬歲！孤臣張微恭迎聖駕。（帝后下。起呼）皇帝皇后何處巡遊？

我孤臣張微不能隨駕了！（拜哭）

田叔益所 天已發亮，老爺怎的又哭起來？想是該上早香了！

瑤星 （掩淚）奇事！奇事！方纔睡去，聽得許多號呼之聲；隔窗張看，都是些陣亡厲鬼。

是了！昨夜中元赦罪之期，想是赴盂蘭會的。

瑤星 這個也沒相干，還有奇事哩！

益所 還有怎麼奇事？

瑤星 後來又聽的人馬鼓吹之聲，我便開門出看，明明見崇禎先帝同著周皇后，乘輿東行。引的文武官員，都是殉難

忠臣。前面奏著細樂，排儀仗，像個要昇天的光景。我俯伏路旁，送駕過去，不覺失聲大哭起來。

田叔 并有這等異事！先皇帝先皇后，自然是超昇天界的。也還是張老爺一片至誠所感，故此特特顯聖。

瑤星 下官今日發一願心，要到明年七月十五日，在南京勝境，募建水陸道場，修齋追薦，並超度一切冤魂。二位也肯隨喜麼？

益所 老爺果能做此好事，俺們情願搭醮。好人！好人！到南京，或買書，或求書，不時要相會的。

益所 正是！

田叔 大家收拾行李，前路作別罷！（各背行李下）

雨洗山籠暈，江行趁曉涼；
鳥啼荒塚樹，鶴落廢宮牆。

帝子魂何弱！將軍氣不揚；
中原垂老別，慟哭過沙場。

桃花扇

第二十一齣 媚坐

扇 花 桃

佈景 梅花書屋，屋外滿飾梅花。

贊禮 『雨洗秋街不動塵，

青山紅樹滿城新；

誰家剩有閒金粉，

撒與歌樓照鏡人？』——（天下樂）

老客無所戀，名園盃自勸；朝朝賀太

平，看演桃花扇。

老相公又往太平園看演桃花扇麼？

正是！

昨日看完上本，演的如何？

演的快意，演的傷心。無端笑哈哈，

不覺淚紛紛。司馬遷作史筆，東方朔

上場人。只怕世事含糊八九件，人情

遮蓋兩三分！（行着）

『流光箭緊，

正柳林蟬噪，

荷沼香噴；

輕衫涼笠，

行到水邊人困。

西窗乍驚連夜雨，

北里重消一枕魂。

梧桐院，

砧杵村，

青苔蟲語不堪聞；

閒攜杖，

慢出門，

宮槐滿路葉紛紛！』——（甘州感）

『雞皮瘦損，

看他經霜雪，

絲鬢如銀；

傷秋扶病，

偏帶旅愁客悶。

歡場那知還剩我？

老境翻嫌多此身。

兒孫累，

名利奔，

一般流水付浮雲；

諸侯怒，

丞相噴，

無情衰草對斜曛。

『望春不見春，

想漢宮圖畫，

風飄灰燼；

棋枰客散，

黑白勝負難分。

南朝古寺王謝墳，

江上殘山花柳陣。

人不見，

烟已昏，

擊筑彈缺與誰論？

黃塵變，

江濤滾，

一篇詩話易沉淪。』——（前腔）

『難尋吳宮舊舞茵！

問開元遺事，

白頭人盡；

雲亭詞客，

擱筆幾度酸辛。

聲傳皓齒曲未終，

淚滴紅盤蠟已燼。

袍笏樣，

黑粉風，

一番妝點一番新

文章假，

功業諱，
逢場只合酒沾唇！——（前腔）

『老不差，

偏風雅輪將，

柱杖撥紅稽，

那管他扇底桃花解笑人？』——（餘文）

當年真是戲，今日戲如真；兩度旁觀者，天留冷眼人。那馬士英又早登場，列位請看。（拱手下）

士英（長班從上）『調和鼎鼐費心機

別戶分門惠濟威；

鑽火燃寒灰，

這變理陰陽非細。』——（菊花）

下官馬士英，官居首輔，權握中樞。

天子無爲，從他閉目拱手；相公養體

，儘咱吐氣揚眉。那朱紫半朝，只不

過呼朋引黨；這經綸滿腹，無非報怨

施恩。人都說養馬成羣，滾塵不定。

怎知立君由我；殺人何妨！（笑着）這

幾日太平無事，又且早放紅梅。設席

萬玉園中，會些親戚故舊。但看他趨

奉之多，越顯俺尊榮之至。人生行樂

耳，須富貴此時。——長班，今日下

的是那幾位請帖？

長班 都是老爺同鄉；有兵部主事楊文驄。

僉都御史趙其杰，新任漕撫田仰，光

祿寺卿阮大鍼：這幾位老爺。

士英（疑狀）那阮大鍼不是同鄉呀？

他常對人說，是老爺至親。

長班（笑着）相與不同，也算的個至親了

。——今日不是外客，就在這梅花書

屋，設席安座罷！

是！

長班 士英 天已過午，快去請客。

不用去請，俱在門房候着哩！只傳他

一聲，便齊齊進來了！——老爺有請

文聰大鍼（忙上）闖人片語千鈞重，相府

重門萬里深。（進見打恭）

士英 我道是誰。（向文聰）楊妹丈是咱內

親，爲何也不竟進？

文聰 如今親不敵貴了！

士英 說那裏話？（向大鍼）圓老一向來熟

了的，爲何也等人傳？

大鍼 府體尊嚴，豈敢冒昧！

士英 這就見外了！（讓坐）

『吾輩得施爲，

正好談心花底。

蘭友瓜戚，

門外不須倒屣，

休疑！

總是一班桃花李，

相逢處把臂傾盃，

何必拘冠裳套禮？

俺肯堂堂相府，

賓從疎稀？——（好事近）

今日天氣微寒，正宜小飲。

文聰大鍼（作揖）正是！

士英 纔下朝來，日已過午。晝短夜長，差

了三個時辰了！

文聰大鍼 是！是！皆老師相調燮之功也！

士英 怎麼趙田二位，還不見到？

長班 趙老爺痔漏發了，早有辭帖；田老爺

明日起身，打發家眷上船，夜間纔來

辭行。

士英 罷了！分付排席。（入座飲酒）

『朝罷袖香微，

換了輕裘朱履。

陽春十月，

梅花早破紅蕊。

南朝雅客半閒堂，

且說風流嘴。

拚長宵讀畫評詩，

嘆吾黨知心有幾！——（泣顏回）

大鍼 相府連日宴客，都是那幾位年翁？

士英 總是吾黨。但不如兩公風雅耳！

文驄 是誰？

士英 長班拿客單來看。

長班 客單在此。

大鍼（接單看）張孫振，袁弘勳，黃鼎，

張握，楊維垣。

文驄 果然都是大有經濟的。

士英 個個是學生提拔，如今皆成大僚了。

大鍼 晚生等已廢之員，還蒙起用。老師相

爲國吐握，真不啻周公矣！

士英 豈敢！（拱手）三位不比他人，明日

囑託吏部，還要破格超陞。

大鍼文驄（大鍼跪，文驄打恭）多謝提拔

！（士英拉起）

『提攜鍛羽忽高飛，

劍出豐城獄底。

隨朝待漏，

猶如狗續貂尾。

華筵一飲出公門，

滿面春風起。

這恩榮錫袞封圭，

不比那登龍御李。——（前聲）

士英（起立）撤了大席，安排小酌，我輩

促膝談心。設一席，更衣圍坐，也不

再把盞了！

大鍼文驄 豈敢重勞？（雜役獻官封）

士英（搖手）不必！不必！花間雅集，又

無梨園，這麼行這官席之禮？

大鍼 舍下小班，日日得閒，爲何不喚來承

應？

士英 圓老，見慣的；另請別客，借來領教

罷！

『妙部新奇，

見慣司空自品題。」

大鍼 是！是！

「名園山水清音美，

又何用絲竹隨？」——（太平令）

文聰

（笑着）從來名花傾國，缺一不可，今日紅梅之下，梨園可省，倒少不了

一聲曉風殘月。

「半放紅梅，

只少韋娘一曲催！」

士英

（大笑）妹丈多情，竟要做個蘇州刺史了！

「蘇州刺史魂消矣，

想一介麗人陪！」——（前腔）

士英

這也容易！——長班，傳幾名歌妓，快來伺候。

長班

稟老爺，要舊院的？要珠市的？

士英

（向文聰）請教楊姑老爺。

文聰

小弟物色已多，總無佳者。只有舊院

李香君，新學牡丹亭，倒還唱得出。

士英 長班快去喚來。（長班應下）

大鍼 （向文聰）前日田百源，用三百金，

要娶做妾的，想是他了！

文聰

正是！

士英 （向文聰）爲何不娶去？

文聰 可笑這個丫頭要與侯朝宗守節，斷斷

不從。俺往說數次，竟不下樓，令我

掃興而回。

士英

（怒狀）有這樣大膽奴才！

「不知開府爪牙威，

殺人如同虱蟻。

笑他命薄烟花鬼，

好一似蛾撲燈蕊！」

大鍼

這都是侯朝宗教壞的；前番罵的晚生

言不淺。

士英

（大怒）了不得！了不得！一位新任

漕撫，拿銀三百，買不去一個妓女，

豈有此理？

「難道是珍珠一斛，

偏不能換蛾眉？」——（風入松）

大鍼 田漕撫是老師相的鄉親；被他羞辱，

所關不小。

士英 正是；等他來，自有處法。

長班 稟老爺，小人走到舊院，尋着香君；

他推託有病，不肯下樓。

士英（尋思）也罷！叫長班家人，拿着衣

服財禮，竟去娶他。

「不須月老幾番催，

一霎紅絲聯喜。

花花綵轎門前擠。

不少欠分毫茶禮。」

莫管他窰子不肯，竟將香君拉上轎

子，今夜還送到田撫船上。

「驚的他迷離似癡，

只當烟波上遇湘妃。」——（前腔）

（長班等急應下）

大鍼（喜狀）妙！妙！這纔燥脾。

文聰 天色太晚，我等告辭罷！

士英 正好快談，爲何就去？

大鍼 動勞久陪，晚生不安。（俱起作揖）

士英 還該遠送一步。

大鍼文聰 不敢！（士英先入下）

文聰 難得令舅師相，在鄉親面上，動此義

舉。罷老也該去幫一幫！

文聰 如何去幫？

大鍼 舊院是你熟游之處。竟去拉下樓來，

打發起身便了！

文聰 也不可太難爲他。

大鍼（怒着）這還便宜了他；想起前番，

就處死這奴才，難洩我恨！

「當年舊恨重提起，

便折花損柳心無悔。

那候朝宗空梳櫛了，

翻看今日琵琶，
抱向阿誰！——（尾聲）

大鍼 封侯夫婿幾時歸？

文驄 獨守妝樓俺翠幃，

大鍼 不解巫山風力猛；

文驄 三更即換雨雲衣。

第二十二齣 守樓

佈景 妝樓，花轎。

長班家僮（拿內閣燈籠衣銀跟轎上）天上

從無差月老，人間竟有錯花星。

長班 我們奉老爺之命，硬娶香君，只得快走。

家僮 舊院李家母子兩個，知他誰是香君。

文驄（急上）轉來，同我去罷！

長班（回頭）楊姑老爺肯去，定娶不錯了

！（同行）月照清溪水，霜沾長板橋
。來此已是，快快叫門。（叫門）

保兒 纔關後戶，又開前庭；迎官接客，卑

職驛丞。——那個叫門？

長班 快開門來。

保兒（開門吃驚）呵呀！燈籠火把，轎馬

人夫，楊老爺來誇官了！

文驄 哇！喚貞娘出來。

保兒（大呼）媽媽出來，楊老爺到門了！

貞麗（急上）老爺從那裏赴席回來？

文驄 適在舅爺相府；特來報喜。

貞麗 有什麼喜？

文驄 有個老官，來娶你令愛。（指着）

『你看這綵轎青衣門外催；

你看這三百花銀，

一套繡衣。』

貞麗（吃驚）是那家來娶？怎不早說？

文驄『你看燈籠大字成雙對，

是中堂閣內。』

貞麗 就是內閣老爺自己娶麼？

文驄 非也！漕撫田公。

「同鄉至戚，

贈個佳人奉玉盃。」——（魚家傲）

貞麗 田家親事，久已回斷，如何又來歪纏

家僮（交銀）你就是香君麼？請受財禮。

貞麗 待我進去商量。

長班 相府要人，還等你商量。快快收了銀子，出來上轎罷！

文驄 他怎敢不去！你們在此伺候，待我拿

銀進去，催他梳洗。（文驄接銀，保兒接衣，同貞麗進內）

家僮長班 我們且尋個表子去燥脾去。（暫下）

文驄（同貞麗保兒上樓）香君睡下不會？

香君 有甚麼緊事，一片吵鬧？

貞麗 你還不知麼？

香君（見文驄）想是楊老爺要來聽歌？

貞麗 還說甚歌不歌哩！

「忙忙的交聘禮

兇兇的強奪歌妓；

對着面一時迴避，

執着名別人誰替？」

香君（吃驚）唬殺奴也！又是那個天殺的？

貞麗 還是田仰，又借着相府的勢力，硬來娶你。

「堪悲青樓薄命，

一霎時楊花亂吹！」——（別銀燈）

（向文驄）老爺從來痛俺母子，爲何下這毒手？

文驄 不干我事，那馬瑤草知你拒絕田仰，動了大怒，差一班惡僕，登門強娶。

下官怕你受氣，特爲護你而來。

貞麗 這等，多謝了！還求老爺，始終解救。

文驄 依我說，三百財禮，也不算吃虧。香

君嫁個漕撫，也不算失所。你有多大本領，能敵他兩家勢力？

貞麗

（尋思）楊老爺說的有理。看這局面，辭不去了。孩兒趁早收拾下樓。

香君

（發怒）媽媽說那裏話來？當日楊老爺作媒，媽媽主婚，把奴嫁與侯郎。滿堂賓客，誰沒看見？現收着定盟之物。（急向內取出扇）這首定情詩，楊老爺都看過，難道忘了麼？

『案齊眉，

他是我終身盟倚；

誓怎移？

宮紗扇，

現有題詩。

萬種恩情，

一夜夫妻。』

文聰

那侯郎避禍逃走，不知去向。設若三年不歸，你也只顧等他麼？

香君

便等他三年，便等他十年，便等一百年，只不嫁田仰。

文聰

呵呀！好性氣！又像似摘翠脫衣，罵阮圓海的那番光景了！

香君

可又來！阮田同是魏黨。阮家妝奩，尚且不受，倒去跟著田仰麼？

長班等

（在外喊）夜已深了，快些上轎，還要趕到船上去哩！

貞麗

傻丫頭，嫁到田府，少不了你的吃穿哩！

香君

呸！我立志守節，豈在溫飽？『忍寒饑，

決不下這翠樓梯！』——（攤破錦地花）

貞麗

事到今日，也顧不得他！楊老爺放下財禮，大家替他梳頭穿衣。（貞麗

替梳頭，文聰替穿衣）（香君持扇前

後亂打）

文聰

好利害！一柄詩扇，倒像一把防身的

利劍！

貞麗 草草妝完，抱他下樓罷！（文聰抱着香君）

香君 （哭着）奴家就死，不下此樓。（倒地撞頭暈臥）

貞麗 （吃驚）呵呀！我兒甦醒，竟把花容；碰了个破爛。

文聰 （拾扇）你看血噴滿地，連這詩扇都濺壞了！（付扇於保兒）

貞麗 保兒扶起香君，且到臥房安歇。（保兒扶香君下）

長班等 （在外喊）夜已三更了；騙去銀子

，不打發上轎，我們上樓要拿人了。

文聰 （向樓下）管家略等一等。他母子難捨，其實可憐的。

貞麗 （發急）孩兒碰壞，外邊聲聲要人，這怎麼處？

文聰 那宰相勢力，你是知道的。這番羞了

他去，你母子不要性命了！

貞麗 求楊老爺救俺則個。

文聰 沒奈何，且尋權宜之法罷！

貞麗 有何權宜之法？

文聰 娼家從良，原是好事；況且嫁與田府，不少吃穿。香君既沒造化，你倒替仙享受去罷！

貞麗 （發急）這斷不能。一時一霎，叫我如何捨的？

文聰 （發怒）明日早來拿人，看你捨得捨不得？

貞麗 （發呆）也罷！叫香君守著樓，我去

走一遭兒。（細想）不好！不好！只怕有人認的。

文聰 我說你是香君，誰能辨別？

貞麗 既是這等，少不得又裝新人了！（忙打扮完畢向內）香君我兒，好好將息

，我替你去了！三百兩銀子，替我收

好，不要化費了！（文驄扶貞麗下樓）

『下樓下樓三更夜，

紅燈滿路輝。

出戶出戶寒風起，

看花去必歸。』

家僮長班（打燈籠抬轎上）好！好！新人

出來了！快請上轎。

貞麗（別文驄）別過老爺罷！

文驄前途保重，後會有期。

貞麗老爺今晚且宿院中，照管孩兒。

文驄自然！

貞麗（上轎）『蕭郎從此路人窺，

侯門再出豈容易？（行着）

捨了笙歌隊，

今夜伴阿誰！』——（麻婆子）（俱下）

文驄（笑着）貞麗從良，香君守節，雪了

阮兄之恨，全了馬舅之威。將李代桃

，一舉四得，倒也是個妙計！（嘆着

（只是母子分別，未免傷心！

匆匆夜去替娥眉，

一曲歌同易水悲；

燕子樓中人臥病，

燈昏被冷有誰知？

第二十三齣

寄扇

佈景 香君寢室。

香君（包帕病容上）『寒風料峭透冰縉，

香鑷懶去燒。

血痕一縷在眉梢，

燕脂紅讓嬌。

孤影挂，

弱魂飄，

春絲命一條。

滿樓霜月夜迢迢，

人間恨不消！』——（醉桃源）

（坐着）奴家香君，一時無奈，用了

苦肉之計，得遂全身之節。只是孤身
隻影，臥病空樓，冷帳寒衾，無人作
伴，好生淒涼！

「凍雲殘月阻長橋，

閉紅樓冶遊人少。

天邊低雁字，

簾幙掛冰條。

炭冷香消，

人瘦晚風峭！」——（北新水令）

奴家雖在青樓，那些花月歡場，從今

罷却了！

「繡戶蕭蕭，

鸚鵡呼茶聲自巧；

香聞悄悄，

雪狸偎枕睡偏牢。

榴裙裂破舞風腰，

鸞鞦剪破凌波襪，

愁多病轉饒；

這妝樓再不許風情鬧。」——（駐馬廳）
想起侯郎，匆匆避禍，不知流落何所
？怎知奴家獨住空樓，替他守節也？

（起身）

「記得一霎時嬌歌與掃，

半夜裏濃雨情拋；

從桃葉渡頭尋，

向燕子磯邊找，

亂雲山風高雁杳；

那知道梅開有信，

人去越遙！

凭欄癡眺，

把盈盈秋水；

受風凍了！」——（沉醉東風）

可恨惡僕盈門，便來娶俺！怎肯負了

侯郎？

「欺負俺賤烟花，

薄命飄飄。

倚着那丞相府，

忒煞驕傲。

得保住無瑕白玉身，

免不得揉碎如花貌。」——（雁兒落）

最可憐媽媽替奴當禍，飄然竟去。（

指着）你看床榻依然，歸來何日！

「恰好似桃片逐雪濤，

柳絮兒隨風飄。

袖掩春圖面，

黃昏出漢朝。

蕭條！

滿被塵，

無人掃；

寂寥！

花開了，

獨自瞧！」——（得勝令）

說到這裏，不覺一陣酸心！（折腰坐着）

「這肝腸似攪，

淚點兒滴多少！

也沒個姊妹閒相邀，

聽那掛簾櫳的鉤自敲。」——（喬牌兒）

獨坐無聊，不免取出侯郎詩扇，展看

一回。（取扇）噯呀！都被血點兒污

壞了！這怎麼處？

「你看疎疎密密，

濃濃淡淡，

鮮血亂照。

不是杜鵑拋，

是臉上桃花，

做紅雨兒飛落，

一點點濺上冰綃！」——（甜水令）

侯郎！侯郎！這都是爲你來！

「叫奴家揉開雲鬢，

折損宮腰；

睡昏昏似妃葬坡中，

血淋淋似妾墮樓高。

怕旁人呼號，

捨著俺軟丟答的魂靈沒人招！

銀鏡裏朱霞殘照，

鴛枕上紅淚春潮。

恨在心苗，

愁在眉梢；

洗了胭脂

浣了鮫綃。』——（折桂令）

一時困倦起來，且在妝台盹睡片時。

（壓肩睡着。）

文驄 認得紅樓水而斜，一行衰柳帶殘鴉。

崑生 銀箏象板佳人院，風雪今同處士家。

文驄 （回頭見着）呀！蘇崑老也來了！

崑生 貞麗從良，香君獨住，放心不下，故

此常來走走。

文驄 下官自那晚打發貞麗起身，守了香君

一夜。這幾日衙門有事，不得脫身。

崑生

文驄

崑生

文驄

崑生

文驄

崑生

文驄

崑生

文驄

崑生

文驄

崑生

文驄

崑生

文驄

方纔城東拜客，便這一瞧。（入室）

香君不肯下樓，我輩上去一談罷！

甚好！（登樓）（指着）你看香君抑

鬱病損，困睡粧台，且不必喚他。

（看着）這柄扇兒，展在面前，怎麼

有許多紅點兒？

此乃侯兄定情之物，一向珍藏，不肯

示人。想因而血濺污，晾在此間！（

抽扇看着）幾點血痕，紅豔非常。不

免添些枝葉，替他點綴起來。（細想

）沒有綠色，怎好？

待我採摘盆草，扭取鮮漿汁，權當顏

色罷！

妙極！（崑生取草汁上）（作畫）！

葉同芳草綠，花借美人紅。（畫完）

（看而喜）妙！妙！竟是幾筆折枝桃

花。

（大笑指着）真乃桃花！

香君 (驚醒相見) 楊老爺，蘇師父都來了，奴家得罪。(讓坐)

文驄 幾日不曾來看，額角傷痕，漸已平復了！(笑着) 下官有畫扇一柄，奉贈

妝台。(付扇香君)

香君 (接扇) 這是奴的舊扇，血跡腌臢，

看他怎的？(置扇入袖)

崑生 扇頭妙畫，怎不賞鑒？

香君 幾時畫的？

文驄 得罪，方纔點壞了。

香君 (看扇嘆氣) 咳！桃花薄命，扇底飄

零。多謝楊老爺，替奴寫照。

『一朵朵傷情。

春風懶笑；

一片片消魂，

流水愁漂。

摘的下嬌色，

天然醺好；

便妙手徐熙，
怎能畫到？

櫻唇上調朱，

蓮腮上臨稿。

寫意兒幾筆紅桃，

補襯些翠枝青葉，

分外天天。

薄命人寫了一幅桃花照。——(錦上

花)

文驄 你有這柄桃花扇，少不得顧曲周郎。

難道青春受寡，竟做個入月嫦娥不成？

香君 說那裏話？那關盼盼是煙花，何嘗不

在燕子樓中，關盼盼到老？

明日侯郎重到，你也不下樓麼？

香君 那時錦片前程，儘俺受用，何處不許

遊耍，豈但下樓。

文驄 香君，這段苦節，今世少有。(向崑

崑生

生)崑老，看師弟之情，尋著侯郎，將他送去，也省俺一番懸掛。

是！是！一向留心訪問：知他隨任史公，住淮半載；自淮來京，自京到揚。今又同著高兵防河去了！晚生不日還鄉，順便找尋。(向香君)須得香君一書纔好。

香君

(向文驄)奴家言不成文，求楊老爺代寫罷！

文驄

你的心事，叫俺如何寫得出？

香君

(尋思)罷！罷！奴奴的千愁萬苦，俱在扇上，就把這扇兒去罷！

崑生

(喜狀)這封家書，倒也新樣！

香君

待奴封他起來。(封扇)

『揮灑銀毫，

舊句他知道；

點染紅么，

新畫你收著，

便知我血心腸一萬條，

手帕兒包。

頭繩兒繞，

抵過錦字書多少。』——(碧玉簫)

崑生

(接扇)待我收好了，替你寄去。

香君

師父幾時起身？

崑生

不日東裝了！

香君

只望早行一步。

崑生

曉得！

文驄

我們下樓罷！(向香君)香君保重。

你這般苦節，說與侯郎自然來娶你的！

崑生

我也不再來別了！正是新人遠寄桃花扇。

文驄

舊院常關燕子樓。(下)

香君

(掩淚)媽媽不歸，師父又去；妝樓獨閉，益發淒涼了！

『鶯喉歇了南北套，

冰絃住了陳隋調；
唇底罷吹簫，

笛兒丟，

笙兒壞，

板兒掠，

只顧扇兒寄去的速，

師父裝束得早。

三月三，劉郎到了

攜手兒下妝樓，

桃花粥吃個飽。』——（鴛鴦煞）

書到梁園雪未消。

青溪一道阻春潮；

桃根莊葉無人渡，

丁字簾前是斷橋。

第二十四齣

罵筵

佈景 秦淮雪景，畫樹（賞心亭）設筵。

大鍼 一風流代，

又遭逢；

六朝金粉樣，

我偏通；

管頭烟花，

銜名供奉；

簇新新帽烏，

襯袍紅；

皂皮靴綠縫，

皂皮靴綠縫。』——（縷縷金）

（笑着）我阮大鍼虧了貴陽相公破格提掣，又取在內廷供奉。今日剛纔回來，好不榮耀！且喜今上性喜文墨，把王鐸補了內閣小學士，錢謙益補了禮部尚書。區區不才，同在文學侍從之班。天顏日近，知無不言。前日進了四種傳奇，聖心大悅；立刻傳旨，命禮部採選宮人：要將燕子箋教之聲歌，為中興一代之樂。我想這本傳奇

玉京

，精深奧妙；倘被俗工教壞，豈不損我文名？因而乖機啓奏，生口不如熟口，清客強似教手。聖上從諫如流，就命廣搜舊院，大羅奏准，拿了清客妓女數十餘人，交與禮部揀選。前日驗他色藝，都只平常。還有幾個有名的，都是楊龍友舊交，求情免選，下官只得勾去，昨見貴陽相公道：『教演新戲，是聖上心事：難道不選好的，倒選壞的不成？』只得又去傳他，尙未到來。今乃乙酉新年，人日令節，下官約同龍友移樽賞心亭，邀俺貴陽師相，飲酒看花。早已吩咐把新選的妓女，帶到席前驗看。正是花柳笙歌隨事業，談諧裙屐晉風流！（下）

（道裝背包急上）『家住蕊珠宮，恨無端孽海風，把人輕向煙花送！』

喉尖嚼腫。
裙腰舞鬆，

一生魂在巫山洞！』

俺卞玉京，今日爲何這般打扮？只因朝廷搜拿歌妓，逼俺斷了麝心。昨日別過姊妹，換上道裝，飄然出院：但不知那裏好去投師？

『望城東雲山滿眼。

仙界路無窮！』——（黃鶯兒）（飄飄下）

繼之

（同公憲燕筑上）『正把秦淮簫弄，看名花好月，

亂上簾梢。

鳳紙僉名喚樂工，

南朝天子春心動。』

我丁繼之，年過六旬，歌板久拋。前日托過楊老爺，免我前往，怎的今日又傳起來了？

公憲燕筑 俺兩個也都是免過的。不好又傳

，有何話說？

繼之（拱手）兩位老弟，大家商量。我們一班清客，感動皇爺，召去教歌，也不是容易的。

公憲燕筑 正是！

繼之 二位青年上進，該去走走。我老漢多病年衰，也不望甚麼際遇了！今日我要躲過，求二位遮蓋一二。

公憲 這有何妨！太公釣魚，願者上釣。

燕筑 是！是！難道你犯了王法，定要拿去審問不成？

繼之 既然如此，我老漢就回去了！（回行）

『急忙回首，

青青遠峯，

逍遙尋路，

森森亂松。』

（頓足）若不離了塵埃，怎能免得牽絆？（袖出道巾黃縑換好，轉頭呼着

）二位看俺打扮罷！

『道人醒了揚州夢！』——（皂羅袍）搖擺下）

公憲 咦！竟出家去了，好狠心也！

燕筑 我們且坐廊下晒暖；待他姊妹到來，

同去禮部過堂。（坐於地上）

白門（同娼娘差役上）桃片隨風不結子。

娼娘 柳綿浮水又成萍。（望着）看那老沈

老張，不約俺一聲兒，先去廊下向暖

。我們走去，打他個耳刮子？（作打

混狀）

公憲（向差役）又傳我們到那裏去？

差役 傳你們禮部過堂，送入內廷教戲。

公憲 前日免過俺們了。

差役 大老爺不依，定要借重你們幾個老清

客哩！

燕筑 是那幾個？

差役 待我們瞧票子。（取票看着）丁繼之

公憲 他出家去了！

差役 既出了家，沒處尋他，待我回宮罷！

（向燕筑公憲）你們到了的，竟往禮部過堂去。

燕歌 等他姊妹們到齊著。

差役 今日老爺們秦淮賞雪，吩咐帶著女客，席上驗看哩！

公憲燕筑 既是這等，我們先去了。正是傳

歌留樂府，擷笛傍宮牆。（下）

差役 （看票問白門）你是冠白門麼？

白門 是！

差役 （問妥娘）你是卞玉京麼？

妥娘 不是！我是老妥。

差役 是鄭妥娘子。——那卞玉京呢？

妥娘 他出家去了！

差役 咦！怎麼出家都配成對兒；後邊還有一個脚小，走不上來的，是李貞麗了

白門 不是：李貞麗從良去了！

差役 我方纔拉他下樓他說是李貞麗，怎的又不是？

妥娘 想是他女兒頂名替來的。

差役 母子總是一般：只少不了數兒就好了

！（望着）他早趕上來也！

香君 「下紅樓，

殘臘雪濃；

過紫陌，

早春泥凍；

不慣行走，

脚兒十分痛！

傳鳳詔，

選蛾眉；

把絲鞭，

倚驕騎，

催花使亂擁。」——（忒忒令）

奴家香君；被捉下樓，叫去學歌，是俺烟花本等。只有這點志氣，就死不磨！

差役 快些走動！

白門 (向香君) 你也下樓了，屈尊！屈尊

！
 妾娘 我們造化，就得服侍皇帝了。

香君 情願奉讓揚！(同行着)

白門 前面是賞心亭了！內閣馬老爺，光祿

阮老爺，兵部楊老爺。少刻即到。你們各人，整理伺候。(同差役妾娘下)

香君 (暗語) 難得他們湊來一處，正好吐

俺胸中之氣！

一趙文華陪著嚴嵩，

抹粉臉席前趨奉；

醜腔惡態，

演出真鳴風

俺做個女彌衡，

搗漁陽聲聲罵，

看他懂不懂！『(見馬士英阮大鍼楊

文驄及從人上，避下)』

大鍼 瓊瑤樓閣朱微抹。

文驄 金碧峯巒粉細勻。

士英 好一派雪景也；

大鍼 這座賞心亭，原是在看雪之所。

士英 怎麼原是在看雪之所？

大鍼 宋真宗曾出周昉雪圖，賜與了，謂說道

：『(卿到金陵，可選一絕景處張之。』

因建此亭。

士英 (看壁上) 這壁上單條，想是周昉雪

圖了！

文驄 非也！這畫友藍瑛，新來見贈的。

士英 妙！妙！你看雪壓鍾山，正對畫圖，

賞心勝地，無過此亭矣！

文驄 就把爐檯遊具，擺設起來！(長班家

僮設席，衆同坐着）

大鍼（向士英）荒亭草具，特愛高攀，着實得罪了！

士英說那裏話？可笑一班小人奉承權貴，費千金盛設，做十分醜態，一無所取，徒傳笑柄！

大鍼晚生今日掃雪烹茶，清談奉教，顯得老師相高懷雅量。晚生輩也免了幾筆粉抹。

士英呵呀！那戲場粉筆，最是利害，一抹上臉，再洗不吊；雖有孝子慈孫，都不肯認做祖父的。

文聰雖然利害，却也公道。原以做戒無忌憚之小人，非爲我輩而設。

士英據學生看來，都吃了奉承的虧。

文聰爲何？

士英你看前輩分宜相公嚴嵩，何嘗不是一個文人。現今鳴鳳那裏，抹了花粉，

著實醜看，豈非趙文華輩奉承壞了！

大鍼（打恭）是！是、老師相是不喜奉承的，晚生惟有心悅誠服而已！

文聰請酒！（同舉杯飲）

大鍼（問長班）選的妓女，可曾都叫到了麼？

長班叫到了！（差役領衆妓女叩頭）

士英（細看）今日雅集，用不著他們，叫他們禮部過堂去罷！

大鍼特令到此伺候酒席的，

士英留下那個年小的罷！（衆下）他叫什麼名字？

差役李貞麗，

士英（笑着）麗而未必貞也！（笑向大鍼）我們扮過陶學士了，再扮一折黨太尉如何！

大鍼妙！妙！——貞麗過來，斟酒唱曲。

（香君搖着頭）

士英 爲何搖頭？

香君 不會。

士英 啊呀！樣樣不會，怎稱名妓？

香君 原非名妓。（擠淚）

士英 你有甚心事，容你說來。

香君 『妾的心中事，

亂似蓬。

幾番要向君王控。

拆散夫妻驚魂迸，

割開母子鮮血湧。

比那流氓還猛，

做啞裝聾，

罵著不知惶恐！』——（江兒水）

士英 原來有這些心事。

大鍼 這個女子，却也苦了！

文聰 令日老爺們在此行樂，不必只是訴冤

香君 楊老爺知道的。奴家冤苦，也值不得

的一訴？

『堂堂列公，

半邊南朝望。

你崢嶸出身希貴寵，

創業選聲容；

後庭花又添幾種，

把俺胡撮弄。

對寒風雪梅冰山，

苦陪觴詠！』——（五供養）

士英 （發怒）哇！這呢子胡言亂道。該打

嘴了！

大鍼 聞得李貞麗；原是張天如夏彝仲輩品

題之妓，自然是放肆的，該打！該打

！

文聰 看他年紀甚小，未必是那個李貞麗。

香君 （發恨）便是他，待怎的？

『東林伯仲，

俺青樓皆知敬重。

乾兒義子從新用，
絕不了魏家種。」

大鍼 好大膽！罵的是那個？快快摔去，丟
在雪中。（長班拉香君推倒在地）

香君 「冰肌雪腸原目同，

鐵心石腹何愁凍！

大鍼 這奴才當著內閣大老爺，這般放肆，
叫我們都開罪了，可恨可恨！席下（
踢香君）（文驄起扯住）

士英 罷！罷！這樣奴才，何難處死？只怕
妨了宰相之度！

文驄 是！是！丞相之尊，娼女之賤，天地
懸絕，何足介意！

大鍼 也能！啓過老師相，送入內庭，揀著
極苦的颜色，叫他去頂。

士英 這也該的。

文驄 著人拉去罷！（差役拉香君）

香君 奴家已拚一死，

「吐不盡鵲血滿胸，

吐不盡鵲血滿胸！」——（玉交枝）（差

役拉香君下）

士英 好好一個雅集，被這奴才攪亂壞了，

可笑！可笑！

大鍼文驄（連揖三揖）得罪！得罪！乞望

海涵，另日竭誠罷！

士英 興盡宜回春雪掉。

大鍼 客羞應斬美人頭。（大鍼士英下）

文驄（收場）可笑香君纔下樓來。偏撞兩

個冤對。這場是非。免不了的。若無
下官遮蓋，香君性命，也有些不妥哩
！罷！罷！選入內庭，倒也省了幾日
懸掛。只是媚香樓無人看守，如何是
好？（沈思）有了，畫友藍瑛，託俺
尋寓，就接他暫住樓上。待香君出來
，再作商量。

賞心亭上雪初融，

袁鶴燒琴宴鉅公；

惱殺秦准歌舞伴，

不同西子入吳宮。

第二十五齣

選優

佈景

場上正中懸一匾，上書「薰風殿一；

兩傍懸聯，書「萬事無如盃在手，百

年總見月當頭」。欲詩東閣大學士臣

王鐸奉敕書。

公憲

（同燕筑白門）姑娘上）天子多情愛沈

郎。

燕筑

當年也是畫眉張。

白門

可憐一樹百門柳！

姑娘

讓我風流鄭姑娘。

公憲

我們被選入宮，伺候兩日，怎麼還不

見動靜？

燕筑

（仰看着）此處是薰風殿。乃奏樂之

所。聞得聖駕將到，選定脚色，就叫

串戲哩！

公憲 如何名薰風殿？

燕筑 你不曉得琴曲裏，有一句「南風之薰

兮！」取這個消息。

姑娘 呸！你們男風興頭，要我們女客何用

？

白門 我們女客，得了寵眷，做個大嬪妃，

還強如他男風哩！

姑娘 正是。他男風得了寵眷。到底是個小

兄弟。

燕筑 好徒弟。罵及師父來了。

公憲 俗們掌了班時，不要饒他。

燕筑 誰肯饒他？明日教動戲，叫老妾試試

的鼓我槌子罷！

姑娘 （強笑指着）你老張的鼓槌子，我曾

試過，沒相干的。（衆笑着）

大鍼 「漢宮如畫，

春曉珠簾掛，

待粉蝶黃鶯打遮。

歌舞西施，

文章司馬，

斷混了紅袖烏紗！——（邊地遊）

（見着）你們俱已在此。怎的不見李貞麗？

白門 他從雪中一跌，至今忍痛，還臥在廊下哩！

大鍼 聖駕將到，選定脚色，就要串戲；怎麼由得他的性兒？

衆人 是！是！俺們拉他過來。（同下）

大鍼 （自語）李貞麗這個奴才，如此可惡！今日淨丑脚色，一定借重他了！

弘光 （同二監提壺捧盒上）滿城烟樹間梁陳，高下樓臺望不真。原是洛陽花裏客，偏來管領秣陵春。（坐着）寡人登極御宇，將近一年。幸虧四鎮阻當，流賊不能南下。雖有叛臣倡議，欲

立潞藩，昨已捕拿下獄。目今外侮不

來，內患不生，正在采選淑女，明立

正宮。這也都算小事。只是朕獨享帝

王之尊，無多聲色之奉，端居高拱，

好不悶也！（大鍼上跪着）光祿寺卿

臣阮大鍼，恭請萬安！

弘光 平身！（大鍼起立）

『看陽春殘雪早花，

蹙愁眉慵遊倦耍。』

大鍼 聖上安享太平，正宜及時行樂。慵遊

倦耍，却是爲何？

弘光 朕有一樁心事，料你也應曉得。

大鍼 想怕流賊南犯？

弘光 非也！

『阻隔著黃河雪浪，

那怕他天聖浮槎？』

大鍼 想愁兵弱糧少？

弘光 也不是！

「俺有那鎮淮陰諸猛將，轉江陵大糧艘，

有甚爭差？」

大鍼 既不爲內外兵馬，想是正宮未立，配

德無人？

弘光 也不爲此！那禮部錢謙益，采選淑女

，不日册立。

「有三妃九嬪，

教國宜家。」

大鍼 又不爲此，臣曉得了！（輕奏）想因

叛臣周鏞雷縉詐，倡造邪謀，欲迎立

潞王耳！

弘光 益發說錯了！

「那奸人倡言感衆，

久已搜拿。」——（掉角）

大鍼（低頭沉思）這却爲何事？

弘光 卿供奉內廷，乃心腹之臣，怎不曉得

朕的心事？

大鍼

（跪着）聖慮高深，臣哀愚昧，其實不能窺測。伏望明白宣示，以便分憂。

弘光

朕諭你知道罷！朕貴爲天子，何求不遂。只你所獻燕子箋，乃中興一代之樂，點綴太平的第一要事。今日正月初九，脚色尙未選定。萬一誤了燈節，豈不可惱？（指着）你看閣學王鐸書的對聯道：「萬事無如盃在手，百年幾見月當頭！」一年能有幾個元宵！故此日夜躊躇，飲膳俱減耳！

大鍼

原來爲此。北里之曲，有塵聖懷，皆微臣之罪也！（叩頭）臣敢不鞠躬盡瘁，以報主知。（起立）

「忝卿僚填詞辨搗，

備供奉談諧風雅；

恨不能腮描粉墨，

也情願懷抱琵琶。

但博得歌筵前垂一顧，
舞榭邊受寸賞。

御酒龍茶，

三生僥倖，

萬世榮華。

這便是爲臣經濟，

報主功闕。』——（前腔）

但不知內廷女樂，少何脚色？

弘光 別樣脚色，都還將就得過；只有生旦

小丑，不愜朕意。

大鍼 這也容易。禮部送到清客歌妓，現在

外廂，聽候揀選。

弘光 傳他進來。

大鍼 領旨。（急出領公憲燕筑白門香君安

娘入俱跪）

弘光 （向公憲燕筑）你二人是串戲清客麼

？

公憲燕筑 不敢！小民串戲爲生。

弘光 既會串戲，新出傳奇，也曾串過麼？

公憲燕筑 串過新出的牡丹亭燕子箋。

弘光 就做了內廷教習罷！（公憲燕筑叩頭

）（指白門妥娘）那二個歌妓，也會

燕子箋麼？

白門妥娘 也曾學過。

弘光 （生喜）益發妙了！（向香君）這個

年小的怎不答應？

香君 沒學過。

大鍼 （跪着）啓聖上，那兩個學過的，例

應派做生。（指香君）至這一個沒學

的，例應派做丑腳！

弘光 既有定例，依卿所奏。（白門妥娘香

君叩頭）俱著起來，伺候串戲。（俱

起）

妥娘 （背喜）還是我老婆，做了天下第一

弘光 （向大鍼）卿把燕子箋摘出一曲，叫

他串來，當面指點。（公憲燕筑白門
妥娘，隨意演燕子箋一曲，大指點

弘光

（生喜）有趣！有趣！都是熟口，不
愁扮演了！——長侍斟酒，慶賀三盃
。差役進酒，弘光飲酒畢起立）我
們君臣同樂，打一回十番何如？

大鍼

領旨。

弘光

寡人善於打鼓，你們各認樂器。（衆
打雨夾雪一套）（大笑）十分憂愁，
消去九分了。（笑着）長侍斟酒，再
慶三盃（侍役進酒，弘光飲）

『舊吳宮重開館娃，

新揚州初教瘦馬。

淮陽鼓，崑山絃索；

無錫口，姑蘇嬌娃。

一件件鬧春風，

吹暖響，

鬪晴烟，

飄冷袖，

宮女如麻。

紅樓翠殿，

景美天佳，

都奉俺無愁天子，

語笑喧嘩。』——（前腔）

（看香君）那個年少歌妓，美麗非常

；派做丑脚，太屈他了！（向香君）

你這個年小歌妓，既沒學燕子箋，可

曾會些別的麼？

學過牡丹亭。

這也好了，你便唱來。（香君羞不唱

）看他粉面發紅，像是胭脂。賞一柄

桃花宮扇，遮掩春色。（侍役取紅扇

與香君）

（持着扇）『爲甚的玉真重溯武陵源

？

也只爲水點花飛在眼前。

是他天公不費買花錢，

則怕人心上有啼紅怨。

咳！辜負了春三二月天。」（懶畫眉）

弘光

（生喜）妙絕！妙絕！長侍斟酒，再慶三盃。（差役進酒，弘光飲，且指

香君）看此歌妓，聲容具佳，豈可長

材短用，還該派做正旦罷！（指妾娘

）那個黑色，倒該做丑腳。

大鍼

領旨。

妾娘

（懶嘴）我老妾又不妥了！

弘光

（向大鍼）你把生丑二腳，領去入班

；就叫清客二名，用心教習。你也不

時指點！

大鍼

（跪着）是！是！此乃微臣之專責，

豈敢辭勞？（急領公憲燕筑白門妾娘

下。）

弘光

（向香君）你就在這薰風殿中，把燕

子箋脚本，三日念會，好去入班。

念會不難，只是沒有脚本。

弘光

長侍，你把王鐸抄的楷字脚本賞與此

旦。（差役取脚本交付香君，香君跪

接）

弘光

千年只有歌場樂，萬事何須酒國愁？

（同侍役下）

香君

（掩淚）罷了！罷了！已入深宮，那有

出頭之日？

「瓊重門垂楊暮鴉，

映疎簾蒼梧碧瓦；

涼颼颼風吹羅袖，

亂紛紛梅落宮衙。

想起那折鴛鴦，

離魂慘，

隔雲山，

相思苦，

會期難拏。

情人奇屬，

擦損桃花。

到今日，情絲割斷，

芳草天涯！——（前腔）

（歎氣）沒奈何，且去念會脚本。或者天恩見容，放奴出宮，再會候郎一面，亦未可知。

「從此後入骨髓愁根難拔，

真個是廣寒宮嫦娥守寡。

只這兩日呵！

瘦損宮腰剩一把。——（尾聲）

曲終人散日西斜，

殿角淒涼自一家；

縱有春風無路入，

長門關住碧桃花。

第二十六齣

賺將

佈景 軍營。

方城

「水驛山城烟霧，

花村酒肆鹿埋。

百里白雲親舍近，

不得斑衣效老萊，

從軍心事乘！——（破陣子）

小生候方城，奉史公之命，監軍防河

。爭奈主將高傑，性氣乖張，將總兵

許定國，當面責罵。只恐挑起爭端，

難于收拾，不免到中軍帳中，勸諫一

番。（入內）

高傑

一聲叱退黃河浪，兩手推開紫塞烟。

（相見坐下）先生入帳，有何見教？

小生千里相隨，只爲防河大事，今到

睢州呵！

「威名震，

人人驚魄，

家家移宅，

鷄犬不留羣，

軍民少甯刻。

營中一嚇，

帳中一責，

敵國在蕭牆，

禍事恐難測。」——（四邊靜）

高傑

那許定國擁兵十萬，誇勝爭強。昨日教場點卯，一個個老弱不堪。欺君糜餉，本當軍法從事；責罵幾聲，也算從輕發放了！

元帥差矣！

「此時山河一半改，

倚着忠良帥，

速奏凱；

收拾人心，

招納英材，

莫將蠶繭開；

成功業，

只在將和諧。」——（福馬郎）

高傑

雖如此說。那許定國託病不來，倒請俺入城飲酒，總是十分懼怕了。俺看睢州城外，四圍皆水；只有單橋州小路，也是可守之邦。明日叫他讓出營房，留俺歇馬，他若依時，便罷；若不依時，俺便奪他印牌，另委別將，却也容易。

方域

（搖手）這事萬萬行不得。昨日教場一罵，爭端已啓。自古道：『強龍不壓地頭蛇。』他在唇齒肘臂之間，早晚生心，如何防備？

高傑

（指方域）書生之見，益發可笑。俺高傑威名蓋世，便是黃劉三鎮，也拜下風。這許定國，不過走卒小將。有何本領，俺倒防備他起來。

方域

（起立作揖）是！是！是！元帥既有高見，小生何有多言？就此辭歸。竟在鄉園中，打聽元帥喜信罷！

高傑（拱手）但憑尊意。（方域冷笑拂袖下）

高傑（起立）叫左右。

甲乙二將 元帥呼喚，有何命令？

高傑 你二將各領數騎，隨我入城飲酒。領住大營人馬，不許擅動。

甲乙二將 得令！

高傑 就此前行。

『南朝劃就黃河界，

東流把住白雲隘。

飛鳥不能來，

強弓何用買？

三人 一望荒城柳栽。

上危橋損壞；

鞍轡徐行，

軍容瀟灑。『——（划鐵兕）（下）

家將（捧印牌上）殺人不用將軍令，奏凱全

憑娘子軍。咱乃睢州許總兵的家將。

俺總爺被高傑一罵，嚇得水瀉不止。

虧了夫人候氏，有胆有謀。昨夜畫定

計策，差俺捧着印牌，前來接交，就

請他進城筵宴。約定飲酒中間，放爆

爲號。倒也是條妙計。只不知天意若

何，好怕人也（遠望）遠望高傑前來

，下官叩頭跪接。（高傑同二將上，

家將跪接）

你是何處將官？

小的是總兵許定國家將，叩接元帥大

老爺。

高傑 那許總兵，爲何不接？

家將 許總兵臥病難起，特差小將，送到印

牌；按到元帥爺，進城筵宴，點查兵

馬。

高傑 設哪何處？

家將 設在察院公署。

高傑 左右收下印牌。（甲將乙將收下）（

笑着)妙!妙!印牌果然送來。明日安歇營馬，任俺區處了!(向家將)你便引馬前行。(家將前引。甲乙二將同行)

家將

(叩頭)已到院，請帥爺入席。

高傑

(下馬入座)軍卒外面伺候，(向甲

將乙將)你二將不同別個，便坐下席，倍俺歡樂。

甲將乙將

安放印牌叩頭，告坐了!(就地

坐)(差役擺菜，家將請酒)

高傑

(發怒)這樣薄酒，拿酒灌俺。(摔

盃)(家將急換酒，請菜)(又怒)這樣如何下筯?(摔筯)(家將急換

菜)今日正月初十，預賞元宵;這的花燈優人，全不預備?

家將

(跪着)元帥爺，這睢州偏僻之所，

沒處買燈叫戲，且把衙門燈籠，懸掛起來，軍中鼓角吹打一通罷!(掛燈

吹打)

高傑

(向甲將乙將)我們多飲幾盃。

「鎮河南，

威風大;

柳營列，

星旗擺。

燈筵上。

燈筵上，

將印兵牌，

甲將乙將 (起奉高傑酒)「行軍令酒似官

差。

高傑

(與甲將乙將猜拳)「任譁拳叫采，

三家搥陣排。

家將及丙丁家將「這八卦圖中新勢，

只怕鬼谷難猜。」——(普天樂)

甲將乙將 小的酒都有了。今日還要伺候元

帥爺，點查兵馬哩!

高傑 天色已晚，明日點罷!大家再飲幾杯

。〔又斟酒，內放紙爆〕〔衆兵急拿高傑手，家將拔刀欲殺，高傑掙脫，跳梁上〕〔一兵急拿甲將，家將殺之〕〔衆兵急拿乙將手，家將殺之〕

高傑走脫，快尋快尋。〔衆兵點火把各處尋〕〔仰視〕頂破椽瓦，想是爬房走了。〔衆兵又尋，指着〕那樓背獸頭邊，閃閃綽綽，似有人影，快快放箭。〔丙將丁將放箭〕〔高傑跳下，衆兵拿住〕〔認着〕果然是老高哩！

高傑 呵！好反賊！俺是皇帝差來防河大帥，你敢害我？

家將 俺認的許總爺，不認的甚麼黃的黑的，快伸頭來。

高傑 〔跳躍〕罷了！罷了！俺高傑有勇無謀，竟被許定國賺了！〔頓足〕咳！悔不聽候生之言，致有今日。〔伸脖

〕取我頭去。

家將 〔指着〕老高果然是好漢！〔割高傑頭手提着〕兩個兄弟，快捧印牌，大家回報總爺去，〔丙將丁將捧印牌〕且莫慌張，三將雖死，尙有小卒在外哩！

丙將 久已殺的乾淨了！

家將 還有一件，城外大營，明日知道，必來報仇，快去回了總爺，求候夫人妙算。

家將 候夫人妙計，早已領來了。今夜悄悄出城，帶着高傑首級，獻與北朝；就引着北朝人馬，連夜踏水渡河，殺退高兵；算我們下江南第一功了！

宛馬嘶花綵轡來，
黃河水上北門開，
南朝正賞春燈夜，
讓我當筵殺將材。

第二十七齣 逢舟

佈景 黃河江邊情形。

崑生 (背包裏騎驢急上) 『戎馬紛紛，

烟塵一望昏。

魂驚心震，

長亭遠連村，』

驢夫 客官慢走！你看黃河堤上，逃兵亂跑

。不要被他們奪！驢去。(崑生不聽急走)

亂兵三人 (迎上) 『棄甲掠盾，

抱頭如鼠奔。

無暇笑咱：

大家皆敗軍，

大家皆敗軍。』——(水底魚) 將崑生

推下河，奪驢下。(驢夫哭下)

崑生 (立水中，頭頂包裹高叫) 救人呀！

救人呀！』

舟子 (撐舟同貞麗坐船上) 『流水渾渾，

風濤泊禹門。

堤邊浪穩，

泊舟楊柳根。』(欲泊船)

貞麗 駕長！你看前面淺灘中，有人喊叫。

我們撐過船去，救他一命，積個功德

如何？

舟子 黃河水溜，不是當耍的。

貞麗 人行好時，天王爺爺，自然呵護的。

舟子 是！是！待我撐過去。(撐舟)

『風急水緊，

捨生來救人。

哀聲迫窘，

殘生一半魂，

殘生一半魂！』——(前腔)

崑生 (近崑生呼着) 快快上來。合該你不

死，遇著好人。(伸篙)

崑生 (攀篙上船發顫) 好冷！好冷！(舟

子取乾衣與崑生，貞麗背立）（換衣）
 多謝駕長，是俺重生父母。（叩謝）

舟子 不干老漢事，虧了只位娘子；叫我救你的。

崑生 （作揖起，驚認）你是李貞娘爲何在
 這船裏？

貞麗 （驚認）原來是蘇師父；你從何處來？

崑生 一言難盡。

貞麗 請坐了講，（坐着）

舟子 （泊舟上岸）且到岸上買壺酒吃去。

（下）

崑生 『一從你嫁朱門，

鎖歌樓，

疊舞裙，

寒風冷雪，

哭殺香君』

貞麗 （掩淚）香君獨坐，怎生過活，
 他託俺前來。尋訪候郎。

『征人戰馬，

候郎無信，

茫茫驛路人勤問。』

因何落水？

崑生 正在堤上行走，被亂兵奪驢。把俺推

下水來的。蒙救出濁流，

『故人今夕重逢近。』——（瓊窗寒）

貞麗 原來如此，合該師父不死，也是奴家

有緣，又得一面。

崑生 貞娘！你既入田府，怎得到此？

且取火來，替你烘乾衣裳，細細告你

。（取火盆）

方域 （坐船急上）纔離虎豹千林露，又逐

鯨鯢萬里波。駕長，這是呂梁地面了

。扯起蓬來，早趕一程，明日要起早

哩！

舟子

明公不要性急。這樣風浪，如何行的？前面是泊船之所，且靠幫住一宿罷！

方域

憑你。（舟子泊船）驚魂稍定，不免略盹一盹（兒臥着）

貞麗

（看崑生烘衣，傍坐談話）奴家命苦，如今又不在那田家了：想起那晚：

『匆匆扮作新人，

奪藏嬌，

金屋春，

一身寵愛，

盡壓釵裙』

崑生

這好的狠了！

貞麗

誰知田仰嫡妻，十分悍妬！

『獅威勝虎，

蛇毒如刃。』

把奴攙出洞房，打個半死。

崑生

啊呀呀！了不得！田仰怎不解救？

貞麗

『田郎忍氣吞聲。』

竟將奴賞與一個老兵。

崑生

既然轉嫁，怎麼在這船上？

貞麗

此是漕標報船。老兵上岸下文書去了，奴自坐船頭

『舊人來，

說新恨！』——（前腔）

方域

（一邊細聽，聽完起坐）隔壁船中兩個人，絮絮叨叨的談了半夜。那漢

的聲音，好似蘇崑生；婦人的聲音，

也有些相熟。待我猛叫一聲，看他如

何？——蘇崑生！

崑生

（忙應）那個喚我？

方域

（喜狀）竟是蘇崑生（出見）

崑生

原來是候相公。正要去尋，不料這裏撞著。（謝天謝地，遇的恰好，請過

船來，認認這個舊人。

方域

（過船）還有那個？（認貞麗）呀！

貞娘如何到此？奇事！奇事！香君在那裏？

貞麗 官人不知。自你避禍後走，香君替你守節，不肯下樓。（方域掩淚）後來

馬士英差些惡僕，拿銀三百，硬娶香君，送與田仰。

方域 （吃驚）我的香君，怎的他適了？

貞麗 嫁是不曾嫁。香君懼怕，嚇死在地。

方域 （大哭）我的香君呀！怎的嚇死了？

貞麗 死是不會死，嚇的血流滿面。那門外還聲聲要人。一時無奈，妾身竟替他嫁了田仰。

方域 （喜狀）好！好！你竟嫁與田仰了，今日坐船，要往那裏去？

貞麗 就住在船上。

方域 爲何？（貞麗入內）

崑生 他爲田仰妬婦所逐。如今轉嫁這船上，一位將爺了！

方域 （微笑）有這些風波，可憐！可憐！你怎的到此？

崑生 香君在院，日日盼你，托俺寄書來的。

方域 書在那裏？

崑生 （取包）『這封書不是箋紋，摺宮紗夾在斑筠；

題詩定情，催妝分韻。』

方域 （接扇）這是小生贈他的詩扇。（指扇）『看桃花半邊紅暈，

情戀！

千萬種語言難盡？』——（奈子花

方域 （看扇）那一面是誰畫的桃花？

崑生 香君盪下花容，濺血滿扇，楊龍友添上梗葉成了幾筆折枝桃花。

方域 （細看而喜）果然是些血點兒。龍友點綴，却也有趣。這柄桃花扇，倒是

小生至寶了。——你爲何今日帶來，在下出門之時，香君說道：「千愁萬苦，俱在扇頭，就把扇兒當封書信罷！」故此寄來的。

方域（又看而哭）香君！叫小生怎生報你也？——你怎的尋着貞娘來？

崑生（指內）俺阿！

「走長堤驢背辛勤，

遇逃兵推下寒津。

方域 呵呀！受此驚險——怎的不會失了扇兒？

崑生（作勢）。「橫流沒肩，

高擎誓信，

將蘭亭保全真本。」

方域（拱手）爲這把桃花扇，把性命都輕了，——真可感也！後來怎樣？（貞

麗由內出、

崑生 虧了貞娘，不怕風浪，移船救我。

「思忖：

從井救人別誰肯？」——（前腔）

方域 好！好！若非遇著貞娘，這黃河水溜，誰肯救人？

貞麗 妾本無心。救他上船，纔認的是蘇師父。

方域 這都是天緣湊巧處。

崑生 還不曾問候相公因何南來？

方域 俺自去秋隨着高傑防河。不料匹夫無謀，不聽諫言，被許定國賺入睢州。飲酒中間，遣人刺死。小生不能存住，買舟黃河，順流東下。你看大路之上，紛紛亂跑，皆是敗兵。叫俺有何面目再見史公也？

崑生 既然如此，且到南京：看看香君，再作商量。

方域 也罷！別過貞娘，趁早開船。

貞麗 想起在舊院之時，我們一家同住。今

日船中，已少了一个香君；不知今生
還能相見否？

『一家人離散了，

重聚在水雲。

言有盡，

離緒萬分。

掌中嬌養女。

何日說艱辛？——（金蓮子）

方域 只怕有人蹤跡。崑老快快換衣。就此

別過罷！

崑生（換衣與方域掩淚過船）歸計登程猶

未准。

方域 故人見面轉添愁。（撐船下）

貞麗 妾身厭襟烟花，伴着老兵度日，却也

快活。不意故人重逢，又惹一天舊恨

。你聽濤聲震耳，今夜那能成寐也！

悠悠萍水一番親，

舊恨新愁幾句論；

漫道浮生無定著，
黃河亦有住家人。

第二十八齣

題畫

佈景 媚香樓，樓下花園。

田叔 美人香冷繡床間，

一院桃開獨閉關；

無限濃春烟雨裏，

南朝留作畫中山

自家武林藍瑛，表字田叔，自幼馳聲

畫院。與貴竹楊龍友，筆硯至交。開

他新轉兵科，買舟來望，下榻這媚香

樓。此乃名妓香君梳妝之所。美人一

去，庭院寂寥。正好點染雲烟，應酬

畫債，不免將文房畫具。整理起來。

（洗硯滌筆，調色措盞）沒有淨水，

怎處？（想着）有了！那花稍曉露，最

是清潔。用他調丹濡粉，鮮秀非常。

方域

我下樓向後園收取。(手持色盞暫下)

「地北天南蓬轉，

巫山楚雨絲牽。

窗滾楊花。

牆翻燕子，

認得紅樓舊院。

觸起閒情柔如草。

攪動新愁亂似烟，

傷春人正眼。」——(齊陣)

小生在黃河舟中，遇著蘇崑生，一路

同行。心忙步急，不覺來到南京。昨

晚旅店一宿，天明早起，留下崑生，

看守行李，俺獨自來尋香君，且喜已

到院門之外。

「只見黃鶯亂囀，

人蹤悄悄，

芳草芊芊；

粉壞樓牆，

苔痕綠上花磚。

應有嬌羞人面，

映着他桃樹紅研。

重來魂似阮劉仙，

借東風引入洞中天。」——(于犯)

(推門)原來隻門虛掩，不免側身潛

入，看有何人在內？(入內)呀！

「驚飛了滿樹雀喧，

踏破了一堆蒼蘚。

這泥落空堂簾半捲，

受用煞雙棲紫燕。

閒庭院沒個人傳，

蹣跚兒迴廊一遍，

直步到小樓前。」——(朱奴兒犯)

(上指着)這是媚香樓了！你看寂寂

寥寥，湘簾畫捲，想是香君春眠未起

。俺且不要喚也，慢慢的上了粧樓。

悄立帳邊。等他自己醒求，轉睛一看

，認得出是小生，不知如何驚喜哩！

（上樓）

「手拽起翠生生羅襟軟，

袖撥開綠楊線；

一層層欄環梯偏，

一樁樁塵封網罟；

豔濃濃樓外春不淺，

帳裏人兒腩腆。（看几）

從幾時收拾起撥冰絃，

擺列着描春容脂箱粉盞，

待做個女山人，畫叉錢？」——（普

天樂）

（吃驚）怎的歌樓舞榭，改成個畫院書

軒？這也奇了！（細想）想是香君替

我守節，不肯做那青樓舊態，故此留

心丹青，聊以消遣春心耳！（指着）

這是香君臥室，待我輕輕推開。（推

着）呀！怎麼封鎖嚴密，倒像久不開

的。這又奇了，難道沒箇人看守！（

背手徬徨）

「蕭然！

美人去遠、

重門鎖，

雲山萬千，

知情只有問鶯燕。

儘着狂，

儘着顛，

問着他一雙雙不會傳言，

煞煎！

纔待轉。

嫩花枝靠著疎籬顛。（下廳）

籬櫳響。

似有個人略喘。——（雁過聲）

待我看是誰來？

田叔（持盞上樓，驚見）你是何人，上我

寓樓？

方域 這是俺香君妝樓。你爲何寓此？

田叔 我乃畫士藍瑛。兵科楊龍友先生，送俺住寓的。

方域 原來是藍田老，一向久仰。

田叔 兄台尊號？

方域 小生河南候朝宗，亦是龍友舊交。

田叔 (吃驚) 呵呀！大名震耳，纔得會面。請坐！請坐！

方域 我且問你，俺那香君那裏去了？

田叔 聽說被選入宮了！

方域 (吃驚) 怎麼被選入宮了？幾時去的？

田叔 這倒不知

方域 (掩袖) 『尋徧！

立東風漸午天，

那一去人難見、(瞧着)

看紙破窗櫺，

紗裂簾慢；

裏殘羅帕，

載過花鈿。

舊笙簫無一件，

紅鴛衾盡捲；

翠菱花放扁，

瑣寒烟，

好花枝不照一人眠。——(傾盃)

想起小生定情之日，桃花盛開，映着

簇新新一座妝樓。不料美人一去，零

落至此！今日小生重來，又植桃花盛

開。對景觸情：怎能忍住一雙眼淚！

(掩淚坐着)

『春風已上天，

桃瓣輕如剪；

正飛錦作雪，

落紅成霰。』

不免取開畫扇，對着桃花，賞玩一番

。(取扇看)

「濺血點作桃花扇，
比着枝頭分外鮮。」

這都是爲着小生來。

「攜上妝樓展對，

遺跡宛然，

爲桃花結下了死生冤。」——（玉芙蓉）

田叔 請教這扇上桃花，何人所畫？

方域 就是貴東楊龍友的點染。

田叔 爲何之揮淚！

方域 此扇乃小生與香君訂盟之物。——那

香君呵！

「手捧着紅絲硯，

花燭下索詩篇，（指着）

一行行寫上鴛鴦券。」

不到一月，小生避禍遠去，香君閉門

守志，不肯見客，惹惱了幾個權貴。

「放一羣凶神惡煞劫玉仙。」

那時硬搶香君下樓。香君着急，急把

花容呵！

「似鵲血亂灑暗紅怨。」

這柄詩扇，恰在手中，竟爲血點壞。

可惜！可惜！

田叔 後來楊龍友添上梗葉，竟成了幾筆折

枝桃花。（拍扇）

「這桃花扇在

那人阻春烟！」——（出桃紅）

田叔 （看扇）畫的有趣，竟看不出是血跡

來。——這扇怎又到先生手中？

方域 香君思念小生，托蘇師父到處尋俺，

把這桃花扇，當了一封錦字書。小生

接得此扇，跋涉來訪，不想香君又入

宮去了！（掩淚）

文聰 台上久無秦弄玉，船中新到米襄陽

家人 （入向田叔）兵科楊老爺，來看籃相

公，門外下轎了。（田叔慌忙下樓出

見）

文驄 (上樓見方域) 侯兄幾時來的？

方域 適纔到此，尙未奉拜。

文驄 聞得一向在史公幕中，又隨高兵防河

。昨見塘報。高傑于正月初十日，已

爲許定國所殺。那時世兄在那裏來？

方域 小弟正在鄉園。急遇此變，扶着家父

，逃避山中。一月有餘。恐爲許兵蹤

跡，故又買舟南來。路遇蘇崑生。持

扇來訪，只得連夜赴約；竟不知香君

已去。——請問是幾時去的？

文驄 正月八日，被送入宮的。

方域 到幾時纔出來？

文驄 遙遙無期。

方域 小生只得在此等他了！

文驄 此處無可留戀，還是別尋佳麗罷！

方域 怎忍負約！但得他一信，去也放心。

「望咫尺青天，

那有個瑤池女使，

偷遞情箋！

明放着花樓酒榭，

丟做個雨井烟垣，

堪憐！

舊桃花劉郎又撚，

料得新吳宮西施不願，

橫揣俺天涯大塔，

永日如年！——(尾犯序)

文驄 世兄不必愁煩，且看田叔作畫罷！(

田叔作畫)

方域文驄 道是一幅桃源圖，

田叔 正是！

文驄 替那家畫的？

田叔 大錦衣張瑤星先生，新修起松風閣，

要裱做照屏的。

方域 妙！妙！位置點染，別開生面，全非

金陵舊派。

田叔 (作畫完) 見笑！就來題詠幾句，爲

方域

拙畫生色。何如？

不怕寫壞，小生就獻醜了！（題畫）

原是在看花洞裏人，重來那得便迷津？

漁郎誑指空山路，留取桃源自避秦。

歸德侯方域題。

文驄

（讀罷）佳句！寄意深遠，似有喚醒

小弟之意。

方域

豈敢！（指畫）

「這流水清溪面，

落紅英千千片；

抹雲烟，

綠樹濃，

青峯遠。

仍是春風，

舊境不曾變

沒個人兒，

將咱繫戀，

是一座空桃源。

趁著未斜陽，

將掉轉。——（鮑老儻）（起立）

文驄

世兄不要埋怨。而今馬阮當道，專以

報仇雪恨爲事。俺雖至親好友，不敢

諫言。恰好人日小席，喚香君供唱。

那香君性氣，你是知道的，手指二公

，一場好罵。

方域

呵呀！這番遭他毒手了！

文驄

虧了小弟在傍，十分勸解，僅僅推入

雪中，吃了一驚。幸而選入內廷，暫

保性命。（向方域）兄既與香君有舊

，亦不可在此久留。

方域

是！是！承教了（同下樓）

「熱心場早把冰雪燕，

活冤業現擺著麒麟檣，（藏扇）

俺且抱著扇上桃花閒消遣。」——（尾

聲）（竟下）

文驄

我們別過監兄，一同出去罷！

方域 正是，忘了作別。（作別）請了！（

田叔先閉門下，方域文驄同行）

方域 重到紅樓意惘然，

文驄 閒評詩畫晚春天；

方域 美人公子飄零盡，

文驄 一樹桃花似往年。

第二十九齣

逮社

佈景 （一）書肆蔡監所，（二）及該所復社）

益所 『堂名二酉，

萬卷牙籤求售。

何物充棟汗車牛？

混了書香銅臭？

賈清商秀，

怕遇著秦皇大搜。』——（鳳凰閣）

在下金陵三山街，書客蔡益所的便是

。天下書籍之所，怎過俺金陵？這金

方域

陵書鋪之多，無過俺三山街；這三山街書鋪之大，無過俺蔡益所。（指着）你看十三經，廿一史，九流三教，諸子百家，腐爛時文，新奇小說，下充盈箱架。高低列肆連樓。不但購南販北，積古堆今；而且嚴批妙選，精閱善印。俺蔡益所，既射了貿易詩書之利。又收了流傳文字之功。憑他進士舉人，見俺作揖拱手，好不體面！（笑着）今乃乙酉鄉試之年，大布恩綸，開科取士。准了禮部尙書錢謙益的條陳，要取正文體，以光新治。小店乃坊間首領，只得聘請幾家名手，另選新編。今日正在裏邊刪改批評。待俺早些貼起封面來。（貼着）風氣隨名手，文章中試官。（下）

（背行囊上）當年烟月滿繁樓，夢悠悠蕭聲非舊。

人隔銀漢幾重秋，
信難投，

相思誰救？」

崑老！我們千里跋涉，爲赴香君之約；不料他被選入宮，音信杳然。昨晚掃興回來，又恐有人蹤跡，故此早早移寓。但不知那處僻靜。可以多住幾時，打聽音信？

「等他詩題紅葉，

白了少年頭，

佳期難道此生休也囉！」——（水紅花）

我看人情已變，朝政日非。且當道諸公，日日羅織正人，報復夙怨。不如暫避其鋒，把香君消息，從容打聽罷！說的也是！但附近州郡，別無相知。只有好友陳定生住在宜興，吳次尾住在貴池。不免訪尋故人，倒也是快事。（行着）

崑生

「故人多狎水邊鷗，
傲王侯紅塵拂袖。
長安棋局不勝愁，
買孤舟南尋烟岫。」
來到三山街，書舖林立，人烟稠密，趨行幾步纔好！（疾走）

「防他豺狼當道，
冠帶幾獼猴，

三山榛莽水狂流也囉」——（前腔）

方域

（指着）這是蔡益所書店，定生次尾常來寓此；何不問他一信？（看着）那廊柱上貼著新選封面，待我君來。（讀着）復社文開（又看）這左邊一行小字，是壬癸末房墨合刊。右邊是陳定生吳次尾兩位先生新選。（喜狀）他們兩人，難道現寓此間不成？

崑生

待我問來。——掌櫃的那裏？

益所 請了！想要買甚麼書籍麼？

方域 非也！要借問一信。

益所 問誰？

方域 陳定生吳尾兩位相公。來了不曾？

益所 現在裏邊，待我請他出來。（下）

應箕貞慧（同上見）呀！原來是侯社兄。

（見崑生）蘇崑老同他來了！（各揖）

貞慧 從那裏來的？

方域 從故鄉來的。

應箕 幾時進京？

方域 昨日纔到。

『烽烟滿郡州，

南北從軍走。

嘆朝秦暮楚，

三載依劉，

歸來誰念王孫瘦？

重訪秦淮簾下鈎，

徘徊久，

桃花昔遊，

這江鄉今年不似舊溫柔！——（玉英）

蓉）

（問貞慧應箕）兩兄在此，又操選政

了！

貞慧應箕 見笑！

『金陵舊選樓，

聯楊同良友。

對丹黃筆硯，

事業千秋，

六朝衰弊今須救。

文體重開韓柳歐，

傳不朽，

東林盡收，

纔知俺中原復社附清流。——（前腔）

侍役 請相公們裏面用茶。

貞慧應箕 來了！（讓崑生方域入）

長班

（持拜帖上）我家官府阮大誠；陞了兵部侍郎，特賜蟒玉，欽命防江。今日到此三山街拜客。只得先來。

大誠

（驕態上）『排頭踏青衣前走，高軒穩扇蓋交抖。

看見何人坐上頭？

是當日胯下韓侯。』

差役

請老爺停轎，與僉都越老爺投帖。（差役投帖）

大誠

（停轎）吩咐左右，不必打道，儘著百姓來瞧。（搥扇大說）我阮老爺今日欽賜蟒玉，大轎拜客。那班東林小人，目下奉旨搜拿，躲的影兒也沒了。

。（笑着）

『纔顯出誰榮誰羞，

展開俺眉頭皺。』——（吳奴兒）

（看書舖）那廊柱上帖的封面，有甚

麼復社字樣，叫長班揭來我瞧。（長

班揭封面呈上，看着）復社文開，陳

定生吳次尾新選。（怒着）呀！復社

乃東林後起，與周饒雷續祚同黨。朝

廷正在訪拿，還敢留他選書。這個客

也大膽之極了！快快落轎。（下轎，

坐書舖吩咐）速傳坊官。

長班

坊官

坊官在那裏？

大誠

（急上跪下）稟大老爺，傳卑職有何

吩咐？

『這書肆不將法守，

通惡少復社渠首。

奉命將逆黨搜，

須得你蔓引株求。』

益所

大誠

不消大老爺費心，卑職是極會拿人的

。（入內拿益所上）犯人蔡益所拿到

了！

（下跪）小人蔡益所，並未犯法。

你刻什麼復社文開，犯法不小！

益所 是鄉會房墨，每年科場，要選一部的。

大鍼 哇！目下訪拿逆黨，功令森嚴。你容

留他們選書，還敢口強。快快招來！

益所 不干小事。相公們自己走來，現在裏面選書哩！

大鍼 既在裏面，用心看守，不許走脫一人。

。（益所應下）

大鍼 （向坊官私語）訪拿逆黨，是鎮撫司的專責。速遞報單，叫他校尉拿人。

『傳緹騎，重興獄囚，

笑楊左今番又。』——（前腔）

坊官 是！（速下）（大鍼上轎）

方城貞慧應箕 （拉大轎喊）我們有何罪

過，拿人看守？你這位先生，不畏天

地鬼神了！

大鍼 （微怒）學生並未得罪，為何動起公

憤來？（拱手）請教諸兄尊姓台號？

應箕 俺是吳次尾。

貞慧 俺是陳定生。

方城 俺是侯朝宗。

大鍼 （微笑）哦！原來就是你們三位。今日都來認認下官。

『堂堂貌鬚長似帶，

昂昂氣胸高如斗。』（向應箕）

那丁祭之時。

『怎見的阮光祿難司邊和豆？』（向

貞慧）

那借戲之時。

『爲甚把燕子箋弄俺當場醜？』（向方

城）

堪羞：

妝奩代湊，

倒惹你裙釵亂丟。』——（劉銀燈）

你就是阮鬍子，今日報仇來了！

好！好！好！大家扯他到朝門外，講

好！好！好！大家扯他到朝門外，講

講他的素行去。

大鍼 (作笑) 不要忙，有你講的時。(指

着) 你看那來的何人？(登橋)

差役 (亂叫) 那是蔡益所？

益所 在下便是，問俺怎的？

差役 俺們是拿人來的，快快領着拿人。

家人 要拿那個？

差役 拿陳吳侯三個秀才。

方域 不用拿，我們都在這裏，尚有話說。

差役 請到衙門裏說去罷！(竟丟練套三人

下)

益所 (發急) 這是那裏的帳？——蘇兄快

來。

崑生 (急上) 怎麼樣的了？

益所 了不得！了不得！選書的兩位相公拿

了去了！連侯相公也拿去了！

崑生 有這等事哩！(同益所合唱)

『兇兇的縲絏在手，

忙忙的捉人飛走。

小復社沒個東林救，

新馬阮接著崔田後。

堪憂、

昏君亂相，

爲別人公報私讎。』——(前腔)

我們跟去打聽一個眞信，好設法救他

。

正是！看他安放何處，俺好早晚送飯

。

益所 朝市紛紛報怨讎，

乾坤付與杞人憂；

益所 倉皇誰救焚書禍？

崑生 只有甯南一左侯。

第三十齣 歸山

佈景 (一) 刑庭 (二) 別墅。

瑤星 『何處家山？

回首上林春老，
秣陵城烟雨蕭條。

嘆中興新霸業，
一聲長嘯舊宮袍！

襯著嬾散衰貌！——（粉蝶兒）

下官張薇，表字瑤星，原北京錦衣衛儀正之職。避亂南來，又遇新主中興，錄俺世勳，仍補舊缺。不料權奸當道，朝局日非。新於城南修起三間『松風閣』，不日要投閒歸老。只因有送案二人，乃禮部主事周鏞，按察副使雷縝祚。馬阮挾仇，必欲置之死地。下官深知其冤，只是無法可救；早夜躊躇，故此去志未決。

『黨禍起新朝，

正士寒心。

連袂高蹈。

俺有何求，

爲他人操刀，

急逃。

蓋了座松風草閣，

等著俺白雲嘯傲。

只因這沉寃未解夢空勞。——（尾犯

序）

家僮

稟老爺，鎖撫司馮可宗，拿到逃黨三名，候老爺升廳發放。（校尉四人持

刑具羅列）

瑤星

（升廳，解役投文，押方域貞慧應箕帶鎖上跪着）據坊官報單，說爾等結社朋謀，替周鏞雷縝祚行賄打點，因而該司捕解。快快從實招來，免受刑拷。

貞慧應箕 難招！

『筆硯本吾曹。

復社青衿，

方域

評選文稿，
無罪而殺，
是坑儒根苗。

『休拷。』

俺來此處，

携琴訪友，

並不會流連夜曉。

無端的池魚堂燕一時燒！——（前腔）

瑤星

據爾所供，毫無實跡，難道本衙門誣良爲盜不成？（拍驚堂木）左右，預備刑具，叫他逐個招來。

貞慧

（前跪）老大人不必動怒，犯生陳貞慧，直隸宜興人。不合在蔡益所書坊選書，並無別情。

應箕

（前跪）犯生吳應箕，直隸貴池人。不合與陳貞慧同事，並無別情。

瑤星

（向解役）既在蔡益所書坊，結社朋謀，行賄打點，彼必知情。爲何竟不

拿到？（投簽與解役）拿蔡益所質密。（解役應下）

方域

（前跪）犯生侯方域，河南歸德府人。遊學到京，與陳貞慧吳應箕文字舊交；纔來拜望，一回學來了，並無別情。

瑤星

（想着）前日藍田叔所書桃源圖，有歸德侯方域題句。——你是侯方域麼？

方域

犯人便是。

瑤星

（拱手）失敬了，前日所題桃源圖，大有見解。領教！領教！這是與你無干，請一邊候。

方域

多謝超豁了！（一邊坐）

差役

（持籤上）稟老爺，蔡益所店門關閉，逃走無蹤了！

瑤星

朋謀打點，全無證據，如何審擬？（尋思）

家僮
瑤星

〔持書送上〕王錢二位老爺有公書。

〔看着〕原來是內閣王覺斯，大宗伯錢牧齋兩位老先生公書，待俺看來。

〔開書背看點頭〕說得有理。竟不知陳吳二犯，就是復社領袖。

『一個是定生兄藝苑豪，

一個是主騷壇吳次老，

爲甚的冶長無罪拘皋陶？

俺怎肯禍興黨錮推又敲？

大錦衣，

權自操；

黑獄中，

白日照。

莫教名士請流，

賈禍含冤，

也把中興文運凋！——〔紅納襖〕

〔轉拱手〕陳吳兩兄，方纔得罪了！

——王覺斯，錢牧齋二位老先生，一

向交遊麼？

貞慧 小生並無相與。

瑤星 爲何發書，極這兩兄文名，囑俺開釋？

貞慧應箕 想出二公主持公道之意。

瑤星 是！是！下官雖係武職。頗讀詩書，

豈肯殺人媚人？這事冤屈，請一邊候

。待俺批回該司，速行開釋便了！〔

批着〕〔貞慧應箕一邊坐〕

家僮 〔持朝報上〕稟老爺，今日科抄，有

要緊旨意，請老爺過目。

瑤星 〔看報〕內閣大學士馬一本，「爲速

誅叛黨，以靖謀逆事。犯官周鑑雷續

祚，私通潞藩，叛跡顯然。乞早正法

，曉示臣民」等語。奉旨「周鑑雷續

祚，着監候處決。」又兵部侍郎阮一

本，「爲捕滅社黨，廓清皇圖事。照

得東林老奸，如蝗蔽日；復社小醜，

似蠮出田。蠮爲現在之災，捕之欲盡

；蠮爲將來之患，滅之勿遲。臣編有

蝗蠮錄，可按藉而收也！」等語。奉

旨「這東林社黨，着嚴行捕獲，審擬

具奏，該衙門知道。」（吃驚）不料二

人又有這番舉動，從此正人君子，無

子遣矣！

「俺正要省約法，

畫獄牢；

那知他鑄刑書，

加炮烙！

莫不是濁流欲向清流拋；

莫不是黨碑又刻元祐號！

這法網人怎避逃？

這威令誰敢拗？

眼見復社東林，

盡入囹圄，

也試新刑，

搜爾曹。」——（前腔）

（向方域等）下官憐爾無辜，正思開

釋；忽然奉此嚴旨。不但周雷二公定

了死案，從此東林復社，那有漏網之

人？

方域等（跪求）尙望大人超豁？

瑤星

俺若放了諸兄。倘被別人拿獲，再無

生理，且不要忙。（批着）據送三犯

，朋謀打點，俱無實跡。俟拏到蔡益

所時，審明擬罪可也！（向方域等）

那鎮無司馮可宗，雖係功名之徒，却

也良心未喪。待俺寫書與他。（寫着

）老夫待罪錦衣，多歷年所。門戶黨

援，何代無之。總之君子小人，互爲

盛衰。事久則變，勢極必反。我輩職

司風紀，不可隨時偏倚，代人操刀。

天道好遠，公論不決，慎勿自貽後悔

也！（拱手）諸兄暫屈獄中，自有昭

雪之日。(解犯差役押方域等俱下)

(退堂)俺張薇，原是先帝舊臣。國破家亡，已絕功名之念。爲何今日出來助紂爲虐？自古道：「知幾不俟終日。」看這先景，尙容躊躇再計乎？——家僮，快牽馬來，我要到松風閣養病去了！

馬夫 (索馬)坐馬在此。

瑤星 (上馬家僮馬夫隨行。)(「好趁著晴

春晚照，

滿路上翠舞花飄；

遙望見城南蒼翠山色好，

把紅塵客夢全消。」

且喜已到松風閣。這是俺世外桃源，

不免下馬登樓，趁早料理起來。(下

馬登樓)

「清泉白石人稀到，

一陣松風響似濤。」

園丁

叫園丁撐開門窗，拂淨欄檻，俺好從容眺望。

(收拾)燕泥沾落絮，蛛網窩飛花。——稟老爺，收拾乾淨了！(下)

瑤星

(窺窗)你看松陰低戶，沁的人下骨皆涼。此處好安吟榻。(又憑欄)你看春水盈池，照的人眉皆碧。此處好支茶竈。(忽笑)來心慌了，冠帶袍靴，全未脫却；如此打扮，豈是桃源中人？可笑！可笑！——家僮，開了竹箱，把我買下的箬笠芒屨，羅衣鶴氅，替俺換了！(換衣帶)

「堪投老。」

纔修完三開草閣，

便解宮袍；——(解三醒)

校尉

(鎖拿益所上)松間批案帖，竹裏驗公文。方纔拿住蔡益所，聞得張老爺來此養病，只得趕來銷籤。——門上

大叔那裏？

家僮 (出問) 來稟何事，如此緊急？

校尉 稟老爺，拿到蔡益所了，特來銷籤。

(繳籤)

家僮 (上樓稟) 衙門校尉，帶着蔡益所回

話。

瑤星 (驚着) 拿了蔡益所，他三人如何開

交。(想着) 有了；叫校尉樓下伺候，

聽俺吩咐。(家僮傳校尉跪樓下聽吩

咐) 這件縱密特案，不可絲毫洩漏。

暫將蔡益所羈候園中，待我回衙，細

細審問？

校尉 是！(將蔡益所拴樹，欲下)

瑤星 轉來！園中窄狹，把這匹官馬，牽回

喂養。我的冠帶袍靴，你也順便帶去

，還要多住幾時，不許擅來囉皂。(

校尉應下)(跌足)壞了！壞了！衙

役走入花叢，犯人鎖在松樹，還成一

個什麼樹派哩？不如下樓去罷！(下樓見益所) 果是蔡益所哩！

(跪着) 犯人與老爺，曾有一面之識。

。

瑤星 雖係舊交，你容留復社。犯罪不輕。

益所 (叩頭) 是！

瑤星 你店中書籍，大半出於復社之手，件

件是你證據。

益所 (叩頭) 只求老爺超生。

瑤星 你肯捨了家財，纔能保得性命。

益所 犯人情願離家。

瑤星 (生喜) 這就有救矣！——家僮與他

開了鎖頭。(家僮開鎖) 你既肯離家

，何不隨我住山？

益所 老爺若肯攜帶，小人就有命了！

瑤星 (指着) 你看東北一帶，雲白山青，

都是絕妙的所在。——家僮好生看門

，我同蔡益所瞧瞧就來。(家僮應下)

，益所隨行）（指着）我們今夜，定要宿在那蒼蒼翠翠之中。

益所 老爺要去看山，須差人早安公館。那

山寺荒涼，如何住宿？

瑤星 你怎曉的？捨了那頂破紗帽，何處岩

穴，着不得這個窮道人？

益所 （背着）只是那裏說起？

瑤星 不要遲疑，一直走去便了！

「眼望著白雲縹緲，

顧不得石徑迢遙，

漸漸的松林日落空山杳，

但相逢幾個漁樵。

翠微深處人家少，

萬嶺千峯路一條。

間懷抱，

盡著俺山游寺宿，

不問何朝！——（前腔）

瑤星 境隔仙凡幾樹桃，

益所 纔知容易謝塵囂；
瑤星 清晚檢點白雲署，
益所 行到深山日尚高。

第三十一齣

草檄

佈景 佈景（一）酒店（二）文書房

崑生

萬歷一年間小童，崇禎朝代半衰翁；
曾逢天啓乾恩蔭，又見私光嗣廠公。

我蘇崑生睜着五旬老眼，看了四代時

人，故此做這幾句口號。你說那兩位

嗣廠公，有天沒日，要把正人君子，

捕滅盡絕。可憐俺候公子，做了個法

頭例首。我老蘇與他同鄉同客，只得

遠來湖廣，求救於甯南左候。誰想一

住三日，無門可入。今日江上大操，

看他兵馬過處，鷄犬無聲。好不肅靜

！等他回營，少不得尋個法兒，見他

一面。（等着）店家那裏？

店主 黃鶴樓頭仙客少，白雲市上酒家多。

——客官有何話說？

崑生 請問，元師左爺爺，得好回營麼！

店主 早哩！早哩！三十萬人馬，每日操到

掌燈。況今日又留督撫袁老爺，巡按

黃老爺，在教飲酒。怎得便回？

崑生 既是這等，替俺打壺酒來，慢慢的吃

，等他來罷！

店主 （取酒上）等他做甚？吃盃酒，早些

安歇罷！

崑生 俺並不張看，你放心閉門便了！（店

主下）（望着）你看一輪明月，早出

東山。正當秋江花月夜，只是興會欠

佳耳！（坐斟飲酒）對此盃中物，勉

強唱隻曲兒，解悶則個。（自敲鼓板）

「長空萬里，

見嬋娟可愛，

全無一點纖翳。」

十二闌干光滿庭。

涼侵珠簾銀屏，

偏稱。

身在瑤臺，

笑斟玉罇

人生幾見此佳景？

惟願取年年此夜，

人月雙清！——（念奴嬌序）

（獨自斟飲）這樣好曲，院了阡圓海

，却也沒人賞鑒。罷了；罷了！甯可

埋之浮塵，不可投諸匪類。（又飲）

這時候也得好回營了！待俺細細唱起

來。他若聽得，不問使罷；倘來問俺

，倒是個機會哩！（又敲鼓板）

「孤影，

兩枝乍冷，

見烏鵲縹緲驚飛，

樓止不定。」

店主 (上怨) 客官安歇。萬一元帥聽得，

連累小店。倒不是耍的。

崑生 「萬壘蒼山，

何處是修竹吾廬三徑？」(店主拉崑生睡)

崑生 不妨事的。俺是元帥鄉親，巴不得

他知道，纔好請俺進府哩！

店主 既是這等，憑你憑你。(下)

崑生 「還看：

丹桂誰攀？

姮娥獨住，

故人千里漫同情。

惟願取年年此夜，

人月雙清。」——(前腔)

(小卒數人，背弓矢盔甲走過)

(聽着) 外邊馬蹄亂響，想是回營了。不

免再唱一曲。(又敲鼓板)

「光瑩！

我欲吹斷玉蕭，

駿鸞歸去，

不知何處冷瑤京？」

(小軍四人，背旗幟前導)

(聽着) 喝道之聲，漸漸近來，索性大唱一會

。『環佩濕，

似月下歸來飛瓊。』

良玉 纔成黃澍朝中新政教歌舞，江上殘軍

試鼓鑿。

繼成 (聽着)！唳將軍，貴鎮也教起歌舞

來了！

良玉 軍令嚴肅，民間難敢？

黃澍 (指着) 果然有人唱曲。(拉良玉聽

)

「那更！

香霧雲鬟，

清輝玉臂，

廣寒仙子也堪並。

惟願取年年此夜，
人月雙清。」——（前腔）

良玉

（怒着）目下戒嚴之時，不遵軍法，半夜唱曲。快快鎖拿。（小卒打下門，拿出崑生跪馬前）方纔唱曲，就是你麼？

崑生

是！

良玉

軍今嚴肅，你敢如此大膽！

崑生

無可奈何，只求老爺寬恕。

繼成

聽他所說，像是醉話。

黃澍

唱的好曲子，倒是絕調。

良玉

這人形跡可疑，帶入帥府，細細審問。

。（帶崑生行）（與繼成黃澍合唱）

「操江交入武昌門，

鷄犬寂寥似野村，

三更忽遇擊筑人，

無故悲歌必有因。」——（卒地錦襠）（到府）

（讓繼成黃澍）就請下榻荒署，共議軍情。

繼賢黃澍 怎好攪擾？（同入坐）

繼賢 方纔唱曲之人，倒要早早發放。

良玉 正是！——帶過那個唱曲的來！（差役帶崑生跪）你把犯法情由，從實說來。

崑生 小人來自南京，特投元帥。因無門可入，故意犯法，求見元帥之面的。

崑生

入，故意犯法，求見元帥之面的。

良玉 哇！該死奴才，還不實說。

黃澍 不必動怒。問他說：「要見元帥，有何緣故？」

崑生 「京中事，

似霧昏，

「京中事，

似霧昏，

朝朝報讎搜黨人；

現將公子侯郎，

拿向囹圄困。

望舊交，

懷舊恩；
替新朝，

『削新忿。』——（鎖南枝）

良玉 那侯公子是俺世交。既來求救，必有手書，取出我瞧。

崑生（叩頭）那日阮大誠親領校尉，立拿

送獄，那裏寫得及書？

繼賢 憑你口說，如何信得。

良玉（想着）有了！俺幕中有侯公了一個

舊人，煩他一認，便知真假。——請

柳相公出來。（長班應傳）

敬亭 肉朋酒友，問俺老柳，待我認來。（

點燭認）呀！原來是蘇崑生。我的盟

弟呀！（各掩淚）

良玉 果然認的麼？

敬亭 他是河南蘇崑生，徧天下第一個唱曲

的名手，誰不認的？

良玉（喜着）竟不知唱曲之人，倒是一個

敬亭

崑生

義士！（拉起）請坐！請坐！（崑生各揖坐）

你且說侯公子爲何下獄？

爲他是：

「東林黨，

復社羣，

曾將魏崔門戶分，

小阮思報前讎，

老馬沒分寸。

三山街，

緹騎狠；

驟飛來，

似鷹隼。」——（前腔）

把侯公子捉入獄內，音信不通，俺沒

奈何，冒死求救。幸虧將軍不殺，又

得遇着故人。（揖敬亭）只求兄長懇

央元帥，早發救書，也不枉俺一番遠

來。

良玉

(氣憤) 袁黃二位盟弟，你看朝事如此，可不恨死人也！

繼賢

不特此也，聞的舊妃童氏，拔涉尋來，馬阮不令收認；另藏私人，預備采選，要圖椒房之親。豈不可殺？

黃澍

還有一件，崇禎太子，七載儲君，講官大臣，確有證據，今欲付之幽囚。人人共憤，皆思寸磔馬阮，以謝先帝。

良玉

(大怒) 我輩戮力疆場，只爲報効朝廷。不料信用奸黨，殺害正人，日日賣官鬻爵，演舞教歌。一代中興之君，行的總是亡國之政。只有一個史閣部，頗有忠心，被馬阮內舉掣肘，却也依樣葫蘆。剩俺單身隻手，怎去恢復中原？(跌足) 罷！罷！罷！俺沒奈何，竟做要君之臣了。(揖繼成) 臨侯替俺修起參本。

繼賢

怎麼樣寫？

良玉

你只痛數馬阮之罪便了。

繼賢

領教。(敬亭送紙筆)(寫着)

「朝廷上，

用逆臣，

公然棄妃囚嗣君；

報讎翻案紛紛，

正士皆逃遁；

尋治容，

教豔品，

賣官鬻爵筆難盡！」——(前腔)(寫完)

良玉

還要一道檄文，借重仲霖起稿罷！(揖着)

黃澍

也是這樣寫麼？

良玉

你說俺要發兵進討，叫他死無唯類，

敬亭

該！該！

良玉

你前日勸俺不可前進，今日爲何又來

贊成？

敬亭 如今是弘光皇帝了。彼一時也，此一
時也！

良玉

是！是！俺左良玉乃先帝老將。先帝
現有太子，是俺小主。郡馬阮擅立弘
光之時，俺遠在邊方，原未奉詔的。
待俺做來。（敬亭送紙筆）（寫着）

黃澍

「清君側，

走檄文，

雄兵義旗遮路塵；

一雲飛據金陵，

直抵鳳凰門；

朝帝宮，

謁差寢，

搜黃閣，

試白刃。」——（前腔）（寫完）

良玉

就列起名來。

繼賢 這樣大事，還該請到新巡撫何騰蛟，

找他列名。

良玉

他爲人固執，不必相聞，竟寫完他罷
了。（繼賢黃澍列名）今夜騰寫停當
，明早飛遞投送，俺隨後也就發兵了
。

繼賢

只怕遞送誤事。

良玉

爲何？

繼賢

京中匿名文書紛紛雨集。馬阮每早
令人搜尋，隨得遂燒，並不過目。

良玉

如此，只得差人了！

黃澍

也使不得。聞得馬阮密令安慶將軍杜
弘域，築起坂磯，大有防備我兵之意
。此檄一到，豈肯干休？那差去之人
，便死多活少了！

良玉

這等怎處？

敬亭

倒是老漢去走走罷！

繼賢黃澍

（驚着）這位柳先生，竟是荆軻之

流，我輩當以白衣冠送之。

敬亭

這條老名，甚麼希罕？只要辦的元帥事來。

良玉

（大喜）有這等忠義之人。俺左崑山要下拜了！左右，取一盃酒來。（長班取酒上）（跪奉敬亭酒）請盡此杯，（敬亭跪飲乾）（衆拜敬亭，敬亭答拜）

「擎杯酒，

拭淚痕，

荆卿短歌聲自吞。

夜半攜手叮嚀，

滿座各消魂。

何日歸？

無處問，

夜月低，

春風緊。」——（前腔）（各掩淚）

敬亭

（向崑生）借重賢弟，暫陪元帥。俺就去裝束了！

崑生

只願救取公子，早早出獄。那時再與老哥相見罷！（俱作別，敬亭先下）

良玉

義士！義士！

繼賢黃澍

壯哉！壯哉！

良玉

渺渺烟波夜氣昏，

黃澍

一樽酒盡客消魂；

良玉

從來壯士無還日，

崑生

眼看長江下海門。

第三十二齣

拜壇

佈景

（一）祭壇（二）書齋，齋外牡丹盛開。

贊禮

「眼看他，

命運差；

河北新房一半塌。

承繼個兒郎貪戲耍，

不報冤讎不掙家。

窩裏財，

奴亂抓。」——（哭小四）

在下是大帛寺一個老贊禮。住在神樂觀傍，專管廟陵祭享之事。那知天翻地覆，立了這位新爺，把俺南京重新興旺起來！今歲乙酉，改歷建號之年，家家慶賀。我老漢三盃入肚，只唱這個隨心令兒。旁人勸我道：「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我回言道：「大風吹倒梧桐樹，也要旁人話短長。」孩子們，今日是三月十幾日了！

孩子 三月十九日了！

贊禮 呵呀？三月十九日，乃崇禎皇帝忌辰

，奉旨在大門外，該設壇祭祀，派着我當執事的。怎麼就忘了？快走！快走！（走着）岡岡轆轆，接接連連，竹竹松松，密密叢叢，不覺已到壇前。且喜百官來到，待俺且鋪設起來

。（設香案，供香帛燭酒）
士英文驄 「舊江山，

新圖畫；

暮春烟景人瀟灑，

出城市遍野桑麻。

哭甚麼舊主升遐，

告了個遊春假。

可法

「滴纔去野外江邊奠杯罍，

揮不盡血淚盈把，

年時此日，

問蒼天，

遭的甚麼花甲？」——（普天樂）（相見

士英

今日乃思宗烈皇帝升遐之日，理當設壇祭拜。

文驄

正是！

贊禮

文武百官到齊不曾？

俱已到齊了！

士英
贊禮

就此行禮。

（執事官捧帛爵）臺事官各司其事，陪祀官就位。代獻官就位。（各官俱照班排立）瘞毛血，迎神，參神，俯伏興，俯伏興！俯伏興！俯伏興！俯伏興！平身。（行禮完起立）行奠帛禮，陞壇。（士英秉笏至神位前）搢笏，獻帛，奠帛。（士英跪奠帛）平身，出笏詣讀祝位，跪。（士英跪）讀祝。

文聽

（跪讀）維歲次乙酉年，三月十九日，皇從弟嗣皇帝由崧，謹昭告於思宗烈皇帝曰：『仰惟文德，克承武功載績，御極十有七年。皇綱不振，大宇中傾。皇帝殉社稷，皇后太子俱死君父之難。弟愚不才，忝顏偷生。俯順臣民之請，正位南都，權爲宗廟神人主。慟一人之升遐，懲百僚之怠傲。』

贊禮

匍匐支持，惴惴憂懼；枕戈飲泣，誓復中原。今值賓天忌辰，敬設壇壝，遣百官祭。鑒茲追慕之誠，歆此蘋繁之獻。尙饗，』

舉哀。（各官哭三聲）哀止，俯伏興！復位。（士英轉下）行初獻禮，陞壇。（士英至神前）搢笏，獻爵，奠爵。（士英跪奠爵叩）平身，出笏復位，行亞獻，終獻。（禮同）徹饌送神，俯伏興！（四拜同），各官依贊禮完立着，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各詣燎位。（各官立着）望燎（夫役祝焚祝帛）禮畢。

（獨天哭）『萬里黃風吹漠沙，何處招魂魄？』

想翠華，

守枯煤山幾枝花；

對晚鴉，

江南一半殘霞，
是當年舊家。

孤臣哭拜天涯，

似村翁藏臘。」——（朝天子）

贊禮

老爺們哭的不慟。俺老贊禮忍不住，

要大哭一場了！（大哭一場下）

大賊

我的先帝呀，我的先帝呀！今日是你的週年忌辰，俺舊臣大賊，趕來哭臨也！）拭眼問祭過不會？

士英

方纔禮畢，

大賊

（至壇前，急四拜哭畢）先帝！先帝

！你國破身亡，總吃虧了一夥東林小人。如今都投了北朝。剩下我們幾個忠臣，今日還想着來哭你，你爲何至死不悟呀？（又哭）

士英

（拉着）圓老不必過哀，起來作揖罷

！（大賊拭淚相見）

可法

（背着）可笑！可笑！（作別）請了

士英

！癩癩三里路，魍魅一班人。（下）
我們皆是進城，就並馬同行罷！（更
表上馬行）（同大文聰合唱）

「奠瓊泉，

哭壇下，

失聲相向誰真假？

千宮散，

一路噴嘩；

好趁著景美天佳，

閒講些興亡話。

詠歸去，

恰似春風浴沂罷，

何須問江北戎馬？

南朝舊例儘風流，

只愁春色無價。」——（普天樂）

已到雞鴨巷，離小寓不遠；請過荒園

，同看牡丹如何？

文聰

小弟還要拜客，就此作別了。（文聰

別下)

大猷 待晚生追陪。

士英 (到宅下馬) 請進!

大猷 晚生隨行。(士英前，大猷後，入園)

果然好花!

速擺酒席，我們賞花。(侍役擺席)

(大猷、士英更衣坐飲)(大笑)今日

結了崇禎舊局，明日恭請聖上臨御正

殿，我們一朝天子一朝臣了!

大猷 連日在江上，不知朝中有何新政?

士英 目下舊太子王之明，正在這裏商量發

放，問老有何高見?

大猷 這事明白易處。

士英 怎麼易處?

大猷 老師相權傾中外者，只因推戴二字。

士英 是!是!

大猷 既因推戴二字。

「若認儲君真不差，

把俺迎來主放那搭?」

士英 是!是!就著監禁起來，不要惑亂人

心。——還有舊妃童氏，哭訴朝門，

要求迎爲正后，這何以處之?

大猷 這益發使不得

「自古君王愛館娃

繫臂紗，

須采選來家。

替椒房伴伐，」

士英 是!是!俺已采選定了。這個童氏，

自然不許進宮的。——那些東林復社

，捕拿到京，如何審問?

這班人天生是我們冤對，豈可容情?

切莫翦草留芽，

但起來盡殺，

但搜來盡殺!——(朝天子)

士英 (大笑)有理!有理!老成見到之言

，句句合着我意。拿大杯來歡飲三杯

班役

（特本急上）甯南侯左良玉，有本章一道，封投通政司。——這是內閣揭帖。送來過目！

士英

（接看）他有什麼好本？（看本發怒）呀！呀！了不得！就是參我們的疏稿。這疏內數出咱七大罪，叫聖上立賜處分。好恨人也！

班役

（又持文書急上）還有公文一道，差人賚來的。

士英

（接看）又是討俺的一路檄文。文中罵的，着實不堪。還要發兵前來。取咱的首級。這却怎處？

大鍼

（驚起亂抖）怕人！怕人！別的有法，這却沒法了！

士英

難道伸長頸子，等他來割不成？待俺想來。（細想）沒有別法，除是調取黃劉三鎮。早去堵截。

大鍼

調取黃劉三鎮。早去堵截。

士英

倘若北兵渡河，叫誰迎敵？

大鍼

（向士英耳語）北兵一到，還要迎敵麼？

士英

不迎敵，還有何法？

大鍼

只有兩法

士英

請教！

大鍼

（作搗衣）跑！（又作跪地）降！

士英

說的也是。大丈夫烈烈轟轟，甯可叩北軍之馬，不可試南賊之刀。吾主意已決，即發兵符，調取三鎮便了。（又想）且住！調之無名，三鎮未必肯去。這却怎處？

大鍼

只說左兵東來，要立潞王監國，三鎮自然着忙的。

士英

是！是！就煩圓老親去一遭。（同大鍼唱）

發兵符，

乘飛馬，

乘飛馬，

過江速勸黃劉駕。

舟同濟，

舵同擊，

纔保得性命身家。

非是俺魂驚怕，

怎當得百萬精兵從空下，

頃刻把城闕攻打？

全憑鐵鎖斷長江，

扯開強弩招架。』——（普天樂）

大鍼 辭過老師相。晚生即刻出城了。

士英 且住！這有一句密語。（附耳）內閣

高弘圖姜日廣。左袒逆黨，俱已革職

了。那周鏞雷縝祚，留在監中，恐爲

內應，趁早處決何如？

大鍼 極該！極該！

士英 （拱手）也不送了！（竟下）（大鍼

出）

長班 那個傳檄之人，還拿在只裏，聽候發

落。

大鍼

沒有甚麼發落，拿到刑部，請旨處決了。（上馬童行）（尋思）且不要孟

浪，我看苦劉三鎮，也非左兵敵手。

萬一斬了來人，日後難於挽回。——

班役，你速到鎮撫司拜上馮老爺。急

將傳檄之人，用心監候。（長班應下

）幾乎誤了大事。（鞭馬速行）

江南江北事如麻，

半倚劉家半阮家；

三面和棋休打算，

西南一子怕爭差。

第三十二齣

會獄

佈景 牢獄，幾株古槐，月色滿庭。

方域 （敝衣愁容上）——宮槐古樹閱滄田，

掛寒烟，

倚頽垣。

末後春風，
纔綠到幽院。

兩個知心常步影，

說新恨，

向誰借酒錢？——（梅花引）

小生侯方域，被逮獄中，已經半月。

只因證據無人，暫羈候審。幸虧故人

聯床，頗不寂寞。你看月色過牆，照

的槐影迷離。不免遊庭一步。

『碧澄澄月明滿天，

悽慘慘哭聲一片。

牆角新鬼，

帶血來分辯。

我與他，

死同讎，

生同冤；

黑獄裏，

半夜作白眼。——（忒忒令）

獨立多時，忽然毛髮相豎，好怕人也

！待俺喚醒陳吳兩兄，大家閒話。定

兄醒來！次兄睡熟了麼？（貞慧應箕

揉眼出）

貞慧 爲何獨行空院，

閒將露痕踏徧？

『愁懷日損，

應箕

萬話千言喚誰憐？——（尹令）

（相見）侯兄，怎的還不安歇？

方域

我想大家在黑獄之中，三春鶯花，

半點不見；只有明月一輪，還來相照

，豈可捨之而睡？

貞慧

是！是！同去步月一回（行着）

『冤聲滿獄夜鐺鐺

徵纏。三人步月，身輕若飛仙。

閒消自遣，

莫說文章賤！

從來豪傑，

都向此中磨練。

似在棘園瑣院，

分簾校賦篇。——（品令）

敬亭

（樑鎖上）戎馬不知何處避，賢豪半
向此中來。我柳敬亭被拿入獄，破題
兒第一夜，便覺難過。（嘆着）噯！
方纔睡下，又要出恭，只箇裙帶兒沒
人解，好苦也！（蹲地聽）那邊有人
說話，像是侯相公聲音，待我看來。
（起看吃驚）竟是侯相公。——你是
侯相公麼？

方域

（驚訝）原來是柳敬亭。

貞慧應箕

柳敬亭爲何也到此中？

敬亭

（相認）陳相公，吳相公，怎麼都在

裏邊？（舉手）阿彌陀佛！這也算佛

方域

殿奇逢了！

難得！難得！大家坐地談談。（同坐

地上合唱）

「便他鄉遇故

不算奇緣。

這牆：

隔著萬重深山，

撞見舊時親眷。

渾忘身累，

笑看月圓；

却也似武陵桃源，

有避亂秦人，

同話漁船。」——（豈粟黃）

方域

且問敬老，你犯了何罪，枷鎖連身，

如此苦楚？

老漢不曾犯罪。只因相公被逮入獄，

蘇崐生遠赴寧南，懇求解救。那左帥

果然大怒，連夜修本，參劾馬阮，又

發了檄文一道，託俺傳來，隨後要發兵進討。馬阮害怕，自發放出租公去了。

「寧南兵變，

料無人能將檄傳，

探湯蹈火咱情願。

也只爲文士遭讎，

白頭志高竊更堅。

渾身枷鎖吾何怨？

助將軍除暴解冤，

助將軍除暴解冤。」——（玉交交）

方域

竟不知敬亭受虧，乃小生所累。崑生

遠去求救，益發難得。可感！可感！

誰如此說，只怕左兵一來，我輩倒不

應箕

能苟全寶命。

獄官

正是寧南不學無術，如何解救？（皆長吁）

獄卒

獄官

獄卒

獄官

獄官

貞慧

應箕

方域

敬亭

方域

貞慧

應箕

方域

貞慧

應箕

方域

（四壁冤魂滿，三更獄吏尊。刑部要人，明早處決，快來綁去。）

該綁那個？

牌上有名。（看看）逆黨二名。周鏡

雷續袂。

（執燈照方域貞慧應箕敬亭面）不是

！不是！

（喝着）你們無事，各自躲開。（獄

官領獄卒急下）

（悄悄）綁到副

應箕 聽說要綁周鏡雷續袂。

方域 嚇死俺也！

我們等着瞧瞧。（獄官執牌前行，獄

卒背綁二人，赤身披髮，急拉下，方

域口呆）

果然是周仲馭介公，他二位。

這是我們榜樣了！

「演著明夷卦，

事盡翻。

正人慘害天傾陷，
片紙飛來無人見，
三更縛去加刑典，
教俺心驚膽顫——（四人合唱）

『黑地皆天

這樣收場難免！』——（江水兒）

方域

（問敬亭）我且問你：外邊還有甚麼新聞？

敬亭

我來的倉卒，不曾打聽，只見校尉紛紛拿人。

貞慧應箕 還在那個？

敬亭

聽說要拿巡按黃澍，督撫袁繼咸，大錦衣張徵。還有幾個公子秀才，想不起來了！

方域

敬亭

（細想）人多着哩！只記得幾個相熟的。有冒襄方以智劉城沈壽民沈士桂

楊廷樞。

貞慧 有這許多！

應箕 俺這裏道將來成一個大文會了！

方域 倒也有趣！

『罔罔竟竟是瀛洲翰苑，

畫一幅文會圖懸；

頓一幅文會圖懸，

避紅塵一羣謫仙。』——（四人合唱）

『賞春月，

同聽鶻；

感秋風，

同咏蟬；』——（川撥棹）

敬亭 三位相公，宿在那一號裏！

方域 都在「荒」字號裏。

貞慧 敬老羈在那裏！

敬亭 就在這後面「藏」字號裏。

應箕 前後相近，倒好早晚談談。

方域 我們還是軟監，敬老竟一重囚了！

敬亭 阿彌陀佛！免了上押凳；就算好的狼

哩！（作勢）

「高拱手，

礙不了禮數周全，

曲肱兒枕頭穩便，

只愁今夜裏，

少一個長爪麻姑搔背眠。」——（意不

歡）

敬亭 相逢真似島中仙，

貞慧 隔紙風濤路八千；

應箕 地僻偏宜人嘯傲，

方域 天空不礙月團圓。

第二十四齣

截磯

佈景 大船軍帳。弩臺架炮。

崑生 南北割成三分鼎，瀝湖挑動兩支兵。

咱家蘇崑生，爲救侯公子，激的左兵

東來。約了巡按黃樹。巡撫何騰蛟，

同日起馬。今日船泊九江，早已知會

督撫袁蠻咸，齊集湖口，共商入京之

計。誰知馬阮聞信，調了黃得功在板

磯截殺。你看狼煙四起，勢頭不善。

少爺左夢庚前去迎敵，俺且隨營打探

。正是地覆天翻日，龍爭虎鬪時。（

下）

得功

（戎裝雙鞭）『北征南戰無休，

鄰國蕭牆盡讎，

駕炮指江民

打觸鱸捲甲倒走。』——（三臺令）

咱家黃得功，表字虎山。一腔忠憤，

蓋世威名。要與俺弘光皇帝，收復這

萬里山河。可惜兩劉無肘臂之助，一

左爲腹心之患。今奉江防兵部尙書阮

老爺兵牌，俺駐紮板磯，堵截左兵。

只也不是常要的！——家將甲士何在？

家將 有！

得功 速傳大小三軍，聽俺號令！（軍卒排

立）

硬邦邦敢要君的渠首，
亂紛紛不服王的羣寇，
軟弱弱沒氣色的至尊，
鬧喧喧爭門戶的同朝友

只剩咱一營江山守，

正防著戰馬北來驟。

忽報樓船入浦口，

貔貅飛旌旗控上游，

戈矛傳煙烽截下流。」——（山坡羊）

黃卒與左兵戰，左兵敗，黃卒趕下）

良玉（戎裝白盔素甲坐船上）『替奸臣復

私讎的桀紂，

媚君上好排場的花醜，

投北朝學叩馬的夷齊，

吠唐堯聽使喚的三家狗。

拚着俺萬年遺臭，

對先帝一片心堪剖。

忙把君冤苦救：

不著做英雄到盡頭，

難敗烈轟轟東去舟。」——（前腔）

俺左良玉，領兵東下，只爲剪除奸臣

，救取太子。叵耐兒子左夢庚借此題

目，便要攻打城池，忘思進取，俺已

痛責再三，只怕亂兵引誘，不免做出

事來。且待渡過坂磯，慢慢勸他。

崑生

（急上）報元帥，不好了！黃得功截

良玉

殺坂磯前部先鋒，俱各敗回了，

（吃驚）有這等事！黃得功也是一個

忠義好漢。怎的受馬阮指撥，只知擁

戴新主，竟不念先帝六尺之孤？豈不

可恨！——左右，快看巡按黃老爺，

黃澍

巡撫何老爺，船泊那邊？同來計議。

（待役應下）

將帥隨談塵，風雲指義旗。下官黃澍

，方纔泊船。却好元帥來請。（上船）

良玉（相見）冲霖果然到來。巡撫何公，

如何不見？

黃澍 行到半途，又回去了

良玉 爲何回去？

黃澍 他原是馬士英同鄉。

良玉 隨他罷了！這也怪他不得。目下黃得

功截住坂磯，三軍不能前進，如何是好？

黃澍 這倒可慮。且待袁公船到，再作商量

。

繼成 孽子含冤天慘淡，孤臣舉義日光明。

來此是左帥大船，左右通報。

侍役 督撫袁老爺船到了！

良玉 快請。

繼成（上船相見）適從武昌回暑，整頓兵

馬，類從鞭弭。

黃澍 目下不能前進了。

繼成 爲何？

良玉 黃得功領兵截殺，先鋒俱已敗回。

繼成 事已至此，欲罷不能，快快遣人游說

便了，

良玉 敬亭已去，無人可遣，奈何？

崑生 晚生與他，頗有一面，情願效力。

黃澍 崑生義氣，不亞敬亭，今日正好借重

。

良玉 你如何說他？

崑生 『俺只說。

鵲蚌持，

漁人候，

傍觀將利後。

英雄舉動，

要看前和後。

故主恩深，

好爵自受。

截

噴

欺他子，
害他妃，
全忘舊，
殺人只落血雙手。

何必前來，

同室爭鬥？』——（五更轉）

繼成 說得有理。

良玉 還要把俺心事講的明白，叫他曉得奸

臣當殺，太子當救。完了兩樁大事，
於朝廷一塵不驚，於百姓秋毫無犯。

爲何不知大義，妄行截殺！

黃澍 正是那黃得功一介武夫，還知報効。

俺們倒肯爲犯上作亂不成？叫他細想

崑生 是！是！俺就如此說法。

報卒 （急上）報九江城內一帶火起，袁光

器本標人馬，自破城池了。

繼成 （吃驚）怎麼俺的本標人馬，自破城

良玉

池？只了不得！

（發怒）豈有此理？不用猜疑。這是我兒左夢庚做出此事，陷我爲反叛之臣。！罷了！罷了！有何面目，再向江東？（拔劍欲自刎，繼成抱住）（捏繼成手注目）臨候，臨候！我負你；！（嘔吐倒椅上）

崑生

元帥甦醒，元帥甦醒！

繼成

竟叫不應，這怎麼處？

黃澍

想中惡，快取辰砂灌下。

崑生

一取藥灌下（牙關閉緊，灌

（衆哭唱）

大將星，

落如斗，

旗杆摧花樓；

殺場百戰精神抖，

凜凜堂堂，

一身甲冑；

平白的臚下亡，

全身首，

魂歸故宮煤山頭；

同說艱辛，

君啼臣吼』。——（前腔）（小卒抬良王

下）

繼成

元帥已死，本鎮人馬，霎時潰散。那

左夢庚據住九江，叫俺進退無門。倘

若黃兵搶來，如何逃躲？

黃澍

我們原係被逮之官。今又失陷城池，

拿到京中，再無解救。不如轉回武昌

，向着巡撫何騰蛟，另做事業去罷！

繼成

有理！有理！（繼成黃澍急下）

崑生

（呆着）你看他們竟自散去，單剩我

蘇崑生一人，守著元帥屍首，豈不可

憐！不免點起香燭，哭奠一番。（設

案點香燭哭拜）

『氣死英雄人盡走，

撇下了空船板。

俺是個招魂江邊友，

沒處買一杯酒。』——（哭相思）

且待他兒子奔喪回船，收殮停當，俺

纔好辭之而去，如今只得耐性兒看守

。正是：

英雄不得過江州，

魂戀春波里暮愁；

滿眼青山無地葬，

斜風細雨打船頭。

第二十五齣

誓師

佈景

（一）城營（二）梅花嶺。

可法（手持大帽便服上）『兩年吹角列營

，

每月調馬催征軍；

逃客散鬢星星，

恨壓廬陵城』——（賀聖朝）

下官吏可法，日日經略中原，究竟一籌莫展。那黃劉三鎮，寧聽馬阮指使，移鎮上江，截戰左兵。丟下黃河一帶，千里空營。忽接塘報，本月二十一日，北兵已入淮境。本標食糧之人，不足三千，那能抵當得住？這淮揚一失，眼見京師難保，豈不完了明朝一座江山也！可憐！可惱！掩且私步城頭，察看情形，再作商量。（家丁提小燈隨行上城。

「悄上城頭危徑，更深人睡醒。

棲鳥頻叫，

擊折連聲。

立牆邊，

耳側聽。（聽着）

守兵（訴怨）北兵已到淮安，沒個瞎鬼兒，問他一聲。只捨俺幾個殘兵，死守

這座揚州，如何守得住，元帥好沒分曉也！

可法（點頭自語）你們那裏曉得；

「萬里倚長城，

揚州父子兵？」（又聽）

守兵（作恨）罷了！罷了！元帥不疼我們，早早投了北朝，各人快活去。爲何

儘着等死？

儘着等死？

可法（吃驚）呵呀！竟想投降了！這怎麼

處他？

「降字兒橫胸，

守志兒難成。

這揚州賸了一分景！」（又聽）

守兵（登怒）我們降，還是第二著；

自家殺搶殺搶，跑他娘的。只顧守

幾時呀

可河咳！竟不料情形如此！

「聽說猛驚，

熱心冰冷；

疾忙歸，

夜點兵，

不待天明。』(二犯江兒水)(忙下)

內掌號放炮傳操)

四小卒

今乃四月二十四日，不是下操的日

期。爲何半夜三更，梅花嶺放炮？快
去看來。(急走)

中軍

(持令箭提燈上)隔江雲陣列，連夜

羽書飛。元帥有令，大小三軍，速赴

梅花嶺，聽候點卯。(衆排列)

可法

(戎裝登壇)月升鷓尾城吹角，星散

旄頭帳點兵。中軍何在？

中軍

(跪着)有！

可法

目下北信緊急，淮城失守。這揚州乃

江北要地，倘有疎虞，京師難保。快

傳五營四哨，點齊人馬，各照汛地，

晝夜嚴防。敢有倡言惑衆者，軍法從

事。

中軍

得令(傳令向守兵)元帥有令，三軍

聽者：各照汛地，晝夜嚴防。敢有倡

言惑衆者，軍法從事。(守兵不應)

可法

怎麼寂然無聲！再傳軍令，叫他高聲

答應。(中軍又高聲傳)(守兵又不

應)仍然不應，著擊鼓傳令。(中軍

擊鼓又傳，又不應)，分明都有離畔

之心了！(頓足)不料天意人心，到

如此田地！(哭着)

『皇天列聖，

高高呼不省。

闌珊殘局，

剩俺支撐。

奈人心，

俱瓦崩。』

俺史可法好苦命也！(哭着)

『協力少良朋，

同心無弟兄。」

「只靠我們三千子弟；誰料今日呵！」

「都想逃生，

漫不關情，

該江山倒像設筵席請，」（拍胸）史

可法！史可法！平生枉讀詩書，空談

忠孝，到今日其實也沒法了！（哭着

）

哭聲祖宗，

哭聲百姓」（大哭）

中軍（勸着）元帥保重。軍國事大，徒哭

無益也！（前扶着可法）你看淚點淋

漓，把戰袍都濕透了！（驚着）咦！

怎麼一陣血腥，快掌燈來。（差役把

燈照着）呵呀！渾身血點，是那裏來

的？

可法（拭目）都是俺眼中流出來。

「哭的俺一腔血，

作淚零。」——（前腔）

中軍 大小三軍，上前看來。你們元帥，哭

出血淚來了。

甲將乙將（看着）果然都是血淚。（俱跪

）

中軍 嘗言養軍千日，用軍一朝。俺們不替

朝廷出力，竟是一夥窩獸了。

甲將乙將 俺們貪生怕死，叫元帥如此爲難

，那皇天也不祐的。且百歲無常，誰

能免的一死？只要死到一個是處。罷

！罷！罷！今日捨着狗命，要替元帥

守住這座揚州城。

中軍 好！好！誰看再有二心，俺便拿送轎

門，聽元帥千殺萬剮。

可法（大笑）果然如此，本帥便要拜謝了

。（拜着）

甲將乙將（扶住）不敢！不敢！

可法 衆位請起，聽俺號令。（衆起）你們

三千人馬，一千迎敵，一千內守，一千外巡。

甲將乙將 是！

可法 上陣不利，守城。

甲將乙將 是！

可法 守城不利，巷戰。

甲將乙將 是。

可法 巷戰不利，短接。

甲將乙將 是！

可法 短接不利，自盡。

甲將乙將 是！

可法 你們知道，從來降將。無伸膝之日，

逃兵無回頭之時。（指着）那不良之

念，再莫橫胸；無恥之言，再休掛口

，纔是俺史閣部結識的好漢哩！

甲將乙將 是！

可法 既然應允，本帥也不消再囑。（指着

）大家呼三聲，各回汛地去罷！（衆

佈景

弘光

將吶喊三聲卜）（鼓掌三笑）妙！妙！

！守住這揚州城，便是北門鎖鑰了！

不怕烟塵四面生，

江頭尚有亞夫營；

模糊老眼深更淚。

賺出南淮十萬兵。

第二十六齣

逃難

城門邊夜景。

（便服騎馬，二太監二宮女挑燈上）

『聽三更漏催；

聽三更漏催，

馬蹄輕快，

風吹蠟淚宮門外。』

咱家弘光皇帝，只因左兵東犯，移鎮

堵截。誰知河北人馬，乘虛渡淮？目

下圍住揚州，史可法連夜告急。人心

皇皇，都無守志。那馬士英玩大賊躲

的有影無跡，看來這中興寶位，也坐不穩了！千計萬計，走爲上計。方纔騎馬出宮，即發兵符一道，賺開城門。但能走出南京，便有藏身之所了！

『趁天街寂靜。

飛下鳳凰臺，

難撇鴛鴦債』。嬪妃們走動着，不要失散了？

『似明駝出塞，

似明駝出塞，

琵琶在懷，

珍珠偷灑。』——（香柳娘）（急下）

士英
（急上）報長江鎖開，

報長江鎖開，

石頭將壞，

高官賤貨沒人買。』

下馬士英，五更進朝，纔知聖主潛逃。俺爲臣的，也只得偷溜了！

『快微服蚤度，

快微服蚤度，

走出雞鵝街，

隄防讐人害。』

（倒指着）那一隊家將，十車細軟，

便是俺的薄薄宦囊，不要叫讐家搶奪

去。——快些走動。

姬妾
（騎馬，夫役推車數輛上）來了！來了！來了！

了！

士英
好！好！『要隨身緊帶，

要隨身緊帶，

脂粉貨財，

貼皮恩愛。』——（前腔）

（亂民上）你是奸臣馬士英，弄的民

窮財盡。今日馱着婦女，裝着財帛，

要往那裏跑？早早留下。（打士英倒

地剝衣，搶婦女財帛下）

大醵
『戀防江美差，

戀防江美差，

殺來誰代，

兵符擲向空江瀨。」

今日可用着俺的跑了！但不知貴陽相

公，還是跑，還是降？「遇士英絆馬

足）呵呀！你是貴陽老師相，爲何臥

倒在地？

士英

（哭着）跑不得了。家眷行囊，都被

大鍼

亂民搶去，還把學生打倒在地。正是！晚生的家眷行囊，俱在後面，不要也被搶去。

「受千人笑罵，

受千人笑罵，

積得些金帛，

娶了些嬌艾。」

待俺回去迎接，（亂民持捧擁婦女攜

行囊上）這是阮大鍼家的家私，方纔

搶來，大家分開罷！

大鍼

好大膽的奴才，怎敢搶截我阮老爺的家私？

亂民

你就是阮大麼？來的正好。（一棒打倒剝衣）饒他狗命，且到鷄鳴棧褲

子襠，燒他房子去。（俱下）

腰都打壞，爬不起來了！

大鍼

晚生的臂膊捶傷，也奉陪在此。（與士英合唱）

「歎十分狼狽，

歎十分狼狽！

棒拳共誑，

鷄肋同壞！——（前腔）

文驄

（帶領從人挑行李上）下官楊文驄，新任蘇松巡撫。今于五月初十出行吉

日，束裝起馬。一應書畫古玩，暫寄

媚香樓，託了藍田叔隨後帶來。俺這

一肩行李，到也爽快。

家人

請老爺趨行一步。

文驄 爲何？

家人 街上紛紛傳說，北信緊急，皇帝宰相，今夜都走了！

文驄 有這等事，快快出城。（急走）（馬驚不走）這也奇了，爲何馬驚不走（發噴）左右看來。

家人 （看着）地下兩個死人。

士英大鍼 哎喲！救人！救人！

文驄 還不會死，看是何人？

家人 （細看）好像馬阮二位老爺。

文驄 （喝着）胡說？那有此事？（勒馬看，吃驚）呵呀！竟是他二位。（下馬拉着）了不得！怎麼到……這般田地？

士英 被一些亂民，搶劫一空，僅留性命。

大鍼 我來救取，不料也遭此難。

文驄 護送的家丁，都在何處？

士英 想也乘機拐騙，四散逃走了！

文驄 左右，快來扶起；取出衣服，與二位

老爺穿好。（家人與大鍼士英穿衣）

文驄 幸有閒馬一匹，二位疊騎，連忙出城罷！（家人扶士英上馬）

大鍼 （上馬攬士英腰行）請了！

無衣共凍真師友，

有馬同騎好對兒。（下）

家人 老爺！不可與他同行；怕遇着仇人，累及我們。

文驄 正是！你看那一夥亂民，遠遠趕來，

我們早些躲過。（避於路傍）

白門妥娘 （披髮走）正清歌滿臺，

正清歌滿臺，

水裙風帶，

三更未歇輕盈態。

文驄 （見文驄）你是楊老爺，爲何在此？

（細認）原來是寇白門鄭妥娘。你姊妹二人，怎的出來了？

白門

正在歌臺舞殿，忽然酒罷燈昏。內監宮妃，紛紛亂跑；我們不出來，還等怎麼哩？

文驄

爲何不見李香君？

妾娘

俺三個一同出來的。他脚小，走不動，僱了個橋子，抬他先走了。

文驄

果然朝廷出去了麼？

白門

沈公憲張燕筑都在後邊，他們曉得真信。

公憲燕筑（公憲披衣抱鼓板，燕筑科頭提

紗帽鬚帶跑上）『笑林春結綺，

笑林春結綺，

擒虎馬嘶來，

排着管弦待。』

（見文驄）久違楊老爺了！

文驄

爲何這麼張慌？

公憲

老爺還不知麼？北兵殺過江來，皇帝夜間偷走了！

文驄

你們要向那裏去？

燕筑

各人回家瞧瞧，趁早逃生。

妾娘

俺們是不怕的；回到院中，預備接客。

文驄

此等時候，還想接客？

妾娘

老爺不曉的兵馬營裏，纔好拚錢哩！

『這笙歌另賣，

這笙歌另賣，

陪宮柳衰，

吳宮花敗。』——（前腔）（公憲燕筑白

門妾娘俱下）

文驄

他們親眼看見聖上出宮，這光景不妥了。快到媚香樓，收拾行李，趁早還鄉罷！（行着）

『看逃亡滿街，

看逃亡滿街，

失迷君宰，

失迷君宰，

百忙難出江關外。』

(到門)這是李香君院門。(下馬急敲門)開門！開門！

藍瑛 又是那個叫門？(開門見着)楊老爺爲何轉來？

文驄 北信緊急，君臣逃散，那蘇松巡撫也做不成了！

『整琴書撲被，整琴書撲被。』

換布襪青鞋，一葉扁舟載。』

田叔 原來如此。方纔香君回家，也說朝廷偷走。——香君快來！

香君 (上見)楊老爺萬福！

文驄 多日不見，今朝忽忽一敝，就要遠別了！

香君 要向那廂去？

文驄 竟回敝鄉貴陽去也！

香君 (掩淚)侯郎獄中未出，老爺又要遠

文驄 鄉？撇奴孤身，誰人照着！紛紛亂世，父子亦不相顧的。

『這情形緊迫，這情形緊迫，』

各人自顧，

誰能攜帶？』——(前腔)

崑生

(急上)將軍不惜命，皇帝已無家。我蘇崑生自湖廣回京，誰知遇此大亂？且到院中，打聽侯公子信息，再作道理。

『俺急忙轉來，』

俺急忙轉來，

故人何在？

旌旗滿眼乾坤改，

來此已是，不免竟入。(見着)好呀！

楊老爺在此，香君也出來了。侯相

公怎的不見？

侯兄不曾出獄來！

文驄

香君
崑生

師父從何處來的？

俺爲救侯郎，逕赴武昌。不料甯南暴

卒，俺連夜回京，忽聞亂信，急忙尋

到獄門，只見封鎖俱開

『衆囚徒四散，

衆囚徒四散，

三面網全開，

誰將秀才害？』

（哭着）師父，快快替俺尋來。

香君
文驄

（指着）『望煙塵一派，

望煙塵一派，

拋妻棄孩，

團圓難再！』——（前腔）

（向香君）好！好！好！好！好！有你師父作

伴，下官便要出京了。——藍田老收

拾行李，同俺一路去罷！

田叔

小弟家在杭州，怎能陪你遠去。

文驄
既是這等，待俺換上行衣，就此作別

香君

便了！（換衣作別）萬里如魂返，三年似夢遊。（上馬，夫役挑行李）

（哭着）楊老爺竟自去了！只有師父

，知人心事。前日累你千山萬水，尋

到侯郎。不想奴家進宮，侯郎入獄，

兩不見面。今日奴家離宮，侯郎出獄

，又不見面。還求師父可憐，領著奴

家，各處找尋則個。

崑生

侯郎不到院中，自然出城去了，那裏

找尋？

香君

定要找尋的。

『便天涯海崖，

便天涯海崖，

十州方外，

鐵鞋踏破三千界。』

只要尋着侯郎，俺纔住腳也，

田叔

西北一帶，俱是兵馬，料他不能渡江

。若要找尋，除非東南山。

香君 就去何妨。

望荒山野道，
望荒山野道，

仙境是天臺，

三生舊緣在。」

崑生 你既一心要尋候郎，我老漢也要避亂

，索性領你前往。只不知路向那走？

田叔 (指着) 那城東樓霞山中，人跡罕到

。大錦衣張瑤星先生，棄職修仙，俺

正要拜訪爲師。何不作伴同行？或者

姻緣湊巧，亦未可知。

崑生 妙！妙！大家收拾包裹，一齊出城便

了！(各背包裹行着)

香君 『捨烟花舊寨，

捨烟花舊寨，

情根愛胎，

何時消改？』——(前腔)

崑生 前面是城門了，怕有人盤詰。

田叔 快快趁空，走出去罷！

香君 奴家脚痛，也說不行了。

香君 行路難時淚滿腮，

崑生 飄蓬斷梗出城來；

田叔 桃源洞裏無征戰，

香君 可有蓮花並帶開？

第二十七齣 劫寶

佈景 軍帳。

得功 (田雄隨上) 『日斷長江奔波放，

英雄萬里愁長；

何時歡飲中軍帳，

把弓矢付兒郎。』——(西歸地)

俺黃功得坂磯一戰，嚇的左良玉胆喪

身亡。剩他兒子左夢庚，據住九江，

烏合未散。剩且駐紮蕪湖，防其北犯

報卒 報！報！北兵連夜渡淮，圍住揚

州，南京震恐，萬姓奔逃了！

得功 那鳳淮兩鎮，現在江北，怎不迎敵？

報卒 聞得兩位劉將軍，也到上江，堵截左

兵。鳳淮一帶，千里空營。

得功 (吃驚) 這怎麼處？——田雄，你是

俺心腹之將，快領人馬，去保南京。

『司馬威權，

夜發兵符，

調鎮移防，

誰知他拆東補西？

露肘捉襟，

明棄淮揚，

金湯！

九曲天險，

只用蓮舟蕩漾；

起烟塵金陵氣暗，

怎救宮牆？——(降黃龍)(下)

弘光 (騎馬太監隨上) 『城傷：

寂寞魚龍，

潛泣口頭，

乞食村莊。

寡人逃出南京，晝夜奔走；宮嬪嬪妃

，漸漸失散。只有太監韓替周，跟俺

前來。

『這炎天赤日，

瘦馬獨行，

何處納涼？』

昨日尋著魏國公徐弘基，他佯爲不識

，遂俺出府。今日又早來到蕪湖。(

指着)那前面軍營，乃黃得功駐防之

所，不知他肯容留寡人否？

『奔忙，

寄人廊廡，

只望他容留收養。』

(下馬)此是黃得功轅門。——韓替

周，快快傳他知道。

太監 門上有人麼？

軍卒 是那裏來的？

太監 南京來的。（拉一邊悄悄說）萬歲爺駕

到了，傳你將軍，速出迎接。

軍卒 啐！萬歲爺怎能到的這裏？不要走來

嚇俺罷！

弘光 你喚出黃得功來，便知真假。

『浦江邊迎鸞護駕，

舊將中郎。』——（前腔）

軍卒 人物不同，口氣又大，是不是，替他

傳一聲。（忙入傳）

得功 （慌上）那有這事，待俺認來。（見

着）

黃將軍，一向好麼？

弘光 （認後忙跪）萬歲！萬歲！萬萬歲！

請入帳中，容臣朝見。（太監扶弘光

升帳坐下）（下拜）

『戎衣拜吾皇，

戎衣拜吾皇，

又把天顏仰，

爲甚私巡？

蕭條鞍馬蒙塵狀；

失水神龍，

風雲飄蕩。』

這都是臣等之罪。

『負國恩，

一班相，

一班將。』——（前腔）

弘光 事到今日，後悔無及，只要你保護朕

躬。

得功 （拍地哭）我皇上深居宮中，臣好戮

力効命。今日下殿而走，大權已失，

叫臣進不能戰，退無可守。十分事業

，已去九分矣！

弘光 不必着急，寡人只要苟全性命；那皇

帝一席，也不願再做了！

得功 呵！呵！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這等

如何棄的？

弘光 棄與不棄，只在將軍了！

得功 微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弘光 （掩淚）不料將軍，倒是一個忠臣。

得功 （跪奏）聖上鞍馬勞頓，早到後帳安歇。軍國大事，明日請旨罷。（太監

引弘光入內）

得功 了不得！了不得！明朝三百年國運，

爭此一時；十五省皇圖，歸此片土。

這是天大的干係，叫俺如何擔承？——

大小三軍，馬休解轡，人休解甲，

鑼鈴擊柝，在意小心著。（衆應）——

田雄！我與你是宿衛之官，就在這

行宮門外，同臥支更罷！（枕田雄股

，執雙鞭臥）（家將搖鈴擊柝報更）

家將

（悄語）元帥！俺看這位皇帝，不像享福之樣。况北兵過江，人人投順，

元帥也要看風行船纜好。

得功 說那裏話？常言孝當竭力，忠則盡命

。爲人臣子，豈可懷揣二心？（外傳鼓）

得功 （吃驚）爲何傳鼓？（俱起坐）

軍卒 （急上）報元帥，有二隊人馬，從東

北下來。云是兩鎮劉老爺。要會同元帥，商議事情。

得功 （起身）好！好！好！大鎮會齊，可

以保得無虞了。待俺看來。（望着）

良佐澤清 黃大哥在那裏？

得功 （喜着）果然是他二人！——愚兄在

此，恭候多時了。（良佐澤清下馬）

良佐 哥哥得了寶貝，竟瞞着兩個兄弟麼？

得功 甚麼寶貝？

澤清 弘光呀！

得功 （搖手）不要高聲，聖上安歇了。

良佐 （悄問）今夜還不獻寶，要到幾時哩

得功 甚麼寶？

清澤 把弘光送與北朝，賞我們個大大王爵

，豈不是一寶麼？

得功 (發怒) 哇！你們兩個，要來幹這勾

當，我黃闖子，怎麼容得？(持雙鞭

打)(良佐澤清招架)好反賊！好反

賊！

『望風便下降，

望風便生降；

好似波斯樣，

賊賣明天，

只將寶貨雙掌。

倒戈劫君，

爭功邀賞；

盡喪心，

全反面，

真賊黨。——(前腔)

良佐 不要破口！好好弟兄，爲何廝鬧？

得功 碎！你只狗頭，連君父不識，我和你

田雄 認甚麼弟兄？(又戰)

田雄 (在後指) 好個笨牛！到這時候，還

不見機。(拉弓搭箭) 俺田雄替人解

圍罷！(放箭射得功腿，得功倒地。

出弘光)

弘光 (叫着) 韓替周，快快跟來。(不應

) 這奴才竟捨我而去。(手打田雄臉

) 你背俺到何處去？

田雄 到北京去！(弘光狠咬其肩呵)！咬

殺我也！(丟弘光下地，向良左澤清

拱手) 皇帝一枚奉送。

良左澤清 (拱手) 領謝！領謝！(齊拉弘

光袖急走)

得功 (抱弘光臉) 田雄！田雄！快來奪駕

。(田雄佯拉放手)(良佐澤清竟拉

弘光下）怎麼起不來的？

田雄 元帥中了箭了！

得功 那個射俺的？

田雄 是我們放箭射賊，誤傷了元帥。

得功 瞎眼的狗才，我且問你，爲何背出聖

駕來？

田雄 俺要護駕逃走的，不料被他奪去。

得功 你與我快快趕上。

田雄 （笑着）不勞元帥。哼！哼！俺是一

名長解子，收拾行李，自然護送到京

的。（背包裹雨傘急下）

得功 （哭着）呵呀！只個沒良心的反賊，

俺也不及殺你了。（哭着）蒼天！蒼

天！怎知明朝天下，送在俺黃得功之

手？

『平生驍勇無人擋，

拉不住黃袍北上，

笑斷江東父老腸。』——（尾聲）

罷！罷！罷！除却一死，無可報國。

（拔劍大叫）大小三軍，都來看斷頭

將軍呀！（一劍刎死。）（此齣無下

場詩）

第三十八齣 沉江

佈景 江邊景色，垂楊數株。

可法 （攜笠急上，回頭望）『望烽煙，殺

氣重，

揚州沸喧，

生靈盡席捲。

這屠戮皆因我愚忠不避。

兵和將力竭氣喘，

只落了一堆屍體。』

俺史可法，教三千子弟，死守揚州。

那知力盡糧絕，外援不至？北兵今夜

攻破北城，俺已滿拚自盡。忽然想起

明朝三百年社稷，只靠俺一身撐持，

豈可効無益之死，捨孤立之君？故此

絕下南城，直奔儀徵；遇一隻報船，

渡過江來。那城闕隱隱，便是南京了。

可恨老腿酸軟，不能走動，如何是

好？（吃驚）呀！何處走來這匹白驃

？待俺騎上，沿江跑去便了！（騎驃

折柳作鞭）

『跨上白驃驪，

空江野路，

哭聲動九原，

日近長安遠；

加鞭，

雲裏指宮殿。』——（錦纏道）

贊禮（背包裏跑）殘年還避亂，落日更思

家。（被可法撞倒）呵啣啣！幾乎滾

下江去。（看可法）你只位老將爺，

好沒眼色！

可法（下驛扶起）得罪！得罪！俺且問你

，從那裏來的？

南京來的。

可法南京光景如何？

贊禮你還不知麼？皇帝過去兩三日了。今

北兵過江，滿城大亂。城門都關了。

可法（吃驚）呵呀！這等去也無益！（大

哭）皇天后土，列祖列宗，怎的半邊

江山，也不能保住呀？

贊禮（吃驚）聽他哭聲，倒像是史閣部。

——你史老爺麼？

可法下官便是。你如何認得？

贊禮小人是太常寺一個老贊禮；曾在太平

門外，伺候過老爺的。

可法（認着）是呀！那日慟哭先帝，便是

老兄了。

贊禮不敢！請問老爺，為何這般狼狽？

可法今夜揚州失陷，纔從城頭墜下來的，

贊禮要向那裏去？

可法 原要到南京保駕，不想聖上也走了！

（頓足哭）

『撇下俺斷篷船，

丟下俺無家犬；

叫天呼地百千遍，

歸無路，

進又難前。（登高望）

那滾滾雪浪滔天，

流不盡湘靈怨。

（指着）有了！有了！那便是俺葬身

之地。

『勝黃土一丈，

江魚腹寬展』

（看身）俺史可法亡國罪臣，那客的

冠裳而去。（摘帽袍脫靴）

『摘脫下袍靴冠冕。』

我看老爺竟像要尋死的模樣。（拉住

）老爺三恩，不可短見呀！

可法 你看茫茫世界，留俺史可法，何處安

放？

『累死英雄，

到此日看江山換主，

無可留戀！』——（普天樂）（跳入江翻

滾下）

贊禮

（呆望良久，抱靴帽袍服哭喊）史老爺呀！史老爺呀！好一個盡節忠臣！

若不遇着小人，誰知你投江而死呀？

（大哭）

敬亭

（攜侯忙上）偷生辭獄吏，避亂走天涯。

貞慧應箕

（攜手忙上）日日爭門戶，今年

方域

（喊着）定兄次兄，日色將晚，快些

貞慧應箕

來哉！
敬亭 我們出獄，不覺數日；東藏西躲，終

無棲身之地。前面是龍潭江岸，大家商量，分路逃生罷！

貞慧 是！是！（見贊禮）你這位老兄，爲何在此慟哭？

贊禮 俺也是走路的。適纔撞見史閣部老爺，投江而死，不由的傷心哭他幾聲！

方域 閣部怎得到此？

贊禮 今夜揚州城陷，逃到此間。聞的皇帝已走路了，踉腳跳下江去了。

方域 那有此事？

贊禮 （指着）只不是脫下的衣服靴帽麼？

敬亭 （看着）你看衣裳裏面，渾身硃印。

方域 待俺認來。（讀着）欽命總督江北等

處兵馬，內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印

（吃驚）果然是史老先生，

設上衣冠，大家哭拜一番。（贊禮設

衣冠，衆拜哭唱）

『走江邊，

滿腔憤恨向誰言？

老淚風吹面，

孤城一片；

望救目穿，

使盡殘兵血戰；

跳出重圍，

故國苦戀，

誰知歌罷剩空筵？

長江一線，

吳頭楚尾路三千，

盡歸別姓，

雨翻雲變；

寒濤束捲，

萬事付空烟；

精魂顯，

大招聲逐海天遠。」——（古輪臺）

域拍衣冠大哭）

敬亭

史閣部盡節，成了一代忠臣，相公不

必過哀，大家分手罷！

方域

（指着）你看一望烟塵，叫小生從那裏歸去？

貞慧

我兩人繞道而來，只爲送兄過江，今既不能北上，何不隨俺南行？

方域

這紛紛亂世，怎能終始相依？倒是各人自便罷！

應箕

侯兄主意若何？

方域

我和敬亭商議，要尋一深山古寺，暫避數日，再圖歸計。

贊禮

我老漢正要向棲霞山去。那邊地方偏僻，儘可避兵，何不同往？

方域

這等極妙了！

貞慧應箕

侯兄既有棲身之所，我們就在此作別罷！（拜別）傷心當此日，會面是何年？（貞慧應箕掩淚下）

方域

（向贊禮）你到棲霞山上，有何公幹？

贊禮

不瞞相公說，俺是太常寺一箇老贊禮。只因太平門外，哭奠先帝之日，那

些文武百官，虛應故事。我老動了一

番氣惱，當時約些村中父老，捐施錢

糧，趕着這七月五日，要替崇禎皇

帝，建一個水陸道場。不料南京大亂

，好事難行。因此攜着錢糧，要到棲

霞山上，虔請高士，了此心願。

好事！好事！

敬亭

就求攜帶同行便了！

方域

待我收拾起這衣服靴帽著。

贊禮

這衣服靴帽，你要送到何處去？

敬亭

我想梅花嶺，是他老人家點兵之所。待大兵退後，俺去招魂埋葬，便有史

開部千秋佳城了！

如此義舉，更爲難得。（贊禮背袍靴等與敬亭隨行合唱）

「山雲變，

江岸遷，

一霎時忠魂不見，

寒食何人知墓田？」——（餘文）

贊禮 千古南朝作詔傳，

敬亭 傷心血淚洒山川；

方域 仰天讀罷招魂賦，

贊禮 楊子江頭亂暝烟。

第二十九齣 樓真

佈景 樓霞山景，（一）葆真菴佛堂，（二）

采真觀。

香君（同崑生上）『一絲幽恨嵌心縫，

山高水遠會相逢，

拿住情根死不鬆，

賺他也做游仙夢。

看這萬山疊疊，

白雲罩青松，

原是俺天台洞。』——（醉扶歸）

師父，我們幸虧藍田叔領到樓霞山來

，無意之中，敲門尋宿，偏撞着卞王

京，做了這葆真菴主。留俺暫住。！

——這也是天緣奇遇。只是侯郎不見，

妾身無歸，還求師父，留心尋覓。

不要性急。你看烟塵滿地，何處尋覓

？且待菴主出來，商量個常住之法。

玉京（道裝上）『何處瑤天笙弄，

聽雲鶴縹緲，

一爾叮咛！

花月姻緣半生空，

幾乎又把桃花種。』

（見着）草庵淡薄，屈尊二位了！

多謝收留，感激不盡。

香君 正有一言奉告：江北兵荒馬亂，急切

不敢前行。我老漢的吹歌，山中又無

用處。連日攪擾，甚覺不安。

玉京

說那裏話？

『舊人重到，

蓬山路通；

前緣不斷，

巫峽恨濃，

連床且話襄王夢。——』（鬼羅袍）

崑生

我蘇崑生的有個活計在此。（換鞋笠

，取斧擔繩索）趁這天晴，俺要到嶺

頭澗底，取些松柴，供早晚炊飯之用

，不強如坐吃山空麼？

玉京

這倒不敢勸勞。

崑生

大家度日，怎好偷閑？（桃擔）脚下

山雲冷，肩頭野草香。（下）（玉京

閉門）

香君

奴家閒坐無聊，何不尋此舊衣殘裳，

付俺縫補，以消長夏。

玉京

正有一事借重。這中元節，村中男女

，許到白雲庵，與皇后周娘娘，懸掛

香君

實施。就求妙手，替他造成，也是十分功德哩！

這樣好事，情愿效力。（玉京取出旛

料）待奴薰香洗手，虔誠縫製起來。

（洗手，縫旛）

『念奴前身業重，

綁丁指箏弦簫孔；

慵線懶針，

幾曾作女紅？』

玉京

香姐心靈手巧，一捻針線，就是不同

的！

香君

奴家那曉針線？憑著一點虔心罷了！

『仙旛堪懺悔，

盡教指頭癢，

繡出鴛鴦別樣工。』——（好姐姐）（玉

京共繡）

方域

（隨贊禮敬亭背行李上，『避了干戈

縱橫，

聽颼颼一路澗水松風；

雲鎖樓霞兩三峯，

江深五月寒風送。」

贊禮 這是棲霞山了。你們尋所道院，趁早

安歇罷！

方域 (看着) 這是一座葆真庵，何不敲門

一問？

『石牆蘿戶，

忙尋鍊翁，

鹿柴鶴徑，

急呼道童；

仙家那曉得浮生慟？」——(皂羅襪)

贊禮敲門)

玉京 (起問) 那個敲門？

贊禮 俺是南京來的，要借貴庵，暫安行李

這裏是女道住持，從不留客的。

『你看石牆四簷，

掩了重門無縫；

修真女冠，

怕遭俗客閑。」

敬亭 我們不比遊方僧道，暫住何妨！

玉京 『真經諷，

謹把祖師清規奉，

處女閨閣一樣同。」——(好姐姐)

香君 說得有理，比不的在青樓之日了！

玉京 還是俺修行本等，不必睬他，且去香

廚用飯罷？(同下)(贊禮又敲門)

方域 他既謹守清規，我們不必苦纏了。

贊禮 前面菴觀尙多，待我再訪問。(行

着)

繼之 (道裝提藥籃) 『採藥深山古洞，任

芒鞋竹杖，

踏遍芳叢。

落照蒼涼樹玲瓏，

林中笋蕨充清供。』

贊禮 (喜着) 那邊一位道人來了！待我上

前問他。(拱着)老仙長，我們上山來做好事。要借道院，暫安行李，敢求方便一二。

繼之 (認方域) 這位相公，好像河南侯公

子。

敬亭 不是侯公人，是那個？

繼之 (又認敬亭) 老兄，你可是柳敬亭麼？

敬亭 便是！

方域 (認着) 呵呀！丁繼老！你為何出了

家也？

繼之 侯相公你不知麼？

「俺善身遲暮，

羞入舊宮；

龜年疎懶，

難隨供奉；

辭家竟把仙籙誦。」——(皂羅袍)

方域 原來因此出家，

敬亭 請問住持何山？

繼之 前面不遠，有一座采真觀，俺是俺修

煉之所。不嫌荒僻，就請暫住何如。

甚好！

方域 二位遇着故人，已有棲身之地；俺要

上白雲庵，商量醮事去了！

方域 多謝攜帶。

敬亭 彼此。

贊禮 (作別) 人間消孽海，天下禮仙壇。

(下)

繼之 (攜方域敬亭行) 跨過白泉，又登紫

閣，雪洞風來，雲堂雨落。

(吃驚) 面前一道溪水，隔斷南山，

如何過去？

繼之 不妨！靠岸有隻漁船，俺且坐船閒話

。等個漁翁到來。央他撐去。不上半

里，便是采真觀了！(同上船坐)

敬亭 我老柳小時在泰州北灣，專以捕魚爲

業。只漁船是弄慣了的，待我捧去罷！

方域

妙！妙！（敬亭撐船）（向丁繼之）

自從梳櫳香君，借重光陪；不覺別來，便是三載

繼之

正是！且問香君入宮之後，可有消息麼？

方域

那得消息來？（取扇指着）只有這桃花扇，還是我們訂盟之物，小生時刻在手。

『把他桃花扇擁，

又想起青樓舊夢；

天荒地荒，

此情無盡窮；

分飛猛，

杳杳萬山隔鸞鳳，

美滿良緣半月同。』——（好姐姐）

敬亭

當日皇帝私走，嬪妃逃散，料想香君

，也出宮門；待南方平定，再去尋訪罷！

方域

只怕兵馬起來，未必重逢了！（掩淚）

繼之

（指着）那一帶竹籬，便是俺的采真觀。就請攏船上岸罷！（敬亭挽船同上岸）道僮！有遠客到門，快搬行李。（內應）請進（讓入）

方域

門裏丹臺更不同，

繼之

寂寥松下養衰翁；

敬亭

一灣溪水舟千轉，

方域

跳入蓬壺似夢中。

第四十齣 入道

佈景

白雲庵佛壇。

瑤星

（瓢冠衲衣持拂塵上）『世態紛紜，

半世塵裏朱顏老；

拂衣不早，

看罷傀儡鬧；

慟哭窮途，

又發哄堂笑。

都休了，

玉壺瓊島，

萬古愁人少。」——（南點絳脣）

貧道張瑤星，掛冠歸山，便住這白雲

庵裏。修仙有分，涉世無緣。且喜書

客蔡益所隨俺出家，又載來五車經史

。那山人藍田叔，也來皈依，替我劃

了四壁蓬瀛。這荒山之上，既可讀書

，又可臥遊。從此飛昇尸解，亦不算

懵懂山人矣！只有崇禎先帝，深恩未

報，還是平生一件缺事。今乃乙酉年

七月十五日，廣延道衆，大建經壇，

要與先帝修好追薦。恰好南京一個老

贊禮，約些村中父老，也來搭醮。不

免喚出弟子，趁早鋪設。——徒弟呵

在！

益所田叔（道裝上）塵中辭俗客，雲裏會

仙官。（見着）弟子蔡益所藍田叔稽

首了！（拜着）

瑤星爾等率領道衆，照依黃籙科儀，早鋪

設壇場。待俺沐浴更衣，虔心拜請。

正是清齋朝帝座，直道在人心。（下）

益所田叔（鋪設三壇），供香花酒果，立

旛掛榜）『高築仙壇海日曉，

諸天羣靈俱到，

列星衆宿來朝；

旛影飄飄，

七月中元建醮。』——（北醉花陰）

益所經壇齋供，俱已鋪設整備了！

田叔（指着）你看山下父老，捧酒頂香，

紛紛來也！

贊禮（領村民男女，頂香捧酒，挑紙錢錠

、願綉旛上）『攜村醮，

紫降黃檀繡帕包；（指着）

望虛無，

玉皇帝座非遙；

問誰是皇子王孫，

撇下俺村翁鄉老？（掩淚

萬山深處中元節，

擎著紙錢來吊。』——（南畫眉序）

（相見）衆位道長，我們社友，俱已齊集了，就請法師老爺，出來巡壇罷！

益所田叔（向內）鋪設已畢，請法師更衣

巡壇，行酒掃之儀。（內三鼓）（四

道士奏仙樂，（益所田叔換法衣捧香

爐）

瑤星（金流冠法衣擎，淨盞執松枝巡壇灑

）淨手灑松梢，

清涼露千滴萬點拋；

三轉九迴壇邊繞，

浮塵熱惱全燒。（合唱）

香燒雲蓋飄，

玉座層層百尺高；

響雲璈，

建極寶殿，

改作團瓢。』——（北喜遷鶯）瑤星下

益所田叔（向內）灑掃已畢，請法師更衣

拜壇，行朝請大禮。（設牌位）正壇

設故明思宗烈皇帝之位，左壇設故明

甲申殉難文臣之位，右設甲申殉難武

臣之位（內奏樂），

瑤星（九梁朝冠，鶴補朝服，金帶朝靴，

牙笏上，跪祝）伏以星斗增輝，快都

籛菜之現；風雷布令，遙瞻闔闔之開

，恭請故明思宗烈皇帝，九天法駕；

及甲申殉難文臣，東閣大學士范景文

，戶部尙書倪元璐，刑部侍郎孟兆祥

，協理京營兵部侍郎王家彥，左都御史李邦華，左副都御史施邦耀，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常寺少卿吳麟徵，太僕寺丞申佳胤，詹事府庶子周鳳翔，諭德馬士奇，中尹李理順，翰林院檢討汪偉，兵部都給事中吳甘來，巡視京營御史王卓，河南道御史陳良謀，提學御史陳純德，兵部郎中成德，吏部員外郎許眞，兵部主事金絃；武臣樂新侯劉文炳，襄城伯李國楨，駙馬都尉鞏永固，協理京營內監王承恩等。伏願彩仗隨車，素旗擁駕。君臣穆穆，指青鳥以來臨；文武皇皇，乘白雲而至止。其德靈籟，同飲仙漿。（內奏樂）（三獻酒四拜贊禮村民隨拜。

「列仙曹，
叩請下碧霄；

烈皇捨煤山古樹，
解却宮縲，
且享這椒酒松香，
莫恨那流賊闖盜；
古來誰保千年業？
精靈永留嶺廟。』——（南畫眉序）（下拜）

（益所田叔左右獻酒拜贊禮村民隨

益所田叔 虔誠祀禱，

甲申殉節羣僚，

絕粒刎頸恨難消，

墜井投繯志不撓，

此日君臣同醉飽。』——（北出隊子）（

奠酒化帛送神歸天）（衆燒紙錢錠鏹

奠酒舉哀）

贊禮 今日纔哭了個盡情。

村民 我們願心已了了，大家吃齋去！（暫

下，）

益所田叔（向內）朝請已畢，請法師更衣

登壇，做施食功德。（設餓口結高壇

）（內作細樂）

瑤星（華陽巾鶴髦執拂子，拜壇登壇；益

所田叔待立着（拍案）竊惟浩浩沙場

，舉目見空中之樓閣；茫茫苦海，回

頭登岸上之瀛洲。念爾無數國殤，有

名敵氣。或戰幾輔，或戰中州，或戰

湖南，或戰陝右；死於水，死於火，

死於刀，死於跌撲踏踐，死於癘疫飢

寒。或望滾榛莽之燭髓，飛風烟之烽

火。遠投法座，遙赴寶山，吸一滴之

甘泉，津含萬劫；吞盈掬之玉粒，腹

果千秋。（撒米澆漿焚紙鬼搶）沙場

裏，

橫屍蔓草；

般血腥，

般血腥，

百骨漸槁。

可憐風旋雨嘯，

望故鄉無人拜掃！

餓魄饑魂，

來飽這遭。」——（南滴滴子）

益所田叔 施食已畢，請法師放神光，洞照

三界，彰君臣位業，指示羣迷、

瑤星 這甲申殉難君臣，久已超昇天界了

益所田叔 還有今年北去君臣，未知如何結

果，懇求指示。

瑤星 你們兩廊道衆，齋心肅立，待我焚香

打坐，閉目靜觀。（益所田叔執香低

頭侍立）

瑤星（閉目良久）醒向衆（那北去弘光皇

帝，及劉良佐劉澤清田雄等，陽數未

終，皆無顯驗。

益所田叔 還有史閣部左甯南黃靖南，這三

位死難之臣，如何報應？

瑤星 待我看來。(閉目)

可法 (白鬚撲頭朱袍，黃紗蒙着面，轎細樂引上) 吾乃督師內閣大學士兵部尚書史可法。今奉上帝之命，冊爲太清宮紫虛真人，走馬到任去也！(騎馬下)

良玉

(金盔甲，紅紗蒙面，旗幟鼓吹引上) 俺乃甯南侯左良玉。今奉上帝之命就封爲飛天使者，走馬到任去也！(騎馬下)

得功

(銀盔甲，黑紗蒙面，旗幟鼓吹引上) 俺乃甯南侯黃得功，今奉上帝之命，封爲游天使，走馬到任去也！(騎馬下)

瑤星

(開目) 善哉！善哉！方纔夢見閣部史道鄰先生，冊爲太清宮紫虛真人。甯南侯左崑山甯南侯黃虎山，封爲飛天游天二使者，一箇箇步馬到任，好

榮耀也！

「則見他雲中天馬驕，

纔認得一路英豪。

咕叮噹奏著鈞天樂，

又擺些羽葆千旄；

將軍刀，

丞相袍，

掛符牌，

都是九天名號。

好尊榮！

好逍遙！

只有皇天，

不昧功勞。」——(北湖地風)

益所田叔 (拱手) 南無天尊，果然善有善

報，天理昭彰。還有好臣馬士英阮大

誠，這兩個如何報應？

瑤星 待俺看來！(閉目) (披髮掩衣跑上) 我馬士英，做了一

大鍼

生歹事。那知結果這台州山來。(抱頭跪)饒命！饒命！(亂民劈死士英，剝衣去)

(冠帶上)好了！好了！我阮大鍼走過這仙霞嶺，便算是第一功了！(登高)

(山神夜叉刺挑大鍼下跳死)

瑤星

(開目)苦哉！苦哉！方纔夢見馬士英擊死台州山中，阮大鍼跌死仙霞嶺上。一個個皮開腦裂，好苦惱也！

『明明孽鏡忽來照，

天網恢恢飛不了；

抱頭顛由你千山跑，

快雷車偏會找，

鋼叉又到；

問年來吃人多少腦？

這頂漿兩包，

不殺犬饕。』——(南滴滴金)

益所田叔 (拱手)南無天尊，果然惡有惡

瑤星

報，天理昭彰。這兩廊道衆，不曾聽得明白，還求法師，高聲宣揚一番。

(舉拂高唱)(贊禮村民執香上，立聽)『衆愚民暗室虧心，小到頭來幾會饒？

微功德也有吉祥報。

大巡環，

睜眼瞧，

前一番，

後一遭，

正人邪黨，

南朝接北朝；

禍有因，

禍怎逃？

只爭些來遲到早。』——(北四門子)

(贊禮村民叩頭下)

(領香君上)天上人間，爲善最樂。

玉京

方纔同些女道，在周皇后壇前，掛了

寶旛，再到講堂，參見法師。
奴家也好開游麼？

香君

（指着）你看兩廊道俗，不計其數，
瞧瞧何妨！——（拜壇）弟子卞玉京
稽首了！（起同一邊立）

玉京

人身難得，大道難開。（拜壇）弟子
丁繼之稽首了！（起立）候相公，這
是講堂，過來隨聽。

繼之

（急上）來了！久厭塵中多苦趣，纔
知世外有仙緣。（同立一邊）

方域

（拍案）你們兩廊善衆，要把塵心拋
盡，纔求得向上機緣，若帶一點俗情
，免不了輪廻千遍。

瑤星

（遮扇看香君吃驚）那邊站的是俺香
君，如何來到此處？（急上前拉）

香君

（驚見）你是候郎，恨殺奴也！
『想當日猛然捨拋，
銀河渺渺誰架橋？』

牆高更比天際高，

書難捐，

夢空勞，

情無了，

出來路兒越迢遙。」

方域

（指扇）看這扇上桃花，叫小生如何
報你？『看鮮血滿扇開紅桃，
正說法天花蓼。』——（南鮑老僮）（香
君取扇同看）

繼之玉京

（繼之拉方域，玉京拉香君）法
師在壇，不可只顧訴情了。（方域香
君不理）

瑤星

（怒拍案）嗟！何物兒女，敢在此處
調情？（忙下壇向方域香君手中取扇
裂之擲地）我這邊清淨道場，那容得
狡童游女，戲謔混雜！

敬亭

（認着）呵呀！這是河南候朝宗相公
。法師原認得的。

敬亭

（認着）呵呀！這是河南候朝宗相公
。法師原認得的。

繼之 這女子是那個？

田叔 弟子認得他是舊院李香君，原是候兄聘妾。

瑤星 一向都在何處來？

繼之 候相公住在弟子采真觀中。

玉京 李香君住在弟子葆真觀中。

方域 (向瑤星揖) 這是張瑤星先生，前日

多承超豁。

瑤星 你是候世兄，幸喜出獄了！俺原爲你出家，你可知道麼？

方域 小生那裏曉得？

益所 貧道蔡益所，也是爲你出家。道些緣由，待俺從容告你能！

田叔 貧道是藍田叔，特領香君，來此尋你，不想果然遇着。

方域 丁卞二師收留之恩，蔡田二師接引之情，俺與香君，世世圖報。

香君 還有那蘇崑生，也隨奴到此。

方域 柳敬亭，也陪我前來。

香君 只柳蘇兩位，不避患難。終始相依，更爲可感！

方域 待俺夫妻還鄉，都來報答的。

瑤星 你們絮絮叨叨；說的俱是那裏話！當

此地覆天翻，還戀情根慾種，豈不可笑！

方域 此言差矣！從來男女室家，人之大倫；離合悲歡，情有所鍾。先生如何管得？

瑤星 (怒着) 呵呀！兩個癡蟲！你看國在

那裏？家在那裏？君在那裏？父在那裏？偏是這點花月情根，割他不斷麼？

一堪歎，你兒女嬌，

不管那桑海變，
豔語淫詞太絮叨；

將錦片前程，

牽衣握手神前告。

須知姻緣簿久已勾銷，

翅楞楞鴛鴦夢醒好開交；

碎紛紛團圓寶鏡不堅牢；

羞答答當場弄醜，

惹的旁人笑；

明蕩蕩大路，

勸你早奔逃。』——（北水仙子）

方域

（揖着）幾句話說得小生冷汗淋漓，

如夢忽醒，小生拜繼之爲師了。（拜繼之）

瑤星

（向香君）你可曉得了麼？

香君

弟子曉得了！

既然也曉得，就從拜卞玉京爲師罷！

繼之玉京

（香君拜玉京）繼之玉京，與他換了道袍。（方域香君換衣）

請法師升座。待弟子引見。（瑤星升座）（領方域玉京香君拜合唱）

「芟情苗，

芟情苗，

看玉葉金枝凋；

割愛胞，

割愛胞，

聽鳳子龍孫號；

水漚漂，

水漚漂，

石火敲，

石火敲，

剩浮生一半，

纔受師教。』——（南雙童子）

瑤星

（指着）男有男境，上應離方。快向南山之南，修真學道去。

方域

是！大道纔如是，濃情悔認真。（隨繼之從左下）

瑤星

（指着）女有女界，下合坎道。快向北山之北，修真學道去。

香君

是！回頭皆幻景，對面是何人？（隨玉京從右下）

瑤星

（大笑三聲）『你看他兩分襟，臨去不把秋波掉，虧了俺桃花扇扯碎一條條；

再不許癡虫兒，

自吐柔絲縛萬遭。』——（北尾聲）

白骨青灰長艾蕭，

綠紅扇底送南朝；

不因重做興亡夢，

兒女濃情何處消。

補一齣 餘韻

鬼生

（樵柴桃担上）放目蒼崖萬丈，

拂頭紅樹千枝；

雲深猛虎出無時，

也避人間弓矢。

建業城啼夜鬼，

維揚井貯秋屍。』——（西江月）

樵夫剩得命如絲，滿肚南朝野史。在

下蘇崑生，自從乙酉年，同香君到山

，一住三載，俺就不曾回家。往來牛

首棲霞，採樵度日。誰想柳敬亭與俺

同志、買隻小船，也在此捕魚爲業。

且喜山深樹老，江闊人稀，每日相逢

，便把斧頭敲着船頭，浩浩落落，儘

俺吹唱，好不快活！今日担柴早歇，

專等他來促膝閒話。怎的還不見到？

（歇擔盹睡）

敬亭

（撐船上）年年垂釣鬢如銀，愛此江

山勝富春；歌舞叢中征戰裏，漁翁都

是過來人，俺柳敬亭送候朝宗修道之

後，就在這龍潭江畔，捕魚三載。把

些興亡舊事，付之風月閒談。今值秋

雨新晴，江光似練，正好尋蘇崑生飲

酒談心。（指着）你看他早已醉倒在

地；待俺上岸，喚他醒來。（上岸）

——蘇崑生！

大哥果然來了。

敬亭 （作揖）賢弟偏盃呀！

崑生 柴不曾賣，那得酒來？

敬亭 愚兄也未賣魚，都是空囊，怎麼處？

崑生 有了！有了！你輸水，我輸柴，大家

煮茗清談罷！

贊禮 （提絃攜壺上）江山江山，一忙一閒

；誰贏誰輸？兩鬢皆斑。（相見）原

來是柳蘇二位老哥。

崑生敬亭 老相公，怎得到此？

贊禮 老夫住在燕子磯邊。今戊子年九月十

七日，是禮德星君之降星辰，我同些

山中社友，到福德神祠：祭賽已畢，

路過此間。

崑生 爲何挾着絃子，提着酒壺？

贊禮 見笑！見笑！老夫編了幾句神絃歌，

名曰『問蒼天』，今日彈唱樂神。社散之時，分得這瓶福酒。恰好遇着二位，就同飲三盃罷！

敬亭 怎好取擾？

贊禮 這就叫有福同享。

崑生敬亭 好！好！（回坐飲）

贊禮 何不把神絃歌頌畧一回？

敬亭 使得！老夫的心事，正要請教二位哩

！（彈絃唱巫腔，崑生敬亭拍手襯着）

『問蒼天』新歷數，順治朝，歲作戊

子；九月秋，十七日，嘉會良時。擊

神鼓，揚靈旗，鄉鄰賽社。老逸民，

剃白髮，也到叢祠。椒作棟，桂爲楣

，唐修晉建。碧飛金，丹間粉，畫壁

精奇。貌赫赫，氣揚揚，福德名位。

山珍修，海之寶，總掌無遺。超祖禰

，邁君親，千上壽。焚郁蘭，奠清

酒，奪尸爭埽。草笠底，有一人，燃

鬚長嘆。貧者貧，富者富，造命奚爲？我與爾，較生辰，同月同日；囊無錢，灶斷火，不啻乞兒。六十歲，花甲週，桑榆暮矣！亂離人，太平天，未有享期。稱五學，坐瓊筵，爾餐我君。誰爲靈？誰爲蠢？貴賤失宜。臣稽首，叩九關，開鑿啓贖。宣命司，檢祿籍，何故差池，金闕遠，紫宸高，花天夢夢。迎神來，送神去，與馬風馳。歌舞罷，雞豚收，須臾社散。倚社槐，對斜日，獨自凝思。濁享利，清享名，或分兩例。內才多，外財少，應不同規。熱似火，福德君，庸人父母，冷如冰，文昌帝，秀士宗師。神有短，聖有虧，誰能足願、地難填，天難補，造化如斯。釋盡了，胸中愁，欣欣微笑。江自流，雲自卷，我又何疑？（唱完放絃）丟醜之極。

崑生

妙極！逼真離騷九歌了！

敬亭

失敬！失敬！不知老相公竟是財神

轉哩？

贊禮

（讓着）請乾此酒。（崑生啞舌）這

寡酒好難喫也！

敬亭

愚兄倒有些下酒之物。

崑生

是什麼東西？

敬亭

請猜一猜，

崑生

你的東西，不過是些魚龍蝦蟹。

敬亭

（搖頭）猜不著！猜不著！

崑生

還有什麼異味，

敬亭

（指口）是我的舌頭。

贊禮

你的舌頭，你自下酒，如何讓客？

敬亭

（笑着）你不曉得。古人以漢書下酒

；這舌頭會說漢書，豈非下酒之物？

崑生

（斟酒）我替老哥斟酒，老哥就把漢

書說來。

贊禮

妙！妙！只恐菜多酒少了！

敬亭 既然漢書太長，有我新編的一首彈詞，叫做『秣陵春』，唱來下酒罷！

贊禮 就是俺南京的近事麼？

敬亭 便是！

鬼生 這都是俺耳聞眼見的；你若說差了，

我要罰的。

敬亭

包管你不差。（彈唱）

落你幾點興亡淚，談千古，慨半生湖海，一聲高唱萬山驚。（照盲女彈絃唱）

陳隨煙月恨茫茫，非帶胭脂土帶香。

駘蕩怨沾髮鬢，叮嚀鴛舌惱人腸。

中興朝市繁華續，遺孽兒孫氣燄張。

只勸樓臺追後主，不愁弓矢下殘唐。

蛾眉越女纔承選，燕子吳歛早擅場。

力士僉名搜笛步，龜年協律奉椒房。

西崑詞賦新溫李，烏巷冠裳舊謝王。

院院宮粧金翠鏡，朝朝楚夢雨雲床。

五候門外空狼燧，二水洲邊白雀航。

指馬誰攻秦相詐？入林都畏阮生狂。

春燈已錯從頭認，社黨重鈞無縫藏。

借手殺仇長樂老，脅肩媚貴半開堂。

龍鍾閣部啼梅嶺，跋扈將軍譟武昌，

九曲河流晴嶼渡，千尋江岸夜移防。

瓊花劫到雕欄損，玉樹歌終畫殿涼。

滄海迷蒙龍寂寞，風塵失伴鳳悵徨。

青衣銜壁何年返？碧血濺沙此地亡。

南內湯池仍蔓草，東陵蹕路又斜陽。

全開鎖鑰淮楊泗，難整乾坤左史黃。

建帝飄零烈帝慘，英宗困頓武宗慌。

那知還有福王一，臨去秋波淚數行？

（秣陵秋）

崑山 妙！妙！果然一些不差。

贊禮 雖是幾句彈詞，竟似吳梅村一首長歌。

敬亭 老哥學問大進，該進一杯。（斟酒）

崑生 倒叫我吃寡酒了。愚弟也有些下酒之物。

敬亭 你的東西，一定是山薇野蕨了。

崑生 不是！不是！昨日南京賣柴，特地帶來的。

敬亭 取來共享罷！

崑生 （指口）也是舌頭。

贊禮 怎的也是舌頭？

崑生 不瞞二位說，我三年沒到南京。忽然高興，進城賣柴；路過孝陵，見那寶城高殿，成了芻牧之場。

敬亭 呵呀！呵呀！那皇城如何？

崑生 那皇城牆倒宮場，滿地蒿萊了！

贊禮 （掩淚）不料光景至此！

崑生 俺又一直走到秦淮，立了半晌，竟沒一個人影兒。

敬亭 那長橋舊院，是俺們熱遊之地，你也該去瞧瞧！

崑生 怎沒瞧！長橋已無片石，舊院剩了一堆瓦礫。

敬亭 （捶胸）咳！氣死俺也！

崑生 那時疾忙回首，一路傷心，編成一套

北曲，名爲『哀江南』，待我唱來。

（敲鼓板唱弋陽腔）俺樵夫呵！

『哀江南』

『山松野草帶花挑，

猛抬頭秣陵重到。

殘軍留廢壘，

瘦馬臥空壕。

村廓蕭條，

城對著夕陽道。』——（北闌水令）

『野火頻燒，

護墓長楸多半焦，

田羊羣跑，

守陵阿監幾時逃？

鷓鴣鴛鴦滿堂拋，

枯枝敗葉當階罩；

誰祭掃？牧兒打碎龍牌帽。——

（莊馬廳）

「橫白玉八根柱倒，

墮紅泥半堵牆高，

碎琉璃，

瓦片多；

爛翡翠軒窗檻少，

舞丹墀燕雀常朝；

直入宮門一路蒿，

佳幾個乞兒餓葶。」——（沉醉東風）

「問秦淮舊日娼寮，

破紙迎風，

將檻當潮，

目斷魂消；

當年粉黛，

何處笙簫？

罷燈船端陽不鬧，

收酒旗重九無聊。

白鳥飄飄，

綠永滔滔；

嫩黃花有些蝶飛，

新紅葉無個人瞧。」——（折桂令）

「你記得跨青谿半里橋，

舊紅板沒一條，

秋水長天人過少；

冷清清的落日，

剩一樹柳腰？」——（沽美酒）

「行到那舊院門。

何用輕敲？

也不怕小犬吠哞。

無非是枯井頽巢，

不過些磚苔砌草。

手種的花條柳稍，

盡意兒採樵。

這黑灰是誰家廚灶？」——（太卜令）

「俺曾見金陵王殿鶯啼曉，
秦淮水榭花開早；

誰知容易冰消？

眼看他起朱樓，

眼看他謙賓客，

眼看他樓坍了！

只青苔碧瓦堆上，

俺曾睡風流覺，

將五十年興亡看飽，

那烏衣巷不姓王！

莫愁湖，

鬼夜哭；

鳳凰台，

棲梟鳥。

殘山夢最早，

舊境丟難掉，

不信只與圖換棗！

闌一套哀江南，

放悲聲。

唱到老。』——（離亭宴帶歌犯煞）

贊禮

敬亭

青君

（掩淚介）妙是絕妙，惹出多少眼淚。只酒也不忍入口了，大家談談罷！

（時服扮皂隸暗上）朝陪天子輦，暮把縣宮門；皂隸原無種，通侯豈有根？

自家魏國公嫡親公子，徐青君的便是；生來富貴，享盡榮華。不料國破

家亡，剩了區區一口。沒奈何，在上元縣當了一名皂隸，將就度日。今奉

本言籤票，訪拿山林隱逸，只得下鄉走走。（望着）那江岸之上，有幾老

兒閑坐，不免上前討火，就便訪問。正是：『開國元勳留狗尾，換朝逸老

縮龜頭。』（前行相見）老哥們有火借一個？

請坐！（青君坐）

看你打扮，像一位公差大哥。

贊禮

青君 便是。

崑生 要火吃烟麼？小弟帶有高烟，取出奉

敬罷！（敲火吃烟，奉青君）

青君

（吃烟）好高烟！好高烟！（作暈醉臥倒）（崑生扶着）不要拉我，讓我

歇一歇就好了。（閉目臥）

敬亭

（向贊禮）記得三年之前，老相公捧着史閣部衣冠，要葬在梅花嶺下；後

來怎樣？

贊禮

後來約了許多忠義之士，齊集梅花嶺，招魂埋葬。倒也算千秋盛事；但不

會立得碑碣。

崑生

好事！好事！只可惜黃將軍刎頸報主，拋屍路旁，無人埋葬！

贊禮

如今好了！也是我老漢，同些村中父老，檢骨殮殮，起了一坐大大的墳塋，好不體面！

敬亭

你這兩件功德，却也不小哩！

崑生

二位不知。那左甯南氣死戰船時，親朋盡散，却是我老漢殮殮了他。

贊禮

難得！難得！聞他的兒子左夢庚，襲了前程，昨日搬柩回去。

敬亭

（掩淚）左甯南是我老柳知己，我會托藍田叔畫他一幅影象，又求錢牧齋題贊了幾句；逢時遇節，展開祭拜。也盡俺一點報答之意。

青君

（醒作悄語）聽你話說，像幾個山林隱逸。（起身）三位是山林隱逸麼？

衆人

（起拱手）不敢！不敢！爲何問山林隱逸？

青君

三位不知麼，現今禮部上本搜尋山林隱逸。撫按大老爺，張掛告示，布政司行文。已經月餘，並不見一人報名。府縣著忙，差俺們各處訪拿。三位一定是了，快快跟我回去。

贊禮

老哥差矣！山林隱逸，乃文人名士，

不肯出山的。老夫原是假斯文的一個老贊禮，那裏去得？

崑生敬亭 我兩個是說書唱曲的朋友；而今做了漁翁樵子，益發不中了。

青君 你們不曉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識時務的俊傑；從三年前，俱已出山了。目下正要訪拿你輩哩！

贊禮 啐！徵求隱逸，乃朝廷盛典，公祖父母，俱當以禮相待；怎麼要拿起來？定是你只衙役們，奉行不善。

青君 不干我事，有本縣籤票在此，取出你看。（取看籤票欲拿）

崑生 果有這事哩！

敬亭 我們竟走開何如？

贊禮 有理！避禍今何晚，入山惜未深。（各分走下）

青君 （趕不上）你看他登岸涉澗，竟各逃走無踪。

「大澤深山隨處找，預備官家要。

抽出綠頭籤，

展開紅圈票，

把幾個白衣山人唬走了！」——（清江

引）

（立聽）遠遠聞得吟詩之聲，不在水邊，定在林中，待我信步找去便了！

（急下）內吟詩曰：

漁樵同話舊繁華，短夢寥寥記不差；
會恨紅箋啣燕子，偏憐素扇染桃花；
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換幾家？
傳得傷心臨去語，每年寒食哭天涯！